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关于波兰目前局势

5254

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者說明

本書收集了波兰統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文件，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哥穆尔卡最近的演說和發言，苏联政府关于發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苏波会談文件，以及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領導人和报纸关于波兰目前局势的評論。全書共分四个部分，其中第一、第二和第四部分的文件是分別按照發表時間的先后編排的。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6年12月20日

目 录

哥穆尔卡在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 會議上的發言.....	1
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关于 党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任务的決議.....	34
哥穆尔卡在华沙群众大会上的演說.....	48
哥穆尔卡在全国党积极分子會議上的發言.....	54
哥穆尔卡在华沙的全波积极分子會議上的發言.....	71
* * *	
苏联“真理报”記者：波兰报刊上的反社会主义 言論.....	90
附录一：波兰茲·弗洛尔恰克：同西方談話	93
附录二：波兰叶日·普特拉曼特：問題的实質	101
波兰茲比亚·阿尔提莫夫斯卡：为了真正的友誼	105
波兰“人民論壇报”社論：关于“援助”和“自由波兰人”.....	109
英国“工人日报”社論：波兰面对未来	112
美国“工人日报”社論：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115
意大利“团结报”社論：波兰事件	118
英国“工人日报”社論：怀疑还是希望	121
南斯拉夫“战斗报”評波兰統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摘要)	123
波兰“人民論壇报”社論：清流与秽沫	125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書記处書記塞尔文：波匈事件	128
波兰揚·斯柴萊茨基：波兰共产党人致“人道报” 的公开信	131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艾蒂安·法戎：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討論波匈事件的結論	134
波兰斯坦尼斯瓦夫·布罗茨基：为了真理	150
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权利报”社論：最巩固的友誼	156
* * *	
苏联政府关于發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160
* *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 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 代表团会談的联合声明	164
哥穆尔卡在波兰駐苏联大使館招待会上的講話	170
赫魯曉夫在波兰駐苏联大使館招待会上的講話	172
波兰“人民論壇报”就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一事 發表評論	178
苏联“真理报”社論：願苏波友誼不断加强	181
波兰“人民論壇报”社論：道路已經扫清	184
西倫凱維茲在波兰人民共和国議会第十次會議上 的發言	188

哥穆尔卡在波兰統一工人党 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上的發言

(1956年10月20日)

七年前当我在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11 月全体會議上發言的时候，我以为这是我向中央委员会委員們的最后一次講話。

虽然从那时起只过了七年，而从党的政策發生了突然变化的八月全体會議起过了八年，但是，这些年代是已經結束了的历史时期。我深深地相信：这个时期已經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些年代里，發生了許多不好的事情。那个时期遺留給党、工人階級和全国人民的东西，在生活的某些方面，不仅仅是令人震惊的而已。

两个半月以前，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會議对于这个过去时期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都作了估价，并且拟定了将来的行动指导原則。尽管我希望参加那次會議，可是我却不能如願。

你們許多人在那次全体會議上也談到了我，并且考虑了讓我在党内恢复工作的可能性和需要，而以我对于在那次全体會議上通过的決議的意見作为条件。因此，我認为我有責任告訴你們，我对这些決議的态度，我对于目前情况的意見，我对将来的看法。

我对于第七次全体會議的決議有某些保留。这些保留是关于对于过去的估价以及党在农業方面的政策的。

除此以外，我認为这些決議是正确的，而且把它們当作正确的行动方針。在执行它們的过程中，它們将会需要更严密的解

釋和补充。在这些決議中沒有提到当前某些重要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是今天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它們已經成熟了。而其他的問題則必須等到它們在我們思想中已經成熟了并且具备了适当的条件的时候才能解决。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于已經同意并且通过了決議，而是在于这些決議必須貫徹执行。

我对于第七次全体會議的決議的保留意見，就对于过去的估价这一点來說，涉及經濟和政治的問題。这些保留意見既关系到这种估价的是与非，也关系到造成錯誤和偏差的人的責任——由这种估价而产生的責任。

第七次全体會議的決議談到了六年計劃执行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所犯的錯誤。

決議举出了在这个时期內我国工業，特别是重工業生产能力的广泛發展，認為这是六年計劃的超过其他一切的最重要的結果。

我一点也不抹杀我国所取得的任何成就。我們大家，同全国人民一样，为我国工業生产的增長而感到高兴。我沒有理由来怀疑那些公布的工業生产增長的指数。我相信这些指数，認為它們是真的。然而有某些“但是”，它們迫使我对这种关于在过去六年計劃期間取得的我国經濟成就的估价来作一番重新的估价。

讓我們看一下六年計劃在采煤方面的成績。在1949年，即三年計劃最后的一年，煤产量在七千四百万吨以上。在六年計劃最后的一年1955年，煤产量是九千四百五十万吨。这些数字表明，煤产量增加了二千多万吨，如果这种增加是煤矿工業生产能力的提高，这真正可以認為是很大的成就。

可是統計材料表明，矿工們在1955年超时工作了九千二百六十三万四千小时，这等于当时总的工作时数的15.5%，等于在正常的工作時間以外采掘了一千四百六十万吨的煤。至于煤矿工業的劳动生产率的情况，1949年每个工人每个工作日的采煤

量等于一千三百二十八公斤。在 1955 年，跌到了一千一百六十三公斤，那就是說降低了 12.4%。地下采煤工人的产量降低达每个工作日的 7.7%。比起 1938 年来，每个煤矿工人每个工作日的产量在 1955 年降低了 36%。

由上面这些数字可以得出結論：煤矿工業不仅在六年計劃中沒有成績；甚至于比 1949 年退后了。

关于煤矿工業的經濟政策的特点是不能寬恕的考虑不周。当时采用了星期日工作制度，而这种制度只能够損害矿工的健康和体力，同时很难使煤矿設備保持能够进行正常工作的状态。当时还在部分的煤矿中采取了用軍人和犯人工作的做法。采煤工作人員一直沒有固定，每年更換的人数占很大的百分比。这个政策只能損害采煤計劃，只能造成煤矿現有的状况。

我們再举另一个例子。以很大的投資我們建成了澤兰轎車工厂。新的工厂誕生了，这个工厂以很高的价格出产小量的老式汽車，这样的汽車恐怕在全世界上誰也不生产它。

是不是可以把建設这样的工厂称为是成就，称为是扩大我們工業的生产能力呢？国民經濟从这里能获得怎样的利益呢？

六年計劃的目的，是要提高工人階級和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六年計劃結束以后，在五年計劃的第一年里，我們面对着日益增长的巨大經濟困难。

为了扩充工業，我們訂立了大笔的投資貸款合同，而当我們需要偿还首批到期的貸款时，我們發現我們处在無力偿还的破产境地。我們不得不要求貸款人同意延期偿还。很明显地，我們国民經濟的領導者沒有能够了解这样一个簡單的事实：應該这样来管理貸款，也就是說應該把这些貸款这样来投資，使我們能够在規定的期限内用由这些貸款所創造的生产来付还債权人。而現在呢，这些采取机器和設備形式的貸款，相当大部分到現在、并且在以后很長時間还不能用在生产上，而其中一部分必須認为已是無可挽回的損失。直到今天还有給已經很早就从經

济計劃中刪掉的建筑預訂的机器或設備运来。

我們对外周轉中的欠賬的支付賬使人信服地說明了：六年計劃的結果是怎樣的，我們今天的情況是怎樣的，我們将来进軍的可能性是怎樣的。

尽管我們可以延期償还，并且可以把目前这个五年計劃期間該償还的款項的一半延期到下一个五年計劃去償还，但是五年計劃的支付平衡里还有着相当大的赤字。在这种情况下，已經制定的五年計劃的現實性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們知道，同貨幣数目相比，国内市場有缺乏足够数量的貨物的危險。

第七次全体會議的決議是不是談到所有这一切呢？它們並沒有。当然，決議对于过去作出了比較温和的估計，这个事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正确地制定出将来的計劃，經濟方面精确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列举的这种事实决不能輕輕放过。因为应当清楚地了解：全国人民，首先是工人階級，不得不为不好的經濟政策付出代价。

党中央委员会至少沒有对那些应对这种情况負責的人，作出必要的党的結論。

在国民經濟的农業方面（第七次全体會議給它的解釋引起了我思想上的一些保留），我們也發現了每一个負責的人都应当深刻考虑的一些現象，并且从这些現象得出必要的結論。

从1949年开始，也就是在过去六年中，党發动了爭取农業生产集体化的运动。在这个时期里，成立了大約一万个农業合作社，参加的农户大約占6%。今天，在有了六年計劃的經驗之后，值得更近一些来看一看：在过去一个时期中党的农業政策的經濟后果是怎樣的。

在我国的情况下，正如在每一个沒有多余的土地可供利用的国家的情况一样，农村政策的特点應該是不斷努力加紧农業生产。要使波兰能够靠本国的資源来养活本国的人民，只有增

加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每一公顷土地的农业产量。关于这点每个人都同意，起码是在言论上，而在实践中使用的却是产生另外一些结果的方法。

让我们看一下我国农业经济各部门（即个体经济、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每公顷土地的产品总额的价值。在1955年，有78.8%的农田在个体农户手里，合作社占有8.6%，国营农场占有12.6%。如果把这些农场所生产的总产量当作100，则总产量的分配情况如下：个体农户占83.9%，农业合作社7.7%，国营农场8.4%。

如果我们估计一下每一公顷可耕地产品总额的价值，就会得出这样一种情况：以不变价格计算，个体农户为621.1兹罗提，农业合作社为517.3兹罗提，而国营农场则为393.7兹罗提。由此可见，个体农户和农业合作社相差16.7%，而同国营农场比较，则个体农户的产量高出37.2%。

如果我们从缴售给国家的定额和土地税的角度来比较个体农户和农业合作社的负担，就会发现，如果以每公顷来估计，农业合作社的这类负担比个体农户的来得少，这在土地税方面尤其如此。在这些负担上的有利于农业合作社的差别实际上就是国家对农业合作社的一种津贴。

另一项津贴就是国营拖拉机站为农业合作社服务的补贴。在1952年到1955年期间，给国营拖拉机站的补贴的总数共约十七亿兹罗提。很难确定这一笔钱的哪些部分是从为合作社的服务中收入的，因为国营拖拉机站也同时为其他系统工作。除此以外合作社还欠国营拖拉机站一部份粮食，这些粮食过去国家是按义务缴售价格计算的。考虑到这些因素，可以想像到：这些年来国家为合作社给国营拖拉机站的补贴超过了10亿兹罗提。这种算法不会使合作社吃亏。这种补贴还将继续增加，因为合作社给国营拖拉机站的付价最近已降低了。

这就是国库给生产合作社津贴的另一形式，但这还不是最

后一种形式。

根据 1955 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年度报告，在規定工作日工資的时候，采取了这样一条原則：不論一个农业合作社的經濟收入怎样，必需規定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收入作为工作日的工資。全国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平均工作日工資大約有二十五个茲罗提，作为工作日工資一部分的产品，根据自由市場价格估价。关于工作日工資的最高額，各农业合作社之間的差別并不很大，在以物品支付的那部分工資，情况尤其是这样。

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合作社都能交付已經同意了最低限度的工作日工資——因为他們生产的收入使他們不能这样做，所以就找到了一个比較簡單的解决办法：农业合作社应于 1955 年交付国家的欠款或者欠款的一部分，予以延期交納，轉到以后几年去交。那些原应用来交納国家的款項，就撥充工作日工資經費。从全国說来，这笔錢达五亿茲罗提以上。这样，农业合作社的可以用来分配的收入是人为地增加了，这样才使得把工作日工資提高了 27% 左右成为可能。

除了这些形式的国家帮助之外，农业合作社还从国家那里得到了大笔的貸款。农业合作社的长期和中期債務在 1955 年 12 月 31 日达十六亿茲罗提以上，短期的有九亿多茲罗提。

还可以补充說，农业合作社在購買人造肥料方面也利用了优待办法。在 1954—55 的农业年度中，合作社每公頃所用的純粹的人造肥料为 58.6 公斤，而个体农户在同一時間內仅 28.1 公斤。

农业合作社的經濟情况簡單說来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很可悲。尽管支出很大，可是收效却少，生产成本反而高了。我且不談問題的政治方面。

就是为了上述原因，我对于第七次全体會議的決議中关于党的农业政策的部分持有保留意見，这政策是在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會議上决定的。

在檢查我国实际經濟情况的时候，我們發現还有其他的特

点足以引起深深的关切。

执行六年计划的实践是：在某些挑选出来的部门，集中了最高限度的投资，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但是，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不能牺牲某些经济部门而对另外一些部门过分偏爱，因为丧失掉正确的比例，会使整个经济受到损害。

乡村住房问题应当引起特别的关切。在城市里和居民区里，虽然住房问题也很困难，但是已经在从事巨大的努力建造新的房屋，而在乡村中修理和维护房屋问题的严重情况简直令人吃惊。

在六年计划期间，乡村共建造了三十七万间房屋，其中二十六万间是房主自己独立建造的，只有十一万间左右是在社会主义造屋计划下建造的。在1950年，我国农村住房二百六十九万幢，房间七百五十万间。假定一所房子——考虑到战后条件——平均寿命是五十年，那么我们在乡村每年应该建造十五万间房间，才能维持1950年的房间数字。

这就是说，在六年计划期间应该建筑九十万间左右房间，而实际上只建造了三十七万间左右房间。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六年计划期间，大约有六十万间房间倒塌，或者是即将倒塌。实际情况可能更坏些，因在此时房屋的修理和保养由于缺乏建筑材料而不能很好地进行，特别是在波兰的西部和北部，房屋数目更是快速地日益减少，一年一年地经常增加住宅的倒塌。

在计划经济和合理的经营下可以暂时限制某一方面的经济需求，而将由此而节约出来的东西用于能较快地发展经济的另一方面，应该这样来计划，使经过一些时间后能很快地通过先前投资较大的方面所出现的较大潜力和生产能力来补足受限制方面所产生的缺陷。

到目前为止的计划和经营的实践说明，我们在投资较大的方面既没有如期完成任务，在那里冻结了和浪费了巨大的资金，也没有为消灭从前有意被受限制的方面所引起的经济缺陷创造

条件。例如，我們了解住宅建筑的需求，了解到不能对乡村建筑發展再有所限制，我們預定了城市建筑的增长，同时我們又面临着滿足这些需求的巨大困难，因为我們沒有建立起生产建筑材料的应有基地。

物件从最薄弱的地方破裂，假如我們想給些什么，那么我們就不能不快些給农村，而不对工業建設有所减弱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在这里任何人都創造不了奇迹。

市政經濟和疗养保健事業經濟并不較这好些。我並沒有掌握这些国民經济部門較精确的材料。上下水道，城市交通，道路，房屋——所有这些市政經濟和疗养事業經濟的組成部份必然要越来越厉害地在沒有事先很好地預防的地方破裂。这就又需要資金和材料。

我願意再一次着重指出：我一点也不抹杀六年計劃的成就。但是，必須从实际情况出發来估价这些成就，就是，我們必須从經濟状况来看这些成就，因为經濟状况是我們五年計劃的出發点。而这一出發点有着十分巨大的困难。

我們大家都面对着这样的問題：如何解决这些困难，要克服这一切困难并且沿着一条越来越不那么崎嶇的道路前进，需要做些什么工作，从什么地方着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須大大改变我們以前的作法。

解决这些巨大困难的鑰匙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無論現在的和未来的前景的一切，都取决于工人階級的态度。而工人階級的态度則取决于党的領導机构所制訂的党的政策，取决于管理国家的技巧，取决于政府和國家一切最高机构的艺术。

工人階級最近給予党的領導机构和政府一个痛苦的教訓。当波茲南工人在今年6月的那个黑色的星期四拿起了罢工的武器并且到街上游行的时候，他們有力地喊道：够了！这种情况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从錯誤的路上回过头来吧！

工人階級从来沒有輕率地采取罢工这一作为爭取工人階級

权利的斗争武器的手段。特别是现在，在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名义所管理的人民的波兰，工人阶级不是轻率地采取这一步骤的。显然，限度是被超过了，谁要是超过限度就不能不受到惩罚。

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

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同它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切希望联结在一起。从它自觉存在之日起，它就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当历史的进程使它的代表人物有可能在波兰掌握政权的时候，工人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献出了它的全部热情和它的全部力量。

工人阶级是我们的阶级，我们不屈不挠的力量。工人阶级是我们自己本身。失去它，也就是失去工人阶级的信任，我们每个人事实上除了代表他个人之外不能代表任何人。

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特务和挑衅分子始终会有，始终会活动，而且到处会有，到处会活动。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决不能够决定工人阶级的态度。如果特务和挑衅分子能够煽动工人阶级采取行动，那么，人民波兰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的阴谋就会容易得多，而且能够很容易达到他们的目标。但是问题在于事实并不如此。

在波兰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常常受那些为非波兰利益服务的外国中心指挥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拥有真正广泛的地下组织。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波兰人民政府受到武装进攻，因而它用武器进行自卫，结果我们成千成万的党员、兵士和公务人员死难了，这是艰苦的时候，它的痕迹到现在还没有从人们的心灵和情感中完全消失。这是建设人民波兰的最初的几年。但是

在那些日子里，尽管人民政府如此困难，特务和地下組織的条件很有利，但是它們没有一个获得成功，或是能够分裂工人階級的队伍，在政治上滲入工人階級的任何部分。因为，如果反动势力能够在工人階級的队伍里找到支持，工人階級就不可能成为人民中間的領導的和最进步的部分。特务、挑衅分子或是反动分子从来不是工人階級的鼓舞力量，他們現在不是，将来也决不会是。

造成波茲南悲劇和使得整个工人階級感到深刻不滿的原因，應該在我們自己中間、在党的領導中間和政府中間去寻找。火种已經積累了多年。过去大力宣傳說是提高生活水平的新階段的六年經濟計劃，使广大劳动群众的希望破灭了。表示实际工資在六年計劃期間增加27%的数字把戏，已証明是一种失敗。它只有使人民更加生气。抛弃拙劣的統計家所采取的态度，是必要的。

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刺激了我国政治生活，使它發生了轉变。一种生气勃勃的、健全的潮流在党的广大基層、工人階級和整个社会中产生了。人民开始伸直他們的腰背。沉默的、被摆布的头脑开始摆脱虛妄、虛伪和伪善的毒素。以前在党綱上、在公众集会上以及在报刊上占統治地位的生硬的八股，开始讓位給有創造性的、生动的詞句。有的时候，也許还听到虛伪的論調，但是那已經不是指导总的方向的論調了。有力的批評浪潮出現了，批評过去，批評生活的各个方面無不遭受影响的粗暴行为、歪曲和錯誤。所有各处，特別是在工厂企業的党的會議和群众的大会上，都提出了要求，要求解釋造成弊病的原因，要求对那些在造成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偏差应負主要責任的人采取适当措施。尤其是，劳动人民要求毫無掩盖和知無不言地向他們提示出全部真相，他們等待着这一真相。等待着对集会上公众提出的几十个問題的答复。

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所發生的局势下，当时是有必

要迅速地和始終一貫地采取行动，从过去得出結論，十分坦白地对待群众，把經濟局势的全部真实情况和政治生活中發生偏差的原因和根源告訴他們的，但是党的領導机构未能迅速拟訂出具体行动的方針。第七次全体會議数次延期举行就是这一点的—一个証明。

在过去对我提出的許多罪名之一就是我在不同的問題上的态度是由于所謂对工人階級缺乏信心而产生的。这是不确实的。我从来没有对工人階級的智慧、常識、忘我精神和革命态度丧失信心。我今天还是相信工人階級的这些宝贵的特点。我相信，波茲南的工人原不会罢工，他們原不会在街上示威，他們之中原不会有人使用武器，我們的兄弟的工人的血原不会在那里流的，要是党，也就是說党的領導机构，曾經把全部真相告訴他們的話。必須毫不延迟地承認工人的要求是正当的，必須說明那些事情是今天所能办到的，那些事情是今天办不到的，必須把关于过去和現在的真相告訴他們。真相是避开不了的。如再把它掩盖，那他会以可怕的幽灵形态出現，这幽灵恫吓与使人們不安，这幽灵会暴乱与作垂死的拼命。

党的領導机构害怕这一点。有些人害怕对他們的政策的后果应負的責任，另外一些人觉得他們同他們的舒适的职位比同他們賴以获得这些职位的工人階級更有密切关系，而还有一些人——这种人数目最多——担心工人階級将不能了解它要求它的代表提供的真相的最根本的本質，它不会像它應該的那样正确地看待所發生的錯誤、偏差和挑畔行动的原因和根源。对工人階級的信心的削弱現象在党的中央和地方机构中是普遍地明显存在的。

要管理国家就需要工人階級和劳动群众信任他們的掌握管理国家的責任的代表。这是代表劳动群众行使权力的道义基础。只有在对給予信任的人們尽了义务的条件下才能再次得到信任。失掉工人階級的信任意味着失掉权力的道义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也是可能的。但是，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定是建筑在官僚主义之上的，建筑在违反法治的做法之上的，建筑在暴力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而这种实质在这种情况下便失却了它的意义。

工人阶级本可以收回对某些人的信任。这样做是正常的。这种人离开他们的职位也是正常的。要改变我们生活中一切不好的地方，要改变我国经济目前所处的状况，光是撤换一些人是不够的。这甚至可以說是件容易的事。要从我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消除多年来日积月累的、妨碍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发展的一切不好的东西，有必要在我国人民政府制度方面，在我国工业的组织制度方面，在国家和党的机构的工作方法方面，作很大的改变。总之，有必要换掉我国社会主义模型中的一切不好部分，换上比较好的零件，用现有最好的型式来改进这个模型，把我们自己的、更加完善的式样应用在这个模型上。这就困难多了。这需要时间和努力，这需要勇气和智慧。这些改变的主要原则一部分包括在第七次全会的决议里，一部分我们今天也讨论到了，而且我们将来还要不止一次地讨论。

今天在这方面限制我们的可能性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工人阶级主要由于生活水平而产生的急躁情绪；而生活水平又是同我们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的。那怕有天大本领的魔术师，也不能从空水壶中倒出水来。

许多工厂企业开工不正常，没有充分利用它们的生产能力。原因在于不能对这些工厂企业供应充分的材料和原料。而这些我们必须靠进口，要不然我们就必须扩充我们自己的供应基地。进口是同我们的出口密切相关的，而扩充供应基地需要时间和财力。眼前的处境是：在许多工厂企业里，生产能力和工人的劳动力没有被我们充分利用。

我已经谈到我们面临着国内市场上缺乏充分商品供应的威

胁；也就是說不能随着收入的总的增加，供应相应数量的商品。即使改变整个政府，改变整个党的领导，在市场上仍然不会变好，甚至可能更坏，如果所缺少的商品不能生产出来。要防止物价波动，只有两个抉择：或者扩大商品量以满足社会购买力，或者使社会购买力适合于商品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真相告诉工人阶级：现在我们不能再大大增加工资，因为绳子已经拉紧到可能崩断的程度，工资的每一次的提高，都是与生产的扩大联在一起，与生产的单位成本的降低联在一起。

我现在无法肯定说什么时候才有可能找到进一步的力量来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但是这首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取决于对工业与整个国家经济的管理的改善；二，取决于工人自己，也就是说，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

改变工业管理的问题在性质上是深刻的结构上的问题。这里所牵涉的正是如何改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工厂企业中的工人、各级党和国家机构最近讨论的工人自治问题，归根结蒂主要也就是我所谈到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问题。把整个经济机器放在新的轨道上，而不对我们要创制的新机器的性能加以彻底的试验，那是危险的事。每种新机器必须经过试验，因为它总是有各种毛病和缺点的。没有一个工厂企业能够不制造和试验新机器的模型而把机器在市场上出售的。我们应当非常重视地欢迎工人阶级关于改善工业管理、关于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倡议。这证明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有巨大的和合理的信心。经济、政治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必须紧张地工作，帮助工人的倡议，以便只要可能就把所建议的方式加以归纳。但是就大规模的措施来说，我们应当不要操之过急。

在这方面可以找到进行实验的最好条件的是整个原料工业和那些整个生产过程完整的工厂企业，以及那些可以同其他工厂合作而并不遇到供应困难的工厂。应当毫不延迟地开始在这

些工厂企業中进行实验。

我認为，我們應該进行徹底的研究，以便决定例如在采煤工業中我們是否能够实施同煤炭开采量的增加严格地联系起来的較大的物質奖励。这种奖励的形式大体上可以是这样：

每一个矿有它的定期的采煤計劃，这个計劃是考虑到一定煤矿的具体情况并根据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拟訂的。各个煤矿的計劃的任务不应低于前一年的实际采煤量，只要劳动条件沒有重大改变。这样一个計劃应由煤矿的管理当局在工人的代表的参加下拟訂出来。

一旦有了这样一个起点，那就是說一个定期計劃——例如一年的計劃，我們就應該提供工人超額完成計劃的物質奖励。这种奖励應該是，超額开采的每一吨煤应当在一定煤矿的工人和作为煤矿管理当局的国家之間适当地分配。

可以把超計劃多采的煤規定出一定的比例，适当地分配給矿井上的各类工人。怎样分最好，可由工人自己决定。由职工分配的那部分是分給每个有权获得这个实物奖励的工人的，每个获得物質奖励的人可以自己决定他的消費形式。例如某些工人想把自己获得的奖励的实物在国外出卖和購買适当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应迅速帮助办理，并按購買价格供应他們所需的商品，不抽关税，只計算必要的、与購買、运输、搬运相关的費用。也可能有一部分工人想以奖励实物換取建筑材料，建造房子，对这样的主动精神只能欢迎，应定出适当的煤与建筑材料的折算。

每个奖励实物的获得者可按自己的需要来决定如何使用。在这方面不会有較大的麻煩，整个問題在于是否有建立这种物質鼓励的实际可能性。可以向矿工保証：那样的制度会延續到五年計劃期末。

如果劳动生产率在这样一个制度的帮助下提高到1949年的水平，以煤炭津貼形式給予工人以超額开采的煤的一定的百分比——例如每个矿工每年平均十五吨煤，那么按照煤的出口

价格計算,这将等于三百美元左右,这个数目是值得每个工人关心的。

我想,在考虑物質奖励的各种形式和通过增加生产来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时,这个大致的形式是值得矿工和他們的工会及矿井的行政领导作較深刻的研究的,不管怎样都值得在几个矿井在一定时期內对这个制度进行試驗的。假若成功的话,那时再在采矿业中作广泛的推广。在上面举的最适合于采矿业的例子里,我描繪了工人自治和共同管理的基本思想。生产得更多,更便宜,更好——这就是引向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道路。工人自治必須以这一点为基础,在目前經濟情况下所可能实行的各种物質奖励的源泉就在这里。

在某一个工厂企业的具体情况下,只要实现了生产得更多、更便宜、更好这三个因素之一,就能提高职工的收入。这一条是可能的,应该规定大家都这样来作。这里指的是降低生产成本,也就是说要生产得更便宜一些,假如在某些工厂里沒有增加生产的条件,或者是产品的質量已經不錯了,那末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生产得更便宜些。降低成本可通过节约,充分利用原料和物質、改进技术、好的劳动組織、精簡冗員,充分利用劳动力等等达到。

工人自治目的在于减低生产成本,因此对于人員过多的問題不能不加理会。假如某項工作一个人可以完成但用了两个人的话,这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把一份剛能給一个人吃飽的午餐給了两个人吃。

工厂企业管理当局和工业的中央领导方面的职责在于保証工人有必要的充分供应来使生产正常进行,这意味着充分利用这个工厂企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主要的、基本的方針必須这样。但是如果在某地發生了無法克服的困难,而且当这种情况延續許多月甚至好几年的話,那么就必須确定在一定工厂企业中現有的剩余劳动力,以便依据工人的技能設法把剩余人力在

別地使用。在主要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人力也可以在輔助生产和副業生产方面使用，可以在有利条件下把这种劳动力組織起来。

另外一个更尖銳的問題是精簡所謂过分龐大的行政机构。关于這個問題已經談論了好多年了，但是事情並沒有前进一步。我怀疑我們是否知道在今天的工業管理系統和整个經濟生活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系統中，冗員究竟有多少。無論如何也不能逃避解决這個問題。我們拖得愈长，經濟形势就会更快地扼住我們的咽喉，强迫我們作断然的措施，而这本来是可以及时解决的。那时我們将会更难調人去就新的职业。

要把我們的經濟生活建立在比过去好的基础上，要生产得更多、更便宜、更好的努力不能限于工人自治問題，因为这只是改造工作的一个部分，組織上和政治上的一个部分。

在解决減低生产成本問題的时候，工人自治机构和工厂行政方面都必須首先知道自己的实际生产成本。这对整个經濟生活來說是極其重要的。在規定生产成本——从而在某种程度也就是在降低成本方面的困难在于价格，工厂企業所生产的产品和商品的价格是国家規定的。

這個問題非常复杂。这是它本身的問題。它的實質是这样一個錯誤的意見：在社会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規律不起作用。因此，在国家企業之間的商品交易中，价格是强制規定的，甚至低于生产成本。

这种經濟政策是錯誤的。每一个产品或商品都代表着为了生产它所耗費的一定数量的社会劳动。包含的这种劳动愈多，就愈貴，为了能够知道实际上究竟花費了多少或者在生产过程中是否節約了，就必須知道生产的每一部分究竟实际值多少，如像原料机器、电力、劳动力等生产的組成部分。随意确定价格时就不能精确地知道这个。節約应当先从最貴的东西，即花費了最多社会劳动力的东西作起。節約便宜的东西，虽然永远是值得注意的，但是为数不大。

总之，迄今为止在我们国家经济中存在的价格制度应当加以改变，价格应当根据价值加以调整。这种改变将消除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反常现象。但是，最重要的是，这将有可能使每个工厂企业确定它的实际生产成本。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每个生产工厂应当以真正的商业会计为根据，而不是以迄今为止存在的那种虚构的会计为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方面充分认识到中央计划的必要，同时应当考虑社会主义企业自治的必要。

改变国家企业之间商品交易的价格，或是做到每个企业能够确定它的实际生产成本，那将改善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实现这个任务是很复杂的，特别是要照顾到消费品的价格。决不容许发生混乱情况，因为那会降低实际工资的价值指标。

以尖锐的形式出现的建筑材料不足的现象，可以通过私营生产，农民联合的集体生产，个人生产等方式来逐渐解决。在建筑材料生产方面发扬个人积极性的主要困难是供应煤炭和水泥，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困难。我们知道，同样也存在着行政性质的困难。克服这个困难将为每一个愿意并能够发展建筑材料生产的人，特别是生产砖、瓦、石灰等生产的人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应该在党和政府的政策中得到反映。

第七次全体会会议拟定的发展手工业的路线必须付诸实践。在这方面，对国家来说最困难的问题，也是如何保证物资供应的畅通。但是也有影响手工业发展的其他原因。税收政策，那就是所谓额外税估征，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如果我们保持额外税估征制度，我们将决不能为手工业的发展创造适宜的条件。由于额外税估征，我们随时能使任何作坊破产。我们应当采取合理的征税方式，使手工业者生产没有任何疑虑，这是说我们应当取消有害的额外税估征制度。

手工作坊的安置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但并不是到处都这

样，在波兰的西部和北部可以找到被破坏的房子，經修理后可用来設置作坊。手工業者用来修理房子的費用应当完全算作稅收，就是說在一定时期內对这些作坊不征稅。应讓人民代表會議作出有关决定。在这些地区，完全应当实行給城乡私人生产的積極性以广泛优待的政策。

农业政策也需要作某些改正。对于基本上健全的农业合作社应当用要偿还的投資性貸款的形式給予帮助，任何种类的国家津貼应当廢止。發展前途很小，只会賠錢的那些农业合作社，应当不予貸款。我們應該向这种合作社的社員提出解散合作社問題。在这种情形下，就产生了偿还过去貸給合作社——就是貸給合作社社員的国家貸款的問題。我認为，正好像不允許随随便便給予貸款一样，放弃以貸款形式所撥出的国家的金錢也是不允許的。

我認为，农业合作社运动只有在下面几个条件下才能發展：

一、参加农业合作社是自願的。这就是說，不仅不得使用威胁或心理上强制的办法，而且也不得使用經濟上强制的办法。稅收的估定和繳售定額的确定，也可能成为强制的一种工具。

二、合作社社員自己进行管理。合作社不是别的，正是一个自治的农业生产企業。管理委员会按照社員自由的意願选出。合作社資財的管理也应根据社員們的意願。

三、合作社有权用自己的錢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用国家的貸款获得为他們进行农业生产或社內現有的輔助工場所需要的任何机器。

机器拖拉机站应当建立在完全贏利的原則上，正如修理工厂一样。它們可以拥有一定数目的巨型农业机器，专门援助农业合作社和个体农户。

四、国家給予合作社不可缺少的貸款援助，作为投資之用；在締結关于交付最有利的农业原料的合同購買协定时給予它們优先权；保証在提供人造肥料方面給予它們优先权；并且实行其

他类似方式的援助。

如果由于廢除各种形式的津貼，农業合作社的發展也許減緩的話，我們將不会因此有任何損失，不論是在經濟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我們只能有所获益，不論是在現在，还是在将来。通过取消国家的补助，消除合作社賴以存在的不健康的，不經濟的，不巩固的有随时倒塌危險的基础。應該把用在建立以国家补助为基础的新的合作社上的力量和資金集中用在提高已組織起来的合作社的經營水平上。合作化的数量上的發展应当首先表現在扩建那些已有的合作社上。

如果說在我們在农村中建立农業合作社的运动中迄今所获的成就是今天这样的话，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应到合作化思想本身里去找；这种思想是好的思想，是正确的和合理的，但是由于坏的政策和坏的方法，并且由于那种沒有健全經濟思想的人而被弄得歪曲了。

在农民中間广泛地喚起所有劳动人民共同一致的深刻的人类意識时，农村的合作化耕作方法就会是有效力的。可以叫作团結的集体是在共同作坊(对农民說即土地)的共同劳动。劳动最能使人社会化，使人發生純朴的感情，即人不只是为了自己活着，而且也为了其他人。人与人之间不是豺狼間的关系，这种道德只有在人們自願联合起来在共同的操作場內一起劳动时，才能带来最美丽的生活光輝。

我們之所以把工人階級称作人民中最先进的部分，并不是誰憑空捏造出来的，并不是为了党的狹隘目的而提出的宣傳条文，工人階級的先进地位是由集体生产决定的，生产的集体性使工人成为最带社会性、最先进的人。

我們說农村需要合作化耕作，因为它是一种較高級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想出了这些与生活脫节的教条式原則，而是因为我們希望在劳动农民之間喚起一种社会集体生产的深厚感情，我們希望消灭一切形式的人剝削人的

制度，我們希望尽可能地用机器来減輕农民的辛苦的劳动，我們希望屬於农民集体生产的每一个人支出最少的劳动而得到最大的总产量，以便把每公頃的收获量提高到最高水平。这样，我們的农民和工人——全国人民将生活得更好。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将發生变化，联合在各种形式的集体生产中的劳动农民也就像在工厂中共同劳动的工人一样成为社会进步的战士。

这一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偉大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实现过程中不仅需要国家的援助，它还需要艰巨的宣傳工作和解釋工作，使人人知曉合作化耕作的重要性。为了建立农業合作社，我們需要創造性的和进步的思想，这不是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所独占的东西。在把合作化耕作提高到較高級的水平方面，在寻找和采用最好的合作方式方面，我們的党和农民党之間，所有那些拥护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正义的制度——的人們之間，大有竞赛的余地。譬如，为什么天主教进步运动不可以和我們在寻找合作化耕作的方式及其实现方面进行竞赛呢？認為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建設社会主义，只有持有唯物主义的社会观点的人們才能建設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可笑的想法。在波兰农村普遍建立农業合作社，这条道路是漫长的。在我們目前合作化耕作的情况中，有不少的事实使农民群众不願参加农業合作社。这些事实必須要消除。

过去一些年的做法是：农民們长期以来采取的各种集体工作方式都被輕率地破坏了。他們的共同财产——机器被拿走了。这种做法是根据社会主义可以在貧穷和农民财产减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前提出發的。教条主义的头脑不能够理解：在人民民主制度下，一切方式的合作都有助于农村实现社会主义，这些方式有助于引起共同生产的意識，它們既提高生产量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正是在劳动农民富裕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最好的發展。再沒有比發展这类自願形式的农民协会更正确的了。應該便利于它們的产生，例如通过解散乡拖拉机站，

而將那里的机器在完全的、但对他们方便的偿付条件下，交给集体农民。多样方式的生产集体是我们波兰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方式将形成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形式。由于我们决定改变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的任务，并且告诉农业合作社，它们可以购买它们自己在生产方面所需要的机器，我们已经在改变我们社会主义的形式的结构特征。

过去一段时期中的轻率的农业政策的另一方面失败，是列为富农财产的大量农庄的经济破产。同样轻率的是今天仍在听到的一种想法：认为过去所执行的农业政策的积极效果是破产的富农向人民政权投降。这种投降本来是可以随时获致的，没有必要执行好几年的所谓限制富农的政策，这种政策实际上不是一种限制剥削的政策，而是一种摧毁富农农庄的政策。毕竟，即使在今天也是可能使还没有摧毁的一切尚存的富裕的农庄实行大批投降的。再没有比获致这种投降，这种廉价的投降，或者从想到我们为谷物的进口付出多少代价方面来看则又是有些昂贵的投降更容易的事了。

经过改进的农业政策正开始产生第一批果实。这首先由今年增加了几十亿兹罗提的收入的农村感觉出来。从长远说来，人们应该看到农业政策的进一步的、更基本的改变。这种改变在什么时候发生，要取决于经济形势。我考虑到的是废除缴售定额，这不能成为一个制度，成为我们制度的一个经济特点。缴售定额是战时情况的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特点。不能认为，农村对国家的这种缴纳形式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某种无可改变的特点。废除缴售定额的前景，并不使任何人可以免缴现在向国家缴纳的税款。缴售定额是一种以实物形式缴纳的赋税。不仅在我国，全世界不论什么地方，税款是应该缴纳的。

政府应该而且一定要同一切滥用权力、违反法律的现象作斗争；应该关心而且一定要关心，不让一个公民、一个农民受到当局的冤屈；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必须希望公民向国家履行他们

的义务。

繳售定額在今天仍然是国家賦稅的形式之一，而这种賦稅必須全部繳納。这一点，我們必須向我們自己、向农民們和人民會議說得清清楚楚。

我認为，有必要在有利于农民的情况下，修改休耕地——特別是在西部和北部領土——轉交給农民再行耕种的条件。在这些地方应当对經營荒地者实行較长时期的免稅办法，并实行無偿地长期租用土地的办法。这会使每一个租用者关心并更好地耕种該土地而不是短期地使用它。

就国营农場來說，我認为，首先是必需徹底地改变它們的組織結構，同时徹底地改革农業工人和職員的計酬制度。国营农場的行政机构应当最大限度地簡化，全部的注意力和技术力量应当集中到最主要的地方去，那就是經營，而工資則应在确定一定的生产价值以后按照各經濟单位总产值的大小来决定。

在国营农場里工人自治的思想應該得到完全的体现。在这里可能比別的地方更需要熟練的領導者来領導每一个农場。

在我們国家內，提高农業生产的可能性是很多的。这些可能性取决于：第一、正确的和长期的农業政策；第二、工業給予各种农庄以适当的农業机器，首先是人造肥料；第三、提高每一个农民的能力。如果我們要在农業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国民經济部門中赶上像捷克斯洛伐克特別是德国这样的国家，我們必須把我們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上。

我現在要談另一些問題，这些問題也和經濟問題一样是我們全党和我們全国所特別注意的。我心中所想的首先是我們生活的民主化和發展同我們的偉大的兄弟邻邦——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党的关系和国家关系这种問題。

我們党是把人民政权的口号放在、并且是真誠地放在它的願望的最前列的，这个政权的目的是要实现最人道的理想——社会主义理想，我們这个居于波兰人民政权的領導地位的党是

怎么会容許不久的过去所發生的那么許多偏差得以發生的呢？我們將进行长期的研究才能得到对这个問題的完全的答复。它包含在社会主义的建設和社会主义形式的形成的道路的問題中。

簡單說，社会主义中的不变的东西就是廢除人剝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这就好像飞机是一种在天空能飞的机器一样。在制造一架飞机以前要根据使飞机离开地面的可能性的条件来研究它的結構，同样建設社会主义必須有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論，它的創造者就是第一批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們从沒有認为自己的理論已經告終，相反，他們認为理論始終是活的，必須在生活經驗中不断地發展和丰富，那怕是在过去或在一定的时期内是最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論，也不能包括比他更丰富的生活中的个别問題。实现这个目标的道路能够是而且也的确是不同的。它們是由不同的時間和地点的情况决定的。社会主义的形式也能够是不同的。它可以是在苏联所产生的那种形式，也可以是像我們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那种形式，它还可以有別的不同形式。

只有通过各个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經驗和成就，才能产生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發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列宁和布尔什維克党在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了把社会主义理論变成一个物質的社会现实这一巨大任务。

鑒于把在各个方面都落后的沙皇俄国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工作所帶有的巨大困难，在党由斯大林所領導的期間，便开始了一个以越来越殘暴的方式消灭对于生活所產生的問題的正常意見冲突的过程，这种意見冲突在列宁活着的时候就在党内發生了。随着党内討論逐漸被消灭，党内討論在党内所占的地位便为个人崇拜所代替。策划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工作便逐漸从中央委员会的手中轉到人数越来越少的一批人的

手中，最后为斯大林所独占了。这种独占也包括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学说。

个人崇拜是一种明确的行使权力的制度，是一个明确的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道路，而同时却实行了违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违反人的自由的社会主义概念和违反社会主义法制概念的方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不再是唯一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舞台上出现了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人民中国和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人民民主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遇到了以前没有实际存在过的问题，我们的党也是如此。属于这类问题的有这样的問題：在适合于各国的情况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問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主义形式的形成——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党和政府之間相互的党的和国家的关系問題。

社会主义阵营的党和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并不成为而且不应当成为造成任何复杂情况的原因。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些关系应当根据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原则形成，应当以互相信任和权利平等、互相给予援助，在必要时互相友好批评，并且本着友好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使一切争执的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为基础。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每个国家应当有完全的独立，每个国家的拥有独立国家的自主政府的权利应当得到完全的和相互的尊重。情况应当是这样，而我要说，情况也正在开始成为这样。

很遗憾，在过去，在我们和我们伟大友好的邻邦——苏联之間的关系就不经常是这样。

斯大林作为党和苏联的领袖，形式上承认上述的一切原则，认为这一切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間关系的特点。他不但承认这些原则，并且宣布了这些原则。但是，事实上，这些原则同个人崇拜的表现是格格不入的。

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对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是一种曾經流行于苏联的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經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內的一些社会主义陣营国家。个人崇拜的制度的实質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層層的崇拜阶梯。每一种这样的崇拜都包含它發揮作用的一定領域。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里,斯大林站在这个特权的崇拜阶梯的頂端。所有站在阶梯的較下層的人都向他鞠躬致敬。那些鞠躬的人不但有苏联共产党的其他領導人和苏联的領導人,而且还有社会主义陣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領導人。后者也就是各国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書記,他們坐在个人崇拜阶梯的第二層,也披着不会犯錯誤和英明的大袍。但是对他們所受的崇拜只是存在于一定国家的領土范围以內,在这些国家里,他們站在他們本国的崇拜阶梯的頂端。这种崇拜只能称为是一种反射的光采,一种借来的亮光。它的光同月亮的光一样。尽管这样,它在它的活动范围內仍旧有無上权力。这样,在每个国家里又有从上而下地豎立着崇拜的阶梯。

受崇拜的人是無所不能的人,他在他的行动范围內無所不知,解决一切,指导一切,决定一切。他是一个最聰敏的人,不管他个人的知識、能力或是个人其他条件究竟如何。

如果有一个通情达理和謙虛的人披上这种个人崇拜的大袍,那倒还不那么坏。这样的人通常穿上这样的服装并不舒服。人們可以說,他对这种服装觉得可耻,不喜欢穿它,虽然他不能够完全把它脫去。

因为,沒有一个党組織的領導人,即使他同整个領導机构集体进行工作,能够正常地工作,原因在于:在这样一种制度也就是个人崇拜的政治制度下,不存在这样进行工作的条件。

但是更糟的情况,甚至完全不好的情况是,权力的荣誉,也就是受崇拜的权利,被一个庸人、一个昏庸無能的人、一个昏庸無能的执行者或者是一个追求名位的坏家伙夺到手的时候,这

种人就会輕率地一毫不差地埋葬了社会主义。

在崇拜个人的制度下，整个党只有在屈从領袖崇拜的範圍內才能独立行动。如果某人試圖超越这种範圍，他就有被他的同志們开除的危險。如果問題所牽涉的是整个的党，那末这个党就被其余的共产党开除。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民主国家一方和苏联另一方之間的相互的党和国家的关系能够建立在平等原則上么？显然是不能的。严密組織起来的、摧毀任何独立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个人崇拜制度使得这成为不可能的了。

个人崇拜制度使人的头脑僵化，限定了党的活动分子和黨員的思想方法。一部分人深信，馬克思主义学說唯一的無誤的說明者，正确地發展和丰富了它和指出通向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唯一的一個人，就是斯大林。因此，所有对他的思想与指示不同意的，就必定是有害的，就必定是脫离馬列主义的，就必定是邪說。另一部分人甚至有怀疑，但也重新被說服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每一种嘗試不仅不起任何作用，而且給它們带来可厭的結果。还有，对另外一些人來說一切都是不关紧要的，除了引导他們走向較舒适的办公桌或給他們保證这样一个办公桌的道路外。

如果有人硬說个人崇拜和个人威信是一回事，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錯誤和对概念的混淆。两个概念之間的不同在于这个事实：个人崇拜歪曲社会主义思想而使之变相，使劳动人民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数以百計、千計的党的領導人和人民政权的威信却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建設的發展，而且是在領導党和国家时所必不可少的。然而，这种威信是不能贈給人們的，不能像一枚奖章或是一枚勳章那样配戴在胸前的。威信是要爭取来的，是要憑理智和謙遜爭取来的。拥有威信的人越多，就是說受工人階級和全体劳动人民信任的領導人或活动分子越多，我們党和我国人民政权在波兰就越加强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們說：应

該竭盡全力來同個人崇拜及其殘余作鬥爭，應該盡我們的全部力量來爭取威信。

我不想更多地去回顧過去那種個人崇拜體系的統治的悲慘歷史。它違犯了民主原則與法制，在這樣一個體系中人性與良心被折斷了，人們被踐踏着，污辱了他們的尊嚴，誹謗欺騙與虛偽，甚至挑釁被視為實行政權的工具。

在波蘭，也發生了這種悲慘的事實，當時有一些無辜的人被弄死了。另有許多人（其中包括共產黨人）常常被監禁了許多年，雖然是無辜的。許多人遭受殘暴的酷刑。恐怖和道德敗壞的現象盛行。在個人崇拜的土壤上，產生了違反甚至取消人民政權的最深刻意義的現象。

我們已經或者正在完全地使這種制度永遠結束。應當大大感謝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在清除這種制度方面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雖然個人崇拜制度是在蘇聯產生的，但是這並不是說把在波蘭所發生的一切弊病的罪咎都歸在斯大林身上、蘇聯共產黨身上或蘇聯身上。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國內版的貝利亞主義。貝利亞主義和它的一切總的變相成為個人崇拜體系的一個組成部份。貝利亞主義這是用挑撥、血、牢獄和折磨無罪的人來寫下的一頁。

在波蘭版的貝利亞主義的活動中，有些問題需要更徹底的調查和澄清。這並不是為了報償我自己的受屈，為了個人清算的意圖，這個想法對我說來完全是不相干的。它是一件大事，如果把它變為個人的小事那就未免太誇大了。但是需要從黨的基本觀點來闡明問題。黨永遠應該關心它的名字，使它純潔。如果誰有意地沾污和恥辱了黨的美好的名字，這種人在黨的队伍里是不能有他的位置的。

黨的領導機構應當設立一個委員會，調查對於現在被恢復名譽的而在過去根據政治局的或政治局部分人員的指示或同意

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人，是否有过故意挑撥或者故意控告这些人犯了他們实际上沒有犯的而須受我們的刑法的刑事規定制裁的行为这种事情。

在这个問題上加以澄清是至为重要的，这应当由完全公正的人組成的一個委員會加以澄清。这个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应当最后結束波兰版貝利亞主义在党内、国内活动的一頁。

我們今天所說的我們的生活在过去时期中的种种偏差和畸形現象，不可避免地深深地震动了整个党、整个工人階級和整个国家。各种潮流席卷了国家，但是最强有力的潮流是要求我們生活民主化的、要求我們所說的个人崇拜的制度永远結束的口号。應該說，党的領導机构沒有始終很快地同党一起站在这个健全的运动的前列，并且来引导这个运动。如果党的領導机构追不上这个运动，可以理解得到，党的組織也不会追上的。甚至發生了一种对民主化本身的进程非常有害的混乱。社会主义的所有敌人、人民波兰的所有敌人只会利用这种情况。那些同工人階級和全国人民要使我們整个生活民主化的願望沒有絲毫共同之处的分子所进行的活动的加剧，也在党的領導机构和各省的某些同志中間引起了对于民主化的方法和它的實質犹豫不定。

因此有必要坚决地对我們自己、党、工人階級和全国人民这样说：

民主化的道路是通往在我們的条件下建設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我們决不离开这条道路，我們决以全力来保衛我們自己，不讓別人把我們推到这条道路之外。我們决不容許任何人利用民主化的过程来破坏社会主义。我們的党站在民主化过程的前列，而只有党在和全国陣綫的其他政党一致行动下才能够引导这个过程，使它真正地导致我們生活各方面关系的民主化以及我們制度的基础的加强而不是削弱。

党和所有看到过去存在的弊病并且誠心地希望消除过去弊

病在今天我們生活中的殘余以增強我們的制度的基礎的人，應該堅決地拒絕企圖削弱我們同蘇聯的友誼的一切勸誘和言論。

如果說，在過去我們黨同蘇聯共產黨之間以及波蘭同蘇聯之間的关系中，並不是一切都是像我們認為它所應當成為的那樣，那末，在今天說來，這是屬於不可挽回的過去的事情了。如果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或那個方面還有着需要解決的問題，那末應該以友好冷靜的態度來解決。因為這樣的做法應當成為社會主義陣綫各黨和各國之間的关系的特點。如果竟有人認為可以在波蘭煽起反蘇情緒，那末他就大錯而特錯了，我們決不允許損害波蘭國家的切身利益和波蘭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

個人崇拜制度以及它所引起的一切損害，都屬於不可挽回的過去。基於平等和獨立的原則的波蘇关系，將在波蘭人民中間產生一種同蘇聯友好的深刻的感覺，以致企圖散布對蘇聯不信任的種子的任何嘗試都不會在波蘭人民中間找到響應。這種关系首先得到我們黨的保衛，同時得到全國人民的保衛。

為了使黨能夠有效地完成它的任務並且領導民主化的工作，黨首先必須團結一致，必須在它的黨員中和在黨的生活中充分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黨必須在實際工作中嚴格遵守列寧主義黨內生活準則的全部理論原則。這些原則過去也是闡述過的，但是往往極少實踐。黨的領導的選舉，黨的生活的公開，在遵守多数的決定對於全體黨員有約束力的原則下保留自己意見的權利——這個問題應當居于這些原則的前列。

最後一條原則在目前是有特別重要意義的。黨的行動一致，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實現。黨目前所面臨的許多任務，只有向同一方向前進的一百五十萬黨員的共同努力才能勝利地完成。而這個方向已經為第七次全體會議所指出。目前的全體會議應該更嚴密地確定第七次全體會議所提出的總綱的內容。

有必要大大改變我們黨的實際工作，以及它的活動方法。這些問題將提到首要地位，如在保持黨的領導作用的同時，明確

地划分党的机构与政府机构的职权。应该这样来处理问题，使每个人自己负责，负责他所工作的地段。否则谁也不负责任，这只能使党与国家的利益遭受危害。党和党机构并不进行管理、而只进行指导的原则，管理的任务属于国家及其机构的原则必须具体实在地和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而不仅见诸口头，而这在今天仍是一种普遍的作风。

一种有害的做法已经在党的工作中广泛展开，那就是把每一个比较活动的工人从工厂中调到党内和国家机构中工作。这种做法已造成了很多损害。膨胀了党的机构，在现存的工作制度下党的工作机构官僚主义化了，或具有其他不健康的形式，而工厂这一最重要的政治与生产的基层组织却被剥夺了最优秀的党员。

当绝大部分自觉的、积极的领导人同工厂中的工人并肩工作的时候，党便将非常活跃地过着工人阶级的生活，便能以最好的方式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

同时也有必要保证党组织对党机构的适当控制，这首先应从中央机构做起。没有疑问，下次代表大会将处理这些问题。

政府的工作也需要予以改进。政治局在这方面已经通过了第一批决议。

政府的组成必须通过适当的改组工作，以符合国家的真正需要。

放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要求安静、谨慎和时间。即使在运用组织我们工业的最好的新方案和使我们生活民主化的最好方式时，也不会是隔天就成功的。

人们不会不看到，最近在负责保卫治安的国家权力机关中间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各种各样的无赖滋事行动已更加明显，而民警对这些事件常常没有适当的对付。必须向我们自己和一切可能有关的人表明：人民政权将惩处它的机构中一切滥用权力的情况，将要、而且一定要用同样的决心来扑灭一切破

坏治安和公民安宁的行为。当民警出来保卫治安时，公众必须始终尊重他们和支持他们。一定不能容忍无赖们对保卫治安的民警有任何形式的侮辱，无赖们违犯法律必须受到严厉惩处。

在过去一个时期的许多毛病中，还有这个事实：议会并没有尽到它在国家生活中的宪法方面的任务。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新议会的选举，这个新议会应当在我们的政治和国家生活中占有宪法所指定给它的地位。把议会的作用提高到国家权力中最高机构的作用，大概将是我們民主化綱領中最重要的了。

议会的首要任务是行使最高的立法和监察权力。应当创造使议会能够尽这种任务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这包括由我們生活的民主化过程所创造的政治条件和将能保证议会获得宪法方面的权力的法律条件。

这就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法律准则上我们党打算给予议会什么保证呢？

我认为：首要的是议会会议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议会会议举行得太少了。议会的立法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是议会各委员会应采取一种能使它们把拟订法案的权利集中在它们手里的工作程序。

这是出自这样一种假定：一部分议员应把履行他们的职责当作一种职业，这就是说，他们在履行议员职务期间，应当解除他们有薪金的职务。

国务委员会颁布法令应限于紧急问题，同时，应保证议会有关废除或修改这些法令。

议会应对政府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实行大规模的监督。为保证这一点，对宪法进行某些修改是必要的。我认为，议会对于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的监督，应当由一个直接隶属于议会而不是像到现在为止一直是隶属于政府的一个机关来执行。隶属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监察院应予以恢复。

我还认为，议会应当有权对我国同其他国家签订的贸易协

定施行監督。事實上，這些協定考慮到了國家的利益，並沒有任何東西需要由少數人來加以監督。政府和議會讓輿論知道關於我國的貿易協定的情況，將自然而然地制止關於我國對外貿易的各種荒謬謠言。

議會也應該有權通過我們一切由政府締結的和由國務委員會批准的同其他國家的條約。

議會也有責任估計政府的工作，對於未能適當履行其職責的那些人作出結論，也應該在它的職權範圍以內。

對於議會的權力作合理的規定，甚至把這些權力擴大到憲法所規定的範圍以外，同時把黨對國家機構的任務作合理的規定，並不會導致議會和黨的領導作用原則的政治實質之間的衝突。

選舉應該根據新的選舉法進行，這個選舉法將讓人民選擇，而不只是投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改變。團結在全國陣綫的各黨派和社會團體正在提出一個共同的競選綱領。但是，任何綱領都不僅是由黨派執行，而且也有代表這些黨派行事的人們執行。那些得到最大信任的候選人將當選。很清楚，那些沒有得到廣大階層的選民的信任的將不會被選入將來的議會中。

重要的不僅是議會將擁有什么權力的問題。它在國家的生活和人民的生活中所將起的作用，在我國的民主化的進程中所起的作用，將在同樣程度上取決於被選入議會的那些人。我們可以指示我們黨提出最好的同志，提出那些同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有最密切的聯繫的人們作為候選人。

我們只能向我們在全國陣綫的盟友建議，他們應該把那些不只是在口頭上而且是在內心裡關心共同擬訂的競選綱領的人們提出作為他們自己的議員候選人。

同志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的決議將由我們毫無愧色地告訴全黨、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因為我們告訴他們的是真相。而無保留地把真相告訴全國人民將使我們獲得力量，將恢

复劳动群众对人民政府、对我们党的充分信任。要执行我们的计划，这种信任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提出了一切形式的、包括在报刊上进行批评的批评自由的基本原则，但是我们有权要求每一个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和公正的，这种批评应该帮助克服目前时期的困难，而不是使困难增加，或者有时甚至用煽惑人心的方式来处理某些现象和问题。

我们有权要求我们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应该在这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将作出的决议的范围内来热忱地寻求导致改善我们目前现实情况的道路。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原谅青年人。但是生活是不原谅任何人的，即使青年人的轻率的行为也不会原谅。

我们只能为我们的青年同志的热情感到欣慰。因为将接替我们担任党内和国家机关的职位的是青年们。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他们应该把奋发的热情同党的智慧结合起来。我们党应该对青年们说清楚：要在这个伟大、重要的民主化进程的前列迈进，但是始终要望着你们的领导，波兰全国人民的领导——望着工人阶级的党，望着波兰统一工人党。

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第八次全体會議关于党在 目前的政治和經濟任务的決議

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同意哥穆尔卡—維斯瓦夫同志的發言中所提出的政治路綫，通过決議如下：

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关于党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任务的決議。

(一)

一、中央委员会宣布：波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进一步发展方面的决定性任务，目前在于巩固我們的党作为工人阶级、波兰人民和人民的国家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指导力量的领导作用。

只有当党果敢地、毫不犹豫地实践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會議所提出的正确路綫——有计划地改善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的路綫，实行深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化的路綫的时候，党才能够实现它的领导作用。

使第七次全体會議所通过的正确的決議不能貫徹的主要障碍在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解决党内和国内生活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过程中的具体問題的时候，缺乏一致性和一贯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往往陷于瘫痪，这样就削弱了党对于群众的迅速提高的政治积极性的领导作用。

党必須领导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中間的一切先进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努力克服过去一个时期的残余、錯誤和偏差，以期排除

不可避免的暫時的困難和障礙，戰勝反動勢力的陰謀，並且把這種努力貫徹到底。

黨必須不斷克服它隊伍里的保守主義和畏縮不前的作風，它必須克服懼怕新事物的心理和死抱着過時的理論和老一套的辦法的情況，以及想開倒車和恢復陳舊的管理和施政方法——具有斯大林主義的偏差和本國的偏差的特色的方法——的嘗試。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克服混亂和被動，我們才能够動員和緊密黨的隊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對那些有時犯錯誤然而却是獻身於社會主義事業的人的努力給予正確的指導。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克服在動搖分子中間、特別是在某些知識分子中間的錯誤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傾向。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孤立反動勢力——正在加緊活動、企圖使階級鬥爭激烈化並且力圖利用我國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來反對社會主義、從而反對民主、並且挑撥波蘭和蘇聯的關係的反動勢力，使它們無法為害。

在同保守勢力、同開倒車和阻止發揚黨內民主以及壓制批評的企圖、同破壞法制和重新為官僚主義辯護、重新實行小暴君的方法以及干言行不一致的勾當的企圖所進行的鬥爭中，黨將集合和領導一切健康的社會主義的力量。

黨必須領導目的在於改善經濟方法和增加工人階級直接參加管理社會主義企業和治理國家的機會的先進工人運動，領導農民發展自治，加強民主制度和人民會議的權力，提高農業產量，領導知識分子中的空前活躍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運動。

黨將幫助波蘭青年聯盟和波蘭青年實現他們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熱烈願望，幫助他們進行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工作，使得青年中的先進部分能够同黨建立更加密切的聯繫，增加黨對整個青年一代的影響。

在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鬥爭中，黨將加強它同友黨即統

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合作关系，以巩固全国陣綫的政治核心。

二、党不能容許口头上和形式上服从党的決議的做法，也不能容忍在負責崗位上有拒絕積極和堅決地執行這些決議的同志。

党必須保證党内民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党的生活必須公开，这个条件以前一直沒有严格地保持；尤其是，党必須保證經常把党的領導机构对党的政策中当前的問題的态度告訴黨員們，保證必須答复黨員所提出的問題和要求，并且保證党的机构必須系統地向选举它們的黨員群众提出报告。

党將特別注意在党的一切組織——从最基層的組織到最高的組織——当中确保根据党章来自由选举党的机构的条件，保證能够毫無阻碍地进行党的机构的候选人提名工作，保證能够自由討論各种提名，并且保證选举的秘密性——这不仅包括党的委员会，而且也包括执行机构和書記，其中也包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書記处。

为了正确地选择党机构的工作人員，为了增加他們对党組織的責任，必須采納这样一个原則：党机构的負責工作人員應該在党組織的全体会議上选出。根据第七次全体會議的決議，党應該加紧簡化机构、改变党机构的工作作風、保證党干部的分配和使用足以加强工厂和机关，特别是大工厂中的基層党組織的活动。

党的队伍的团結和一致是党的力量的基石，是它进行有效的工作的一个条件。在黨員就党的政策問題进行自由討論和交換意見的同时，必須从一个决定作出之时起就严格地和無条件地遵守紀律来执行党的任务。党决不容忍有任何削弱党紀的行为或者逃避执行党所作出的决定和規定的任务的行为。

党的行动一致只有在共產黨員的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和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我們必須果敢地在思想和實踐上糾正过去的錯誤和偏差，根据列宁主义的

立場，根据党的綱領性原則的立場对不符合党的路綫的观点进行原則性的批評，从而加强党的行动一致。

党的思想一致和党的队伍的团結并不意味着黨員对党組織的决定不能存在分歧意見。党坚持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党綱的範圍內，黨員对党的日常活动的各种問題抱分歧意見是可以容許的，是不可避免的。抱有不同見解的黨員可以坚持他們的見解，可以向他們所屬的組織或者上級党組織提出他們的見解，但是他們不能在違反党的观点的情況下訴諸党外的輿論。在他們的实际活动中，他們必須無条件执行党的决定。

党認為，党組織不能用紀律手段来迫使黨員放弃他們不同的意見。但是，在党内，抱有違反党的綱領原則的意見的人或者其实际活动有害于这些原則的人是沒有地位的。

党譴責按照民族血統在党的队伍中划分人为界綫的观点和方法，譴責由于某一部分的人口的血統而对他們表示歧視的作法，这种作法助长了反犹太主义和同党的思想不相容的和败坏党干部的道德的一切民族主义傾向。在党的人事政策中，我們應該根据这些原則来考虑：同志們的政治条件和职业条件，他們的观点，思想成熟和道德品質，他們和群众的联系，他們在为工人阶级事業和劳动人民事業进行的斗争中的忘我精神。

党反对使工人阶级和知識分子不和的一切企圖——輕視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輕視知識分子在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和在發展国家的經濟、文化事業中的作用的的重要性。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表現出来的动摇不能成为不信任知識分子中进步的知識分子运动的借口。这个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团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了。

現阶段的特点是：在工人运动中列宁主义原則的恢复，革命思想的偉大觉醒和反对在理論上和实践上的异己的贅疣和歪曲的斗争。在这个阶段中，必需把党的力量集中在思想战綫上，以决定党对于目前思想上的問題的态度，领导国内的知識分子运

动以及对付混乱和敌对思想的表现。

三、党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应当负责执行所交付给他们的任务和职责这个原则，必须当作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而予以完全恢复。虽然过去在形式上承认了这个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却违反了它。在他们的活动中由于愚蠢或者犯严重的错误而丧失威信的人，以及不能改正自己错误的人，一定不能继续留在负责的岗位上。

为了有力地重新明确这一观点，党反对在公众心目中降低那些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占我们国家的和党的机构的绝大部分的忠诚的领导人的威信——仅仅是因为曾经有个时候，当他们以最大的忠诚去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的时候他们犯了错误，或者没有反对今天正确地认识到是一种错误的、具有偏差的政策。党坚决反对首长心理的各种表现，并且反对国家和党的领导人脱离群众的倾向。

四、党欢迎工人们为了实现工人群众能真正地和直接地参加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而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倡议。

过去几个月的经验、特别是工人们丰富的首创性证明，第七次全体会就这个问题所作的、打算用仅仅扩大工厂委员会的权力的办法来扩大工矿企业中的工人的民主的决议是不够的，而且不再适应工人阶级最积极的部分的要求了。现在有必要建立工人自治的职工机关，这是一个旨在参加企业管理的机关，它应当同厂长一道，在企业现有的权限范围以内，决定基本的经济问题，例如，确定生产计划和鉴定执行生产计划的进展，扩大企业，改进技术，劳动组织和生产，定额问题和工资问题，奖金，基金分配，工厂基金等等。

指导工人自治机构合作管理工矿企业的基本观念应当是：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这是通向提高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道路。

关于自治的法规必须既能够保证企业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

益，又能够保証整个国民經济的利益以及使中央計划和企業中的广泛的自治之間有正确的联系。

工人自治机构應該有权直接参加任命和撤銷企業經理人員。实行自治并不影响在計划的指导原則和自治机构的适当的决定范圍內一人負責实际管理企業事务的原則。自治机构的广大权力不应当削弱經理人員的权力，相反，应当加强他們权力。

工人自治应当首先在对于这项措施具有最充分准备的企業中实行。这些企業的經驗应当在适当的法律行动的基础上推广。

五、党将努力創造政治和法律条件，使議会这一个人民主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些条件下完全能够执行它的基本的宪法任务。立法工作應該集中在議会。議会必須充分运用它对政府工作进行全面监督的宪法权利。为了这个目的，有必要設立一个最高監察院作为議会的一个机构。在批准国家的基本文件、預算和国民經济年度計划的时候，在批准比較重要的国际协定的时候，議員应当有机会得到所有有关問題的全部情况。議会必須有机会对政府的所有重要意圖表示它的意見，这样，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屬于議会职权范圍內的問題才由国务委员会通过頒布法令的方式来决定，这样，議会应当通过議会各委员会經常地、及时地获知政府的工作情况。

中央委员会贊成解除将来議会中部分議員的職業工作，以便使他們能够首先和主要从事于議会的活动。

議会有必要更加經常地召开會議，在議会休会期間，議会各委员会有必要系統地进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議会将是对政府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进行社会监督的一个有效的工具。

党将在全国陣綫范圍內进行它的选举运动，全国陣綫是意識到它对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国家和保衛国家的社会主义發展所負的責任的。議会的选举将在政治上异常活躍的条件下进行，也就是說，将在民主化的进程已經吸引了成百万更多的人民积

極参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情况下进行。

在这个选举运动中，斗争的主要战线将在以下两种势力之間：一方面是在我們党的领导下集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力量，另一方面是各种反动势力，这些势力無疑地将企圖利用国家的政治局勢中的困难以及經濟上的困难来开展一个反对我們党的运动，削弱全国陣綫的团結和利用在一部分劳动人民中間尚未克服的憤懣和不信任的情緒进行反社会主义的煽动。在我国，自由只能給予建設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劳动人民。不能讓社会主义和劳动人民政权的敌人获得自由。

选举将根据这样的原則来进行：不仅使选民能够对选举綱領表示他們的意見和決定选举綱領，像至今存在的那种情形，而且还要給予他們机会，使他們能够在候选人当中进行選擇，并且決定将由什么人和怎么样在議會中实现这个綱領。同时，党应当击败一切使候选人由于屬於組成全国陣綫的不同党派而互相反对的一切尝试。

中央委员会的第七次和第八次全体會議已經对全国陣綫在当前議會选举中的綱領作出了基本的貢獻，这个綱領同时也是党在議會以內和以外領導广大城乡群众进行活动的指导方針，党在工人階級和全国人民面前对这个綱領負起了責任。

(二)

一、由于第七次全体會議的关于加速改善城乡劳动群众的物質福利的決議，已經进一步調整和增加了基本类别的工人和職員的工資，这样就从1956年初起使四百多万劳动人民（也就是所有的工人和職員总数的58.9%）的收入增加了。此外，有五十一万四千人的养老金增加了。結果，工人和職員的全年总收入将增加九十五亿茲罗提以上，这就是說，凡是工資获得增加的人从这方面每月可以平均增加收入一百七十七茲罗提。

同时，由于一些农产品的产量和供应量增加（特别是肉类），

还由于国家以前在收購工作中提高了收購价格，农村的貨幣收入大大增加了。农村向国家出售农产品所得的錢的数目比1955年增加了七十五亿茲罗提。

为了改善人民的燃料供应，已經再撥出一百二十余万吨煤来改善本年对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用煤供应，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减少了出口煤的数量。改善对居民的用煤供应的关键在于采煤工業充分实现采煤計劃以及充分实现鉄路的运煤計劃。

由于农业方面获得了良好結果和苏联及捷克斯洛伐克所給予的帮助，市場上的貨物已經有了增加，特别是某些工業产品和肉类。

党和政府所采取的上述措施使得劳动群众的生活情况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但在同时也引起了这样一种危險：人民購買力的增长同市場上的貨物的数量存在了距离。由于这个情况，明年的工資增加在原則上只能在采煤工業和其他經濟部門中很少的一部分人中实行。

如果市場上的貨物沒有額外的相应增加，工資的进一步增加将不可避免地会扰乱市場的平衡，很快地耗尽現有的存貨，引起物价上漲、貨幣貶值和投机，那就是說，这是会不利于劳动人民的利益，并且也会危害目前所已經获得的改善。只有在生产有了增加的情况下，在挖掘新的財源足以平衡人民日益增长的購買力和在更大的程度上滿足劳动人民的需要的情况下，工人階級的实际工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才能够有进一步的增加。撥給工厂基金的款項的增加将視 1957 年企業的經濟結果而定，这种基金的增加将扩大提高职工的收入的可能性。

党向全体职工呼吁，要求他們記住：改善他們自己的物質生活的正当願望決定于我們国民經濟的实际可能性，而国民經濟的平衡和繁荣又最后決定每个劳动人民家庭的生活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党将坚决反对那种要求向政府和經濟机构施加压力以便超过国家的經濟可能性而进一步增加工資的任何煽动。

党和政府已經采取步驟來逐步償付由于在過去幾年違反集體合同的規定以及違反勞工法條例而罰的款項。由于這種情況而提出來的有道理和有根據的要求應該有計劃地予以滿足；其時限為兩年或三年，這要看數目之大小和國家的經濟力量而定。

二、雖然工業和農業的經濟計劃的實施情況總的說來是良好的，可是國民經濟的某些重要部門却遭到威脅，例如采煤，冶金用的焦煤的生產，機器製造業，建築材料工業和建築業，小規模工業和手工業合作社。有必要堅定地採取預防措施以便克服這些困難——尤其是在隨着購買力的增長相應地供給人民貨物和擴大服務方面以及在供給工業以原料和執行房屋建築計劃方面。

為了做到這點，中央委員會建議：

甲、在對計劃中的投資的目的性和有效性作一個透徹的分析以後，對 1957 年的投資計劃實行進一步的限制，尤其是要減少工業的建築工作；省下來的建築材料應該賣給農村居民和改進對住房建築的供應；

乙、更廣泛地利用專門的機器製造業和化學工業的潛力來發展民用生產，尤其是消費品的生產；

丙、為了增加消費品的產量，有必要促進副屬生產和廢除這方面的一切限制（只要關於基本生產的國家計劃的任務能夠完成），把副屬生產從國家計劃中取消，在副屬生產的價格和銷售方面給予完全的自由，並把從副屬生產中所獲得的利潤用作企業的工廠基金；

丁、毫不延遲地採取目的在於使建築材料生產的增加超出建築材料工業目前的計劃的措施；為此，必須促進磚塊、鐵渣混凝土等物品的生產以及冶金工廠、發電站和其他工礦企業利用廢棄材料製造代用材料的生產；這種生產必須作為副屬生產來發展，而且應當首先滿足它們自己的職工個人建築的需要以及出售給當地居民；必須使停頓的生產建築材料的小企業在地方

工業範圍內开工，办法是，或者把它們轉入手工業合作社或者房屋建筑合作社、农民协会，或是出租給私人。超出社会化建筑需要的所有剩余的建筑材料应当用来增加对农村和个人建筑的供应；

戊、提高到目前为止售价过低并且造成浪费或者需要国家預算津貼的某些物品的价格，如木板、石灰、磚瓦、报纸、乡村电影院票；

己、在国营和合作社的小規模工業中逐步实行完全的銷售自由和根据市場情况定价的原則，逐步扩大地方工業範圍，把利用当地原料生产消費品的中小工業企業移交給人民會議；在实现第七次全体會議关于發展手工業的決議时，还应当創造条件，使手工業者能够設立售貨站，以銷售他們自己的产品；

庚、使那些能够有助于增加貨物的产量和品种而不致消耗国营和合作社工業的原料資源的生产部門中的小型私人企業有可能發动起来；特别是地方的采石業、采石灰業、磚瓦窑業、开矿業、农業和食品加工業以及小型餐館等；在社会主义的貿易網还不够完善的鎮、区内，有必要使開設私营商店和貨攤得到便利；

辛、扩大在工矿企業中对青年进行職業訓練的制度，同时縮小在并不缺乏人力的經濟部門中的較低級的職業訓練的範圍。

三、农村的情况使党有必要解决一些急迫的問題以及更加坚持不渝地履行以前保証要做的任务。一般說来，农業生产的結果是良好的。谷物的收获量高于过去年代的平均产量，但是略低于 1955 年。

另一方面，根菜作物、主要是馬鈴薯的收获量比去年提高很多。因此，飼料的儲藏有了增加，这就使得有可能进一步發展畜牧業和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谷物的进口。猪和牛的头数正在增加。但是，同时，在城乡关系和农業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却出現了一些不良的現象。

第一，在目前的緊張的收購農產品的運動中，可以看出，在執行谷物、肉類、特別是牛奶的繳售定額方面，有日益明顯的放鬆現象。

黨主張促進農民在提高農業生產中的物質利益，並且將逐步努力把城鄉關係建立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

由於農產量提高和繳售定額數量的穩定，從1954年開始，合同購買量和自由市場購買量在農產品的總購買量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繳售定額的減少要取決於農業生產和國家的糧食儲備量的增長率。

保持繳售定額制度在目前和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是經濟上所必須的，因為如果不採取這種做法，我們就既不能保證工人階級和城市居民的糧食供應，又不能保證茲羅提的價值，也不能保證國民收入在城鄉人民之間的正確分配。因此有必要克服一切破壞繳售定額制度的企圖，有必要動員全體鄉村居民履行對人民國家的職責。這個任務在目前國家的經濟狀況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意義。

第二，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黨在最近時期內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加強那些有條件健康發展的農業合作社上。特別是，應當給予它們幫助，使它們能夠不斷增加集体的產量和供應國家的部分，並且在這個基礎上保證農業合作社社員的收入增加。應當在資金支出、生產過程的機械化、農業科學的指導、合同購買的優先權和供應人造肥料等方面給予這種幫助。

農業合作社的内部事務必須不受國家和黨的機構的干涉。合作社在生產組織、工作報酬、財產處理、收入分配、修建房屋、同其他企業之間的關係等等方面必須有完全的自決權。合作社必須有機會以自己的財力和根據信用條件來購買農業機器和工具、拖拉機和汽車。

在繼續努力鞏固合作社的同時，還必須容許解散不具備進一步發展條件和使得合作化耕作失去信譽的合作社。一切以國

家給予無償的經濟援助的辦法鼓勵它們存在下去的企圖，都應該被認為是有害的。應該由農業合作社全國委員會、人民會議和黨組織在這個問題上採取主動。

黨在執行進一步發展個別農戶生產政策的同時，還強調它一再表示的立場，就是農村中的合作化耕作是必需的，因為它肅清人剝削人的一切形式，使勞動農民具有一種深刻的社會生產集體的感，由於使用機器而減輕農民們繁重而勞累的工作，挖掘從每一公頃土地上得到大量收成的可能性。如果是這樣，農民、工人以及全國人民就可以生活得更好一些。農民生產集體是一項艱巨的綱領性任務，不履行這項任務，我國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就不可能。

第三，經驗表明，目前為農業、尤其是為農業合作社提供機器服務的方式，並沒有獲得預期的效果，這種方式是浪費和缺乏效率的。投資開支和管理國家機器站和農村機器站的費用同所取得的經濟效果是不成比例的。

因此，應當：

（甲）逐漸取消作為國家的中心的農村機器站，並且把農村機器站的機器和裝備賣給農民小組和機器合作組，或者賣給農業合作社，並且為了這個目的在必要時允許它們賒購。在農民小組和機器合作組組成以前，有必要減少給予農村機器站的津貼，並且規定農村機器站的服務代價，按照成本計算。

（乙）保留和加強座落在農業合作社很稠密、並且有不可缺少的物質和技術基地的地區的国家機器站。這些中心應該是贏利的，因為它們所服務的農業合作社有足夠的耕地面積，而且它們擁有足夠的機器。它們為農業合作社的服務只應該以現款、而不應該以實物支付。在農業合作社很少、物質和技術條件以及它們同農業合作社的遙遠距離使得國家機器站的工作不能贏利，而且費用很高的地區，國家機器站應該改組，作為農業合作社和農民的機器的修理站，作為出租聯合機和其他重型機器

的地方。

第四，为了为提高农业产量的进一步斗争提供有利条件，目前必须尽全力保证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得到实施，这个决议是关于消除对中农中较富裕部分以及对富农农户的政策偏差，这种偏差的结果常常不是限制了剥削，而是限制了那些农户的农业生产。

第五，为了加强农民的所有权的意识，必须取消对于出售土地、对于承继土地的权利的限制，包括在土地改革中分给农民的土地，以及根据在西部地区的移民计划分给农民的土地。

(三)

为民主化、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为巩固党的领导作用而进行的斗争，同人民波兰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参加为缓和紧张局势和平共处而斗争的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的国际运动，有着极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党把人民波兰的利益同波苏联盟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牢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的转变，对它们所鼓励的而且正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蓬勃发展的发扬理智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决议使我们今天能够更好地了解 and 消除过去这段时期不仅在我们阵营的各国内而且也在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错误和偏差的根源。

由于这些转变，我们阵营内的各个党之间根据完全符合列宁主义精神的原则建立关系的条件已经产生了。

在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方面，党利用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正在努力实现同我们一样的目的的其他各国的经验。但是它认为机械地抄袭和搬用其他国家采用的型式和方法是不正确的。党将根据波兰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的利益，寻求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和我们的历史发展产生的方法和解

决办法。党表示，它認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發展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并且認為，这种社会主义發展方式的丰富多样有利于它在国际範圍內的巩固。

社会主义国家間的联系是产生于共同的願望和共同的目的——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選擇最恰当的道路、最能适应于各国历史条件的道路以及選擇建設一个新的、优越的制度的方法方面，这种联系不仅不排斥，而且恰恰相反，是尊重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充分的主权和独立的。

各党之間和各国之間的关系必須在国际工人階級团結一致的原則上形成起来；这种关系的基础必須是相互信任和权利平等、相互援助、相互善意批評(如果有此必要的話)以及本着友誼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明智地解决一切爭执。在这种关系的範圍內，每一个国家應該有完全的独立和主权，每一个民族的在一个独立国家中拥有主权的政府的权利必須受到充分的和相互的尊重。

党坚决地进行斗争，反对反动分子企圖在这个国家和在国际範圍內破坏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团結、削弱波苏联盟的一切尝试。在目前，党必須反对反苏宣傳的任何表现，党必須对要想激起民族主义情緒和反苏情緒的一切企圖进行坚决的斗争。

以平等和独立的原則为基础的波苏关系将在波兰人民中間产生对苏联的一种深厚的友好感情，以致想对苏联制造不信任的一切企圖在我国得不到响应。

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一致和紧密合作是我国政策的最持久的基础，是巩固独立与和平發展社会主义的最持久的基础；同时，这种团結和合作也服务于各国人民爭取和平、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普遍斗争的利益。

哥穆尔卡在华沙群众大会上的演說

(1956年10月24日)

同志們，公民們，首都的劳动人民們：

我代表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向你們致敬。中央委员会在上一次全体會議上已經把党交給新的領導机构掌舵了。

在过去几年中，累积了許多不好的、不正义的和痛心地令人失望的事情。渗透着人的自由和尊重公民权利的精神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上遭到了極度的歪曲。言行不一致。工人階級和全国人民的辛劳操作沒有产生所期待的結果。

我深信这些年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

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实行了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轉变。它标志着我們工作中的一个新时期的开端，标志着波兰社会主义建設的历史中、这个国家的历史中的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党的領導已經把全部真相告訴給工人階級和全国人民，对于我們的經濟和政治情况，对于如果我們要前进以便实现波兰劳动人民生活持久的改善所必須克服的困难毫不隱瞞。

党的領導不想、也不会对人民作出空泛的諾言。我們完全有信心地向我們的階級，向工人階級、向知識分子和农民呼吁。我們對他們說：我們有劳动人民的努力在过去几年中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生产能力，但是这些能力並沒有适当地加以利用，在我們的国民經济中，在成千工厂和矿場中，在工業和農業中，我們有大量的資源，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这些資源是由于浪費和管理不当而消耗掉了，我們有人数众多的工人階級，他們是爱好本

行的勤勞的人民，他們知道如何使用技術，但是，儘管如此，他們的勞動生產率仍然很低，我們有增加農業產量、增加糧食和工業原料產量的巨大的潛力，但是，這種潛力仍然受到在過去幾年里農業政策中所犯的錯誤的阻礙。

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中的工人和職員們，你們應當幫助黨和政府進行改善人民波蘭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偉大事業，在你們的工廠里促進優秀的管理人員的主動性，和我們一道尋求關於工人階級參與他們的工礦企業的管理工作的最好的形式！提高勞動生產率，反對浪費，降低生產成本。盡最大可能地來利用增加工業和農業產量的可能性以滿足群眾的日益增長的需要。

黨告訴工人階級這個嚴酷的事實。

只有當人民的提高了的購買力可以從市場上增加了的貨物量中得到滿足，數百萬人最近幾個月來所得的收入的增加才會是持久的。我們目前不能夠再進一步提高工資，因為繩子已經拉得很緊，再拉就要斷了。

要能夠進一步提高工資，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增加群眾消費品的數量，降低生產成本。要生產出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產品——這是引向提高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唯一道路。

同志們，第八次全體會議由於選舉了黨的新的領導，從而開始了對一切在過去阻撓和壓制社會主義生活民主化的現象的鬥爭。

黨將要求它的領袖們充分負責履行委託給他們的職責。那些由於愚蠢、嚴重錯誤而喪失信任的人是不能夠擔負負責的職務的。（掌聲）

我們只有始終不渝地沿着民主化的道路前進，消除作為過去一個時期的特徵的弊病，才能夠建設一個適應我們國家需要的最好形式的社會主義。（掌聲）

在這條道路上，決定性的任務首先在於擴大工人的民主，使

工作人員更广泛地直接参加企业管理，使城乡劳动人民更广泛地参加管理这个人民的国家。而同时，我们也决不允許任何人利用这次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来达到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

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根据波兰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的需要，拟訂了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从而提供了人民波兰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牢不可破的联系，特别是波苏两国的联盟的有效的証明。

属于社会主义陣营的各党之間和各国之間的相互关系是由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团結起来的，因此这种相互关系不可能产生任何誤会。这一点是社会主义主要的特征之一。这种关系应该在工人阶级国际团結的原則上形成，它应当以相互信任和权利的完全平等、以相互援助、以相互的善意批評(如果需要这种批評的話)为基础，它应当以对一切爭論問題有一个健全的解决办法——从友好的精神中和从社会主义的精神中产生的解决办法为基础。

在这种关系的范围以內，各个国家应当拥有完全的主权和独立，各个民族在一个独立的国家建立一个主权政府的权利应当充分地相互地受到尊重。

独立的民族和自主的国家，在建設一个社会正义的制度——社会主义的制度的过程中，其内部由于要按照最适合本国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的坚强的、不可摧毀的意志得到了巩固，但是在同时还应当彼此最紧密地联結在一起，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应当采取共同的一致行动，以便依靠共同的努力和坚决的态度来加强全体人类都有的不可战胜的和平思想，加强爭取全世界各国和平合作的斗争。

这样一个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的支柱，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建設历史最久的国家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这样，我們看到了我們在世界社会主义陣营中的地位，这样，我們懂得了我們同苏联的兄弟友好关系。我們深信，波兰和

苏联之間建立在这样的列宁主义原則基础上的友誼将是一种真正的兄弟友誼，这样的友誼是从全国人民的心灵中产生的，而不仅是从党和政府的官方政策中产生的。（經久不息的欢呼）

我可以向你們肯定地說，这些原則得到了越来越大的諒解，我們党和苏联共产党都同意这些原則。我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举行的最近一次會議使得苏联同志能够比較清楚地了解波兰的政治形势。

我們最近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同志那里得到了保証，他說他認為我們两国的党和政府的相互关系沒有理由不应当按照我們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所拟定的原則。（經久不息的欢呼）

一切有关我們內政的具体問題将按照党和政府的意見来进行解决。在我們的軍隊中是否必定需要苏联軍事专家和顧問，并且需要他們多久，完全取决于我們的決定。（經久不息的掌聲）

同时，我們已經獲得了赫魯曉夫同志的保証，在波兰領土上的苏联軍隊将在两天之內回到他們根据国际条約、按照华沙条約的規定所駐扎的基地去。（欢呼）

这是和苏联軍隊駐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密切的联系的。

只要在西德有大西洋公約的基地、只要新的国防軍正在那里被武装起来并且正在煽动沙文主义和煽动對我們的边界的修正主义，苏联軍隊駐扎在德国就是符合于我們最高的生存利益的。这也是符合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因为西德的軍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集团的軍备和威胁也是針對他們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應該更加坚决地抵抗反动的和反人民的势力企圖挑起反苏騷动的一切嘗試和国际反动派希望削弱我們兄弟国家間的联盟的一切陰謀。

同志們！我們黨的八中全會受到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的人民羣眾的熱烈歡迎。在全國各地舉行的數以千計的集會上，工人、知識分子、學生、軍人以及全體勞動人民表示對黨的新的領導機構感到滿意和支持，表示了他們對黨的新的領導機構的信任。

對我們、對我們的黨、對黨的領導機構來說，再沒有比這種信任和支持更重要的東西了。對人民、對實現人民的願望和努力來說，再沒有比黨和人民間的團結——這種空前強大的團結更重要的東西了。我代表中央委員會，對於許多工礦企業的工人表示最熱烈的感謝，他們懷着崇高的熱情宣布，他們願意超時工作，甚至購買國家公債（雖然目前沒有這種需要），或者甚至犧牲一部分收入來幫助人民政權和黨的新的領導機構。我表示感謝波蘭的學生們，他們在這些天表明對黨具有那樣大的熱情和信心。我表示感謝波蘭軍隊的士兵們和軍官們，他們表明效忠黨和政府而且支持八中全會的結果。人民能夠充分信賴武裝部隊和它們的司令部（掌聲），因為他們在我國正像在全世界一樣，是完完全全從屬於它們自己國家的政府的。（掌聲）

同志們，八中全會使羣眾發出了無比的政治積極性的浪潮，隨着這種浪潮，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波蘇聯盟、反對人民政府的勢力又在各處露面了，這種勢力是要破壞、阻撓、逆轉社會主義民主化的努力。同志們，我們不要讓反動的煽動分子和各種無賴阻礙我們的道路。把他們從全國社會主義和愛國力量的鬥爭的崇高道路上趕走。趕走挑釁分子和反動派滋事分子！國家當局一刻也不容許發生危害波蘭最高利益和我國國體的任何行動。

同志們！

時間是很緊迫了。黨必須着手解決我國經濟生活和國家生活中的日常的和困難的問題。今天你們能夠用什麼方式幫助黨和政府的領導呢？首先是，回到你們的工作崗位上去，用你們的

緊張工作或者學習表明你們對我們事業的忠誠。

今天，我們呼喚華沙和全國勞動人民：集會和示威已經舉行了！現在是懷着信心和覺悟回去做日常工作的時候了，相信黨同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團結在一起，一定能夠領導波蘭沿着新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

黨同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牢不可破的聯繫萬歲！

社會主義萬歲！

人民波蘭萬歲！（掌聲）

哥穆尔卡在全国党积极分子 會議上的發言

(1956年11月4日)

同志們！

我們的黨在戰後的活動可明確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時期自1944年開始，於1948年8月波蘭工人黨中央全會上告終，第二時期是自上述日期開始，而自1955年始逐漸結束，結束第二時期的過程，起初是很搖擺的，不堅決的。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特別是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秘密會議上的報告是加速這個過程迅速發展的重要刺激。恢復在1937年被污蔑指責、被共產國際解散的波蘭共產黨的名譽，對這個過程的發展起了不小的影響。這些外部因素只不過是一種刺激力量，它使得要求結束黨及全國人民生活的第二時期的內部巨大力量迅速開展和活躍起來。

波茲南悲慘事件及我們黨的七中全會是引致最後消除這個時期的道路上的巨大步驟。

所有人民生活中的大的轉變及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往往可用日曆上的日子來標志。我覺得：可以把波蘭統一工人黨八中全會視作新階段——黨和人民戰後生活第三階段的開始的日子。舊時期已一去不返了。

黨必須領導民主化過程

我黨八中全會提出了新的綱領，包括我國人民生活各個方面的新的變革的綱領。變革的主要內容概括說就是在社會主義

基本原則下即社会主义及人民掌权原則下的生活民主化。

所有已經进行的和打算进行的变革的目的，在于加强人民政权的基础，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消除与其真正实质相矛盾的各种偏向以后，对工人阶级及城乡劳动人民最广泛的阶层說是最好的社会制度。

通过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所有阶层管理社会主义国家、而以加强人民政权为目的的民主化，只有在工人阶级的党领导民主化过程时才能使之正确实现，即使之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我们就是这样的党。在波兰工人阶级的党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由工人阶级的党——它的队伍内也有最觉悟的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最初步的阶层——来领导民主化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侵犯这个原则不可避免地破坏民主化过程，并使敌视人民政权的反动的资本主义分子所代表的落后潮流活跃化。所有的党的领导机构、所有党员必须充分了解这一点，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每天的劳动实践中站在已经和打算变革的过程的前列，站在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过程的前列，并领导这一过程。

我们的党为了充分完成新时期所提出的任务，充分完成八中全会所提出的任务，为了使自己的活动真正成为民主化过程的全权领导者，必须首先在自己内部生活中进行改革，必须从自己开始民主化，这就是说在自己生活中充分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必须在实践中运用党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所包括的一切。这是主要关键，为了正确领导民主化的广泛过程必须抓住它。

问题的实质在于要使所有党的机关，党的领导人选，从上到下都是用民主方式选举产生。只有这样方能使它们获得党员群众的充分信任，而这正是提高全党积极性使之能完成目前伟大变革时期所提出的任务的必要条件。

自八中全会后，在各党组织的领导机构中掀起了人事变更的巨大浪潮。已经进行的变更和党员群众要求继续进行人事更

动的願望来自不同的源泉。有些源泉是健康的应予利用，有些是不健康的应予堵塞。来自健康源泉的人事变更的结果是把頑固的旧观点和有保守倾向的人，感觉不到工人阶级及全国人民深深关心的問題的人从党的机构中排除出去，党的机构不仅不需要这样的人，而且讓他們参加党机构的领导是有害的。

把忠实于工人阶级，能够执行八中全会決議的人加以更动是不健康的人事更动，其来源或者是这些同志在过去时期犯过錯誤，而有时只是由于执行上级指示而不是由于个人的过錯，或者是許多同志或党机构对七中全会后的局势和在八中全会的准备及进行時間中失去了方向和呈現混乱。

我們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党员及非党人士都有足够理由来指責許多在党机构中占领导位置的同志。

在过去执政的制度中，即在我們叫作个人崇拜的制度中，最好的同志也不免犯偏向，他們的工作条件使他們犯了偏向。在这样的条件下就是最好的最勇敢的同志也未能向工人阶级、向人民群众大声疾呼。我怀疑是否有这样的占負責地位的活动家及积极分子，即在评价他过去的活动时可以不予指責。正因为如此，我們許多好同志今天受到来自党员群众、工人阶级及人民的批評。全党应为过去的錯誤負責，为斯大林制度負責。

仅仅因为他們在过去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像今天應該要求他們的那樣，而从党的领导中撤換他們，是不对的，虽然，这又常是不可避免的。党的活动家和积极分子不是生来就石板一塊，而是需要长期教育他們。优秀的、有觉悟的党的活动的干部是工人阶级巨大的珍貴的財富；党的中央领导將經常用全部心血来保护优秀的、正直的和忠实于工人阶级的党的工作人員。党员有充分权利选择他們最信任、并認為将能最好地完成自己义务的那些同志参加到党的机关中去；同时，党的领导有权利和义务告訴党员群众：

你們党机关每一领导人职位的变动要好好考虑；对那些

雖然在工作中有錯誤和缺點、但仍是你們的幹部、你們的擁護者的黨最積極的幹部要有足夠評價。變動只有一個方向：把黨的機構和人從較差的變為較好的。

應該根據他們目前的工作衡量黨員

因隨着我們黨中央七中全會和八中全會所完成的變革而來的問題某些同志所受的指責是另外一回事，這些指責在許多黨員中引起了不和和混亂，這些指責有對的也有不對的，應該公正地把它們區別開來，以便黨員和所有黨的組織對事情的真實情況有清楚的看法。

我們已經說過，八中全會在我們黨的活動中和全國人民的生活中開始了新的階段。這點沒有必要再去敘述，在波蘭的每一個人都能看到和感覺到。在八中全會上所完成的我們黨的政策轉折不是，也不能是單單一個人所能完成的，這種轉折的成熟階段也不僅限在八中全會的前幾天，這種轉折在黨的中央和部分地方的活動分子的覺悟中老早就成熟了，這種極願引導全黨走上新的道路的活動分子的覺悟，符合於黨員群眾、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的意願。

在舊制度的殘余還占統治地位的時候，在黨生活的公開化還局限在不必要的國家利益的框框內的時候，在對黨的政策自由交換意見和爭論還受到黨的積極分子的思想方法本身的限制的時候，在這些已經過去的條件下，黨不能知道在領導者這一級中發生了什麼。在黨員中只流傳着這樣的消息（到今天為止，有許多人仍在談論），在黨的領導中形成了兩種政治方向，或者說是兩個集團，一個叫作納托林(Natolin)集團，另一個叫作普瓦夫(Pufaw)集團，結果就在黨的队伍里造成了不和和混亂，在八中全會之前和之後，大家就開始猜測某人屬於這個或那個集團，因此應該把這個問題解釋一下。

改變黨的政策必要性在黨的中央活動分子的覺悟中成熟

了，但在全体中央委員中及在主要活动分子中并不是沒有搖摆的，这是完全正常和可以理解的現象。假使沒有这种搖摆，这倒是难以理解的。假使八中全会上提出的問題，在全体黨員中并不是一下子就取得一致意見的，那么在对党政策負有主要責任的人中間也就会是这样。

党中央的積極分子認識到要改变党的政策这一点在所有党中央委員和党的負責干部中并不是毫無搖摆地一下就成熟了的。这完全是正常的、可以解釋的現象。如果沒有这种搖摆，那倒是难于理解的。当提到八中全会上討論的这种問題出現时，在所有黨員中，因而也是在对党的政策負首要責任的那些人中不能立刻有思想上的一致。

八中全会前党的領導中基本的政治分歧导致了什么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可惜沒有八中全会前的任何政治文件可供使用。过去党的領導和一部分党的積極分子存在着两种政治派別，它們以前沒有明显地浮到生活的表面上来，只是在暗地为自己开辟河床。其中有一派直到八中全会才完全呈現出来，另一派在这次全会上只是部分地显现过。我們的任务是使它的暗流尽快地完全消失。

党的領導即八中全会以前的政治局和党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分歧可以归納为两个基本問題：

第一，对波兰自主問題的理解，第二，对我們称之为社会主义制度範圍內我們生活民主化的內容的理解。

有些党中央委員担心在八中全会同意的原則上与苏共和苏联建立党的和国家的关系是否会带来不良的后果，他們不怀疑必須作某些改变，但他們仍站在保持先前狀況的立場上。这是党領導的主要分歧点。

对我們生活民主化內容的理解的分歧不太明显，然而在党領導上分歧还是有的。除了这些基本的政治分歧外，还出現了使党領導分歧的其他問題。屬于这些問題的有根据民族出身对

党和国家机构领导职位进行人事安排的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采取简单化的办法，这就被認為与反犹太主义具有同等意义。此外，八中全会以前，有些同志，不論他們在上述問題上采取了什么立場，他們之間在对我回到党的积极生活中来这一点上也有不同意見，在这方面，問題不仅仅在于我个人，問題与其說在我个人，毋宁說是对过去称之为党的右傾和民族主义傾向的一切現象的正确估計。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党領導上和党积极分子中除了主要的分歧点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各种分歧点，这些分歧点又可以把由主要分歧点分开的某些人联合起来。显然这种状况使党的領導的活动陷于瘫痪，这反过来又不能不使党产生迷失方向的現象及其一切后果。这种迷失方向的現象由于苏共主席团代表团在我党中央全会开幕那一天抵达华沙及苏軍总部調动駐扎在波兰西部地区的部队而更为加剧。在当时的情况和气氛中不仅党员群众，而且大部分主要的党的积极分子，特别是所謂地方积极分子也不能不迷失方向。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現在常常有些同志因在八中全会會議期間表現所謂消極被动而被指責。有些同志甚至認為在这段时期态度不坚决的人不能担任党机关的职位，如果这种指責可以認為是有根据的話，这只能对那些人，他們了解情况及与八中全会相伴进行的事件，而对下面这些同志說来，这些指責則沒有任何根据，他們虽有最好的意志，但由于不了解情况并从而迷失了方向因而在这段时期未表現应有的主动性。

今天，在八中全会以后把旧的分界綫再挖出来只能伤害許多人。必須从我們党的語言中取消和抛弃这种名詞：納托林派或普瓦夫派。对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不應該按他們昨天的观点来評断，而应按他們今天的工作来評断。确定一个同志的政治态度的唯一标尺是他对八中全会通过的決議所采取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口头的，而是事实上的，在他的日常工作的實踐中得

到印証的。

党从上至下必須在实现八中全会規划的任务的基础上团結一致，而且也将团結一致。

把党的領導分成旧人和新人的任何企圖都是不正确的，沒有根据的和有害的。党的領導是团結一致的，他們贊成八中全会的決議，每一个企圖把党領導分割开来的声音都應該認為是有害的。

應該怎样进行各級新的党的領導机关的选举

同志們！八中全会后的形势的發展要求迅速活动起来。不可缺少的是成熟而迅速的決定，这种決定将使一切党的組織和机关能够站在群众强大的政治積極性和主动性的前面，在斗争过程中，清除运动中的民族主义的和敌对的异己污垢并指导群众正确地有效地实现党的政策。应从这些观点出發，以充分的責任感，理智地，但同时又迅速地从现在党内和国内的情况中得出一切政治的和組織的結論。

在这方面的一个任务是进行各級党領導机构的选举。現在举行工作总结和选举会和地方党代表大会之所以需要，不仅是由于这个事实：党章規定的期限已經超过，而且議會大选延期使我們有适当時間准备党内选举。

这种必要性还由这一迫切事实：省委会、县委会和某些党組織的領導机构的改变过程已經开始。这个运动是健全的，基本上方向是正确的。然而有些地方帶有自發性，因此要使之納入党章的範圍內。

党領導机关的选举不能只当作純粹組織性質的任务来对待。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目前在我們的具体情况下，党領導机关的选举是一个严重的、責任重大的政治任务，其目的在于巩固党的团結、提高它的战斗性、加强对群众的政治影响和領導群众的能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須使了解党的政治路綫、享有黨員和非黨員的信任和威信的同志、在群众面前具有对自己个人态度、活动及全党的活动深刻的負責感的同志参加各級党的领导机关。

怎样进行选举才能使这种同志参加党的领导机关而那些不負責任的叫喊分子、恶意煽动分子及不了解党政策的人不致被选入领导机关呢？

必要的和基本的条件是广泛地向一切党組織解釋党的政策及用基本的党的討論的方法消除怀疑和錯誤的观点。根据我們的經驗和世界上事件的进程，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武装党的組織，使之有能力反对一切希望利用我国出現的过程来进行反苏活动及其他反对人民政权和人民利益的敌对行动的挑撥性企圖。在依据我党及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發生的过程来解釋政策时，必須对每个党組織及上届领导机关过去的活动进行批判性的估計，必須指出实现八中全会決議的具体道路和方法。

对我们过去的錯誤及各个同志的活动进行热烈的基本的批評，必須要有加强党的力量和团結的目的。

应该大力反对利用党的批評来进行私人竞争和算个人細賬、特别是有些地方已經出現的擅自对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政治审判的挑撥性企圖的傾向。应该帮助那些暂时确实有内心斗争但却忠实地有信心地接受党的新路綫的同志，信任他們。同时，現在应该使下面这样的同志离开领导位置，使之不对党的組織發生影响，他們此刻尚未理解我党争取民主化和我国主权的斗争正在加强社会主义建設，这个斗争不仅不会削弱，反而正在加强我党和苏共的相互友誼。

应该坚决根除在許多党組織的實踐中仍然存在的对党內民主原則的歪曲，其表現之一就是企圖操縱选举和討論及把党领导机关的候选人强加在黨員身上。然而党内政治积极性高漲的浪潮畢竟克服了許多坏的做法。

1954年5月中央关于各級党的领导机关选举的指示仍有效，但我們建議作下列改变和补充，以加深选举的民主性質：

1、参加企业代表大会的代表应有五十人至二百人，县、市或区代表大会代表一百人至三百人，省代表大会代表四百人以上，代表人数的最高額由省委会决定。

2、党委会有責任保証所有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在适当的时候将会議的时间、地点和議程通知代表和党的組織，为此也应利用党报。

3、在遵守把忠于党的事業、享有信任和威信并具有党的工作經驗的同志选入党的领导机关的原則下，可以委派党龄短于中央指示所規定的同志参加党的领导机关。

4、党领导机关候选人提名和討論目前应遵守下列原則：

在工作总结和选举会上所有到会的党员和候补党员都有权提选举人，应该取消中央指示規定的會議主席团提出候选名单的权利。

各級党代表大会上领导机关初步候选名单由大会选出的代表會議确定。代表會議由自己选出的主席主持。应该完全保証出席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都有提出别的候选人和补充代表會議提的名单的权利，以便被提名的候选人的数目大大多于甚至两倍于应选的人数。

5、选举人名单应包括一切被提名的同志，不論在討論过程中是否有人对他們有保留意見。至于會議或代表大会对候选人的反对意見則不采取过去的公开投票的形式表示，而在选举的本身表示，即在秘密投票时表示。

6、車間支部和基層組織执委会書記和各級党委常委会書記和委員的选举应在党委会全体會議上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

7、在根据中央指示遵守总结报告由上届领导机关集体准备的原則下，绝对不应限制党委会委員在党的會議上或代表大会上对党领导的工作提出批評的估价的權利。应该保証所有党委

会委員有权在党的會議上或代表大会上就各种問題表示不同意見。

上述改变当然沒有完全包括我們在党領導机关选举方面所想說的一切。进一步的細节将在最近期間發給各級党的組織。

关于党工作的正确內容

党机关过去的工作內容和任务在党領導作用的實踐中被曲解了。党的領導作用被与党机关、特别是党机关对国家机关和社会組織的日常工作的直接領導和干涉混为一談。党机关成为一种集中化了的“超乎一切的机关”。这明显地表现在党委会的組成上，被选入的几乎全是国家机关及社会团体的主要部門的領導者、县人民代表會議主席、公安机关負責人、警察局局长、青年联盟主席、工会主席等，不管他們的个人品質及党性如何。

党委会把决定全区生活的舵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在實踐中把党和人民政权机关合而为一，这样就包办代替、或在最好的情況下重复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沒有为党的主要活动分子的思想交流及交換意見創造条件。党机关的真正工作要求党委会有这样的成員：联系群众，为群众所熟悉爱戴的同志——不管他們的职位如何——在党机关的監督下并为党机关进行活动的同志。根据这个原則，党机关的任务及其組成應該是另外的样子。为了使党机关直接联系党的基層組織和党及非党群众，并使他們在政治上动員起来，由在党与非党群众中享有威信和获得尊敬的活動家組成的人数减少了的党机关是必需的，这样的党机关对實現党的路綫及把群众的情緒、意見、倡議和要求轉达給党机关也是必要的。党机关不能直接干涉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作为部或中央局每个指令的“保衛者”在社会上出現，不管党与非党對他們的意見如何。它應該把这些意見告訴党机关，并帮助党組織真正辨識这些意見和情緒。

我們在过去几年中就已存在的党工作制度，使党机关过分龐大。有些忘我的忠誠的黨員不只一次地脫離了他們享有威信和表揚、并且有較好的物質条件的地区，經常地被选入党机关，不正确的設立党机关就使得許許多多被調到党机关的忘我的杰出的同志失去了与自己地区的联系，成了执行上級命令的人，陷于例行公事，沒有發展成为政治活动家。

这样的党工作制度一方面妨碍了党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害了許多好的忠誠的党活动家。

党的領導准备彻底改造党的工作制度。这是今天正在进行的，最广泛地吸引劳动群众直接参加我們国家、經濟及社会生活所有部門的管理并使之独立自主的过程所要求的。

有关这些問題較詳細的指示和命令将在拟妥后分發給各級党組織。

在对党机关进行新的选举的同时，应消除过去对某些前波兰社会党活动家所犯的錯誤和偏差。有一部份前波兰社会党的積極分子，过去曾为波兰工人运动的團結进行过一貫的斗争，但因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被排挤在党活动之外。这种情况沒有給党带来好处，而害了这些人。也有一部份前波兰社会党的活动家，在两党合并以前的时期曾表現了某种动摇，对工人运动的統一沒有采取足够的坚决态度。而今天，一部份留在党內的这类人沒有積極参加党工作的可能性，而另一部分仍在党外。也有一些过去被开除出党的活动家。从工人运动統一以来已經有八年了。在这期間，情况变了，人們的觀點也变了。今天應該注意这些問題，使每一个同意目前党的路綫的人都有積極参加我們党和国家生活的可能性。應該弥补对那些过去被無根据地控訴和被监禁的前波兰社会党同志所造成的損失。我們必須要完成对过去的公正的清算，糾正过去对人对党所造成的各种害处。

現在有許多象征，表明許多被排挤的前波社会党活动家很欢迎八中全会的決議，这無疑地反映出了某些人民群眾的情緒。

因此，應該無耽擱地使這些同志能夠重新參加黨的活動，充分地利用他們的業務知識和政治經驗。（鼓掌）

政治局已成立了一個由洛加索文斯基、巴蘭諾夫斯基、雅布龍斯基、莫蒂卡·薩博爾斯基和維爾布蘭同志組成的委員會，迅速研究和解決具有中心意義的前波蘭社會黨活動家問題。

各省、市，如果需要的話，甚至各縣的類似委員會也應立刻開始工作。

應該在所有有根據的情況下，保證正確地使用被不正確地排擠在政治活動之外的工人運動的老活動家，不管他們是波蘭共產黨黨員還是波蘭社會黨黨員。（鼓掌）應該在不排除補選擁護八中全會決議的前波蘭社會黨黨員入黨委會、甚至黨機關常委會的可能性的同時，應該首先創造條件，使他們有可能作黨機關的候選人。讓合併後的黨員、也就是前工人黨和社會黨黨員選那些賦有最大信任的同志擔任自己所在黨組織的領導人。而八中全會的決議對所有人都有約束力。在選舉黨的領導機關時，最重要的問題是把那些能最好地實現這些決議的人選入領導機關。

黨領導機關的選舉應該儘快進行，因為問題在於要使全黨擁有用民主的方法選出的、享有所有人、至少應該是絕大部分黨員的深刻信任的各級黨的領導機關。黨有了這樣的黨的領導機關就永遠不會像以前一樣脫離工人階級，脫離全國人民。

選舉黨的領導機構目的在於加強黨的領導作用，使之和工人階級及全體勞動人民保持更為準確的聯繫。在這些選舉中，必然會從黨的領導機構中落選一定數量的好的同志及優秀的積極分子。必須注意到這一點。也必然會有某些領導質量不高，甚至領導水平很低的人進入黨的領導機構。這我們也要注意。前面所說的那些優秀的和自覺的同志，應該經常公開地站在黨員面前，告訴他們關於自己過去的工作及擺在黨組織及其新選的領導機構前面的任務的真實情況。可以並且應該承認自己所

有的錯誤，而同时每一个党的积极分子都有权利及义务，向党员指出应该如何工作，来实现八中全会的决议，使党生活及人民生活中的伟大改革过程进行得正确，也就是说来加强波兰人民政权的基础。

只有这样，那些未被选入党的领导机关的优秀的积极分子才能在短时期内重新取得党员群众的信任。而现在党领导机构中才能不大的人将很快受到自己的选举人的评价，不久一定会被较优秀的同志所代替。

在党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将使党的机构缩减。某些同志可能因此而不安，因为在他们面前发生了特别的工作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首先应保证一批人有可能在工厂工作，而使另一批人就新业。对于后者我们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必须十分关怀。党的地方领导机构必须保证有某种专长的党员回到各种有关工厂工作。

我们党特别重视工厂的党基层组织，因为工人自治将如何进行，如何在工厂管理和领导方面实现既定的巨大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它们。因此，工厂中需要有尽可能多的在政治工作中有经验的并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同志。在那里，他们将成长为工人阶级真正的活动家和领袖。

党的机构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大部份最有觉悟的党员的岗位及其党的活动的范围首先是工厂。那时党将最好地最有力地与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对党最有效的实现它的计划说来，没有比深入地与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的联系更为重要了。（鼓掌）

全党的工作，特别是党领导部门的工作，现在由于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采用了党生活和国家生活明朗化的原则而容易作了。党的领导和政府现在公开地谈论那些在过去不谈的问题。但党内的通报还没有赶上去，这一定要加以改善。与实现或准备实现八中全会所制订的计划有关的许多工作及国际事件使改善党内通报的工作耽搁下来了。

我們最近的任务

党的領導現在把在全体人民意識中加强波苏友誼的意义的問題提到政治工作的首要地位。新形成的基础得到了苏联党領導人的充分諒解。我們希望在这个基础上与我們东方邻国建立良好的和朋友的关系,以及我們党与苏联共产党間的兄弟关系。因此必須更坚决地反对那些反对波苏友好的搗乱分子和挑撥分子的行动。可以并且有必要与在政治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进行爭論,但对那些有意識地、甚至無意識地損害了波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且对真理的言語充耳不聞的人,必須予以無情的驅逐。(暴風雨般經久不息的掌声)这是党組織、国家政权机关和为維持公共秩序及消除波兰国家的敌人所成立的机关的重要任务。

因此,談談几句关于公安机关的問題。

我們准备在最近期間改組公安机关的工作,公安机关的任务范围将予以縮小,仅限于反对間諜活动、恐怖活动以及其他反对人民政权和国家利益的敌对活动。公安机关将屬於內务部,因此公安事务委员会将取消。

最近时期对公安机关發出了許多批評和攻击。必須指出这不是毫無根据的。在我們全部生活中所發生的偏向,对公安机关的工作加上了特別重的累贅。这是党在使自己和人民摆脱了过去政权所执行的制度后所承認的并公开講过的。有最大过失的人或者已經从公安机关中开除了,或者已經逮捕了。八中全会上成立的党的委员会将研究和肯定是否在中央公安机关中还有严重罪行的人,如有必要,則将作出必要的結論。

我們看到党政領導提出了一切建議来完全消除过去在那些机关中橫行的邪恶。同时我們也不能忘記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絕大多数都是正直的和忘我地同人民政权生死与共的人。許多公安工作人员在解放后头几年內与武装的反动地下組織的斗争

中貢獻了生命。這一點永遠都不能忘記（暴風雨般和經久不息的掌聲）。

同樣也不能將某些公安機關所發生的偏向和罪行擴大到整個公安機構及其所有的工作人員身上。公安機關進行了并繼續進行着深刻的改造過程。

公安機關的價值，公安工作人員出身于工人階級的隊伍以及他們與黨和人民有強有力的聯系，這些在八中全會的轉折性的日子裡從他們的態度上得到了證明（暴風雨般的掌聲）。公安機關的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和全黨及我國所有進步力量在一起堅決地捍衛人民的利益，他們全心地擁護我們生活中的轉變，準備使任何反對黨的領導所指示的政治路線的行動化為烏有。公安機關經歷了偉大的革新過程，了解了自已為人民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事業的任務。

公安機關有警惕性及忘我的工作在今天是十分必要的，因為那些庇護一切反動的修正主義的企圖的國際反動勢力正在加強着他們的間諜活動及破壞、宣傳活動。在這種形勢下保衛內部秩序和國家安全的機關應當受到特別的關懷，并在他們困難的責任重大的工作中給予他們幫助。

同志們！要求黨組織特別是在國家機關中工作的黨組織應予以特別的注意和加深努力的經濟任務中被提到首位的是義務交售的問題。在這方面過去出現了嚴重的忽視與延誤。必須盡速消除它們，黨組織，特別是在農村進行活動的黨組織，應該利用一切可能以便更快地實現義務交售。同時中央和省的報刊應對這些問題予以特別的注意。

目前擺在全黨面前最重要的任務是開展議會議員選舉之選舉前的活動。我們黨以在八中全會上提出的活動綱領來參加選舉。我們黨的議員候選人將在人民陣綫委員會所提出的共同候選人名單中確定；在該名單中，除了我們黨的活動家外，還有統一農民黨、民主黨的代表以及基督教團體的代表和非黨活動家。

因为候选人名单上确定的人数将多于选区应有的議席数目，所以正确地選擇爭取被选入新議会的我們党的候选人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应将最有声望的活动家，与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有着堅強与深入联系的人們，在最近时期能够加强与人民联系的人們以及保証很好完成議員的义务的人們列入候选人。候选人产生的方法还未确定，这需要与人民陣綫組成內的其他的党派和团体协商。但这对選擇候选人和征求党和非党人士对每一候选人資格的意見沒有妨碍。我們党認為，議員候选人应在本选区内参加选举的各党派和团体之間取得諒解的原則下提出来，也認為，这些候选人应予以审查，并受广大选民首先是在工厂的大会上、农民团体中以及劳动知識分子团体中的意見的評論。

这种运动的結果，可能会提出新的候选人，因此也会有必要再进行一定的候选人挑选工作。候选人按每一选区規定的数目最后的提出，应在权威的和以民主方式召开的本选区人民陣綫的會議上进行。参加这种會議的应有代表們即人民陣綫区委会委員們以及在大会上选出的大多数工厂、农民組織和知識分子团体的代表們。在会上将最后地决定将候选人中那些人列入选举名单。党的組織和領導应在选举前的运动中和人民陣綫的一切党派和团体特别是和統一农民党进行合作，統一农民党是除了我們党外第二个最重要的国家政治力量，能够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团結在人民陣綫綱領的周圍，团結在我党八中全会所通过的決議的周圍。

当前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号令

同志們！国际舞台上的事件，首先是英、法、以色列反对埃及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活动，在不小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形势的改变；繼續殖民主义的英国和法国在近东燃起了战争的火焰。这种政策理所当然地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譴責，也遭到波兰人民的譴責。

我們的黨在告全國人民書中對在匈牙利發生的事件也表示了態度，實現八中全會給我們指出的目標，改變我們國內形勢，要仰賴我們自己，要仰賴全國人民緊緊地靠着黨和政府的領導的方針。

我們多次地聽到人們要求黨和政府的領導對工人階級、對全國人民要說出事實的真相。今天我們說出了事實的真相，波蘭決不會陷於今天匈牙利所處的境界，應該嚴格地、毫無條件地完成黨和人民政府的委託（暴風雨般經久不息的掌聲）。

在我們所處的这个困難的時刻里，我們強有力的、團結一致的和積極活動的黨是內部安靜的最大保證（暴風雨般的掌聲）。

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所有任務中，最重要的正是加強和活躍擁有 150 萬黨員的黨。這不僅要依恃黨的領導的正確政策，而首先要依恃你們這些黨組織的領導者及各地區成千的黨的積極分子。

每一個熱愛自己國家的和對自己人民的安全具有責任感的波蘭人都了解今天这个歷史性的時刻。但也有昏頭昏腦的公民和同志，他們不是理智地行動着，而只是感情用事；也有不負責任的人，也有冒險分子，他們只能叫囂而不能思想。

堅決反對各種不負責任的和危險的放肆言行，是波蘭工人階級、波蘭的愛國青年和整個有覺悟的社會的神聖義務（掌聲）。

為了祖國的利益、為了我們家庭的安靜，我們不允許冒險分子和滋事分子。形勢的嚴重性要求我們像在十月的日子裡一樣堅決地表示團結和安靜，以便我們在這困難的時刻里，團結在黨和政府新的領導的周圍，支持黨和政府大膽周密的政策，支持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化和波蘭主權的活動（暴風雨般的掌聲）。

同志們！我們每一個人要在自己的崗位上安靜地工作。我們要在黨的面前，工人階級的面前，全國人民的面前和我們人民國家的面前最好地完成任務。這就是我們目前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號令（暴風雨般經久不息的掌聲）。

哥穆尔卡在华沙的全波积极分子 会议上的发言

(1956年11月29日)

亲爱的同志们，公民们！

在人民的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些日子，这些日子像疆界标志一样把人民生活的一个时期同另一个时期划分了开来。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十分紧张的10月里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会议的日子，就是属于这样的日子。

今天，当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引起全体人民生活转变的决议）结束以来还只有几星期的时候，当然不能说，八中全会的一切决议都已经执行了，因为在八中全会上拟定的是革新我们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广泛的纲领。

实现八中全会决议中宣布的许多原则需要许多年的时间。要达到已提出的目标，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这条道路并不永远是轻松和平坦的。八中全会规定的行动纲领要求我国千百万公民创造性地、紧张地努力工作，首先要求全体人民自觉、镇定和有耐心。

虽然我们只是站在新道路的开端，然而自八中全会以来的短短时期内，在八中全会决议中占第一位的、波兰人民的主要的和原则性的要求之一已经实现了。

我们说过，我们看到波苏关系中存在的某些不正常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在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像波兰民族这样敏感地对待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的民族。这种敏感性是我们人民的历史发

展的产物。波兰国家十个世纪的悲剧和被邻国侵略者瓜分的波兰民族世代代遭受的奴役，在我们民族心理中加深了对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问题的特殊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是其他长期以来就是独立的民族所不能了解的。

在战后的波苏友好关系中有着一些刺激波兰人民的事实。其中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在从苏联遣返波兰人的工作方面产生困难和拖延，缺乏详细规定苏军暂时驻留波兰境内的法规，波兰以特别价格供应苏联以煤的问题以及其他或多或少重要的问题。国内外敌视波兰人民政权的敌人在这些对人民和我们党说来是细小的问题上挑拨是非。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对苏联和反对波兰国家切身利益的造谣生事的宣传。

照这种宣传说，我们国家中的这一切缺点和毛病，都应当由苏联负责。只要市场上感到缺少肉或油，反动宣传就在煽动，向人民说，这是因为苏联把我们的肉和油弄走了。又譬如说，供应农村的水泥的数量一直不够，于是“自由欧洲”电台的先生们就硬要农民们相信：他们买不到水泥是因为波兰把国内生产的一半数量的水泥都出售给苏联了。

好像对波兰所发生的一切，对党和政府的政策，对生产和贸易都应当由苏联负责。

敌视社会主义和反对人民政权的人们的政治利益，过去和现在都要求在波兰人民中广泛进行荒谬透顶的反苏宣传。可以想像，他们在听到早先在波苏关系中的一切不正常现象都消除了的消息时会感到多么沮丧。我们把他们进行混淆是非宣传的一个最好的把柄取掉了。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同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的谈判和会谈以及在联合声明中陈述的这次谈判结果，是双方的明智政策的巨大成就。

八中全会提出的在波苏相互关系方面的要求，在今年10月

30日苏联政府發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間所应有的关系的宣言中得到了肯定和承認。

今年 11 月的波苏声明涉及波苏关系的部分只不过是再从形式上肯定一下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早就承認的那些原則。在平等和尊重主权的原則上建立的波苏关系有时被認為是波兰单方面的胜利。这种估价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歪曲了这个問題的本質，而这个問題的內容是屬於社会主义本質的。

波苏关系的正常化，在平等和尊重主权的原則上建立这种关系，这是波兰和苏联双方的胜利，因为我們的共同事業胜利了，社会主义思想胜利了，社会主义思想只知道有一条法制——大小国家一律平等。

在現在还不是統一的、而是分裂为两个相互斗争的陣营的世界上，人类命运正处在决定性的关头，天秤上这一端的法碼的重量还没有重得可以使人类按照自己的衷心願望沿着持久和平的道路前进而不被拖进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在这样的世界上、在这样的情况下，遺憾的是，社会主义的法制——一切民族平等、社会主义的原則，同工人階級国际团结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原則——一国不干涉另一国内政，有时也可能被歪曲。

我所指的是匈牙利的悲剧事件。大家知道，这次事件被一切敌視社会主义的势力利用来进行反对苏联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瘋狂运动。

我們党已經發表过自己对这个問題的意見。我們深切感到遺憾的是，匈牙利局势發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要根据匈牙利政府的請求在这个国家的内部斗争中使用苏联軍隊。然而，即使事情發展到这种干預地步，我們都很清楚，每一个人也很清楚，苏联不是在匈牙利找寻經濟剝削地区，苏联并不打算从匈牙利人民的劳动中获取物質利益和把匈牙利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这种干預在性質上和西方国家对埃及的軍事干涉不同。对

埃及的干涉不仅是反对埃及的民族主权，同时也是破产了的、給許多国家带来政治压迫和經濟剝削的殖民政策的繼續。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特別大声叫嚷反对苏联干預匈牙利事件的，恰恰就是那些把自己的政策和希望寄托在只不过是来自另一方面的外来干涉上的政治人物，这些人用他們那种說得天花乱墜的广播宣傳，用他們提出的帮助进行所謂解放的諾言来煽动匈牙利的敌对分子，也就是这些人應該对匈牙利土地上所流的血負不小的責任。

很遺憾，必須指出，匈牙利有一些人相信了这种援助的諾言。而这种“援助”應該被看成是利用匈牙利問題来發動世界大战。匈牙利人民的不幸在于党沒有及时領導起滿足正当要求的斗争，党沒有去領導符合人民主張进行必要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要求的發展过程。

波兰的情形就不一样。因此，我們的改革現在和将来都是在社会主义領域內的改革，因此，大的轉折是在和平而順利的情形下完成的，因此，达到了建立在社会主义平等原則上的波苏关系的正常化。莫斯科会談的結果和波苏声明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应当有的那种关系的榜样。我們深深相信，苏匈关系也将建立在这些原則上。我們說这样的话是根据我們自己的經驗，并且考虑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代表們充分了解了我們在莫斯科最近会談期間所提出的正当要求。

在这些要求中占主要地位的就是供应煤的問題，波兰是根据 1945 年 8 月 16 日的协定而承担义务供应这些煤的。这个协定是对波兰不利的，因为它規定要我們以很低的价格卖出一定数量的煤。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貿易协定。这是波兰的义务，就是用煤来补偿苏联放弃划归波兰的前德国領土上的德国财产而移交給波兰这件事。

我不想在这里研究这个問題的法律方面。1945年波兰政府同苏联政府簽訂了对波兰不利的协定，这是一个事实。9月前

的波兰的政府同其他国家签订的各種国际协定在某种意义上來說也是这样的协定。

在各国之間的关系中通用这样的原則：签订条約的任何一方必須遵守条約上的一切規定，那怕是这种条約給某一方带来了严重的損失。政府可以更替，但是签订的条約仍旧不变。在討論波兰就同苏联签订的对波兰不利的协定方面提出的要求时沒有采用上述原則。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却是按另一种方式对待已签订的波苏协定的問題。这个协定对波兰不利的那一面是同在斯大林生前所形成的那种不平等关系有关的。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决定徹底鏟除过去一切違反社会主义原則和違背社会主义国家平等的現象，因此苏联方面接受了我們提出的有关过去时期的事情的要求。

苏联政府在結算波兰根据 1945 年 8 月 16 日协定供給苏联的煤的时候，承認波兰根据世界市場的煤价所提出的要求，这项要求为数約达五亿美元，苏联政府将波兰在过去时期由于取得各种貸款而积欠苏联的債務中相应地减除了这一笔数目。

附带应当提到，战前外国資本家从我們的国民經济中取得了大量的利潤和股息。从来沒有人要求归还波兰工人所創造的这些利潤。原本可以建議那些形形色色的“复兴派”政治家們来解决这个問題，他們对波兰現在的主权如此敏感，可是当他們自己統治波兰时，他們却不願意知道和看見波兰国家主权受到剝削我們經济的外国資本家破坏这一个事实。資本家永远不会將他們拿走了的而理应屬於波兰人民的東西归还給波兰人民。否則他們就不成其为資本家了。

而苏联却承認了我們公平的要求，它不問波兰政府过去承担的条約义务，还給我們在已供給的煤方面的差价。（鼓掌）这个事实不能仅仅看为狹隘的財政範圍內的事情。在估价波苏关系方面發生的变化、估价由于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国家內

部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之間和党之間关系方面曾經产生的偏差被消除而發生的变化时,这个事实的意义就特別有力。

苏联政府也同意共同研究和肯定我們对經過波兰国家铁路上的过境货运的要求。这方面指的是过去曾經一度按压低的運費付款的货运。

双方将共同研究和决定我們其他一些細小要求,如关于暂时駐留我国境內的苏联军队使用我們的交通設備的問題。波兰除了以賒买方式所得到的谷物、以及用以支付貨物的为数七亿卢布的新貸款之外,苏联还同意取消波兰在1947年接受的所謂剩余軍事物資貸款所欠下的大約一亿一千万卢布的債務。这个数目相等于波兰至今还未偿还这笔貸款的剩余部分,它也包括在波兰从苏联得到的超过二十一亿卢布的貸款总数之中。

說到这里我也想指出一点,在战后波兰也从美国得到大約三千八百万美元的所謂剩余軍事物資貸款,我們用这笔貸款購買了美国军队复員后留下来的汽車及其他物資。用这些錢購買来的装备早就損毀了,但是波兰至今为偿还这个債務每年要付出一百三十万美元本金,和用黄金支付約七万美元的利息。

波兰政府还承担着波兰流亡政府向英国欠下的、用以維持在战争期間的波兰行政机关、学校和国外波兰难民的所謂战时債務。

不論是“剩余軍事物資貸款”,不論是战时債務,当然都給我們的收支平衡增加負担。我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外国的宣傳在波兰的某些人士中制造了这样的看法:似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准备給波兰以重大帮助,而波兰政府則反对这种援助。对于这个问题波兰政府已經公开地發表过声明。上面所举的波兰欠美国、英国債務的二个例子,也許可以作为外国广播电台宣傳援助波兰的具体的好題目。如果这样,那就請首先提出取消波兰国家上述債務的要求。(鼓掌)

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政府代表团还解决了波兰人民所关心

的波兰人从苏联遣返回国的問題。(掌声)苏共和苏联政府代表在这个問題上不加討論就同意了波兰代表团的立場。双方通过了一項原則：遣返範圍应当包括被分开的家庭，即包括那些在波兰有親屬的人和由于不得已的原因、例如生病、軍役、居留集中营或者是被放逐等原因而不能在1945—1947年遣返的人。

苏联政府还同意遣返那些服刑的波兰人。遣返办法或者是提前釋放，或者是把他們移交給波兰当局。遣返問題将由双方締結專門的波苏协定来加以确定，由于缺乏这种协定，一直到現在妨碍遣返的速度。

双方还拟定了規定临时駐扎波兰西部边境的苏联軍隊的地位的基本原則。关于苏联軍隊临时駐扎波兰的問題是同整个的国际局势、我們西部边境的安全、苏联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的安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特别是同西德的重新軍国主义化、外国軍隊在德国領土上駐留以及某些西方国家参加大西洋联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党和行使国家政权的人、特别是波兰統一工人党和它的領導机构，对国家的政策、对人民和国家的命运負有重大的責任。任何錯誤的政治措施、任何未經深思熟慮的決定都会給全国人民招致無窮尽的危害。無論是我們和我們的人民一分鐘也不能忘記，西方国家直到現在都不承認我們的奧得—尼斯边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复仇主义集团不想放弃改变我們西部边界的修正主义計劃和陰謀，甚至那些把自己列入民主党和工人党的德国党派，直到現在也沒有采取反对修正主义的立場。

我們應該永远記得1939年的九月悲劇。凡是經歷过这个悲劇和記得这个悲劇的人，就应当关心我們国家的安全、我們边界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

波苏联盟对当前和未来的波兰是關鍵性的問題。我們再一次郑重声明，只要对外关系的情况不足以保障我們国家的安全和完整，我們將認为一定数量的苏軍部队駐留波兰是适宜的。

(鼓掌)

至于談到各国之間的关系，那么我們同社会主义陣营的联盟和我們在社会主义世界的地位就是我們主权的基础和決定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东西。在这条道路上，我們已經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們党主动地設法消除波苏关系中所存在的一切足以妨碍这种关系的改善、并且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相符的东西，党今天可以告訴全体人民，这个任务已經完成了。

依照第八次全体會議的決議和苏联政府在今年10月30日所發表的宣言，波兰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国之間的相互关系建立在双方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以及不干涉內政的原则的基础上。(鼓掌)

这个重大的事件在波苏关系中打开了新的一頁，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主义中的新的一頁。日益紧密亲近的友好、合作和相互了解的关系把我們同另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团結在一起。同人民中国的亲密关系总共只有七年历史，但是这一段比較短的时间彻底証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們經過考驗的好朋友。(鼓掌)

中国政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关系問題的声明以及其他許多主張是同我們党的观点完全吻合的，中国的这些主張是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成功地發展的、中国共产党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立創造的成就。

亲密的友好关系和最切身相关的共同利益把我們同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团結在一起。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也是这样。我們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不仅已經正常化；而且完全消除了以往的岁月中那些曾經分裂过我們两个国家的东西。

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波兰的变化的意义和我們党的政策都有一致的看法。我們認為，这是不足为奇的。我們相信，我国事件的發展将証实在我們的条件下我們所走的道路

是正确的，毫無疑問，我們也將对整个工人运动的經驗作出貢獻。我們熱烈要求，世界各國之間的关系建筑在友好和和平的基础上。波兰希望促进这一点。

凡是明白使用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的可怕后果的人，决不会主張用战争来解决世界各國之間的爭端和矛盾。我們將不遺余力地为改善同一切国家（只要它們也有这个願望）的关系以及同这些国家建立經濟和文化合作而努力。

我們也願意同世界各國討論同双方有关的政治問題，来求得这样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要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国际緊張局势的緩和，有助于在各种爭端上使彼此的看法接近，促进和平共处的原則的胜利，促进国际經濟和文化交流的發展。

第八次全体會議在消除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偏差和异己的渣滓的範圍內使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方面所提出的任务以及包括全部經濟問題的任务（其目的是要形成适合于我国条件的特有的社会主义形式）还仅处于实现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

今天对上述問題作出初步結論虽然还为时尚早，但是根据过去几周中自己的和別人的經驗，还是可以談談这个題目。

先談談我們的党。我們不打算、而且也不应当把波兰統一工人党工作中的任何錯誤、偏差以及它們的后果縮小。我們不願意、也不应当把过去的坏的一面都归罪于我們党进行工作的客觀条件。

波兰統一工人党在工作中犯过錯誤。波兰統一工人党在某些問題上并不总是对的，它的政治路綫并不总是正确的，然而有一件重大的功績使它無愧于工人党这一称号，这就是恰是黨員群众、首先是党的中央領導人員当着全体人民对这种錯誤进行了尖銳、無情的批評。

这种批評在党内、在党的積極分子队伍中产生出来，在中央委员会的几次全体會議上展开，終於在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上对党的政治路綫和領導机构的成員作了必要的改变。我

們黨毫不猶豫地把這種極大耻辱的原因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人民，雖然真情往往是于自己的黨員不利的。

沒有一個黨，沒有一個人能夠在實踐中不犯錯誤，因為這是沒有法子辦得到的。但是很少有過這樣的人，在我們黨的歷史中更難找到這樣的人：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不僅把自己活動中好的方面告訴人民，而且也要報告壞的方面，並且有勇氣這樣做。要敢于走這一步，必須要對自己所說的話，對自己所執行的政策，有重大的責任感。對我們黨的壞的一面的批評來自我們自己的隊伍這一事實，使我們有權利向那些只看見我們黨的錯誤而不願看到其他東西的人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他們從來也沒有具備我們這樣的勇敢精神？為什麼他們從來也沒有把他們在對人民和波蘭國家的命運負責或局部負責的各個時期所犯的許多後果更嚴重和悲慘得多的錯誤告訴人民？（鼓掌）

我們要問：哪一個黨曾經承認自己對波蘭在1939年9月的崩潰負有責任？（鼓掌）哪一個黨曾經有勇氣告訴人民，華沙起義——對這件事負有責任的不是一個黨，而這次起義使華沙居民血流成河，使波蘭首都變成一片廢墟——是後果悲慘的輕舉妄動，是不能原諒的政治錯誤。哪一個多年來支持沙那茨政權和波蘭反動派的反蘇政策的黨曾經承認，從國家和波蘭人民的切身利益的角度的角度看，這種政策是有害的，並且給波蘭造成了無數危害。要知道，由於這些錯誤，由於這種錯誤所產生的反動政策，波蘭人民付出的代價是落入希特勒的控制之下，付出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在經濟上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華沙還有成千成萬人住簡陋的小屋，住地下室，住頂樓，或是狹窄的公寓。他們以及人民政權的肩上沉重地壓着那些多年來統治着人民的人的虛偽、有害政策的遺產。

對於這一切難道沒有人負有責任嗎？難道這一切是什麼不可避免的历史必要嗎？今天有人向我們黨扔石頭，看到我們眼睛里的灰塵，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砂子，這種人有什么道義權利

可以这样做呢？（鼓掌）

錯誤不足以說明我們黨的政策，足以說明的是國家從戰爭的廢墟和經濟衰落中復興起來這一事實。在經濟政策方面所犯的錯誤，不至於掩蔽生產力的蓬勃發展、我們工業的發展和國民收入的不斷增加。儘管我們現在在經濟上經受種種困難，我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是令人滿意的。一兩棵樹遮蔽不了森林。誰只看到我們黨的活動中的錯誤，那就是什麼也沒有看到。正是那些什麼也沒有看到或是不願看到的人，才認為我們黨的八中全會所宣布的爭取人民全部生活民主化的新政治路線應當最後恢復資產階級民主。

八中全會的決議雖然也得到這些人的殷勤支持，然而這些決議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一個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之後應當會有另外一個階段來到。但是，他們不能清楚看到，究竟在第二個階段要發生些什麼，如果不是恢復戰前舊的地主資本家的關係的話。因此，我們必須打消這些階段論政客們、即資產階級政客們的一切妄想，不管他們是在怎樣的幌子底下活動。（鼓掌）

波蘭統一工人黨以全力打擊過去時期內歪曲社會主義思想的偏差和錯誤，並不是要使資本主義關係在國內復辟。黨對過去不好方面的批評，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建設，鞏固波蘭最好的、經常的和民主的基礎。

我們的政策中沒有任何損害社會主義制度基礎的階段，將來也不會有的。（鼓掌）我們只有分階段來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綱領，這是符合所有勞動人民利益的綱領，也是波蘭生活與發展唯一的綱領。（鼓掌）誰反對這樣做，誰就使自己站在界綫的另一邊。我們不打算在波蘭人民中劃分界綫，這也不是我們的政策的目的。可是我們意識到，在波蘭的社會輿論中有各種代表資產階級和資本的階級利益的反動力量存在和活動着。這些力量肯定不会幫助我們改善政治和社會生活，幫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而只會用盡一切方法來妨礙我們。我們甚至有這種活動

的証据。

形形色色的敌視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分子和敗类企圖在我們生活民主化的广闊浪潮中出头露面。这些社会敗类在比得哥熙挑衅滋事,焚毀住宅,企圖破坏某些公共建筑物。出面調处的治安人員遭到抗拒。

我們对那些挑衅分子,敗类和所有破坏公共秩序、行私刑的人,将进行無情的和坚决的斗争。(鼓掌)比得哥熙事件的組織人会受到法院判处的应有的懲罰。讓那些犯罪的人不要指望能够逍遙法外。

在批評过去的錯誤和公正地要求追究責任的浪潮中,往往对过去长期在党、政府和經濟的各种崗位上积极活动和工作的所有的人进行攻击,說他們是所謂“斯大林主义分子”,但是这些活动分子絕大部分当时都是勤勤恳恳地工作,为了人民的波兰曾不惜自己的力量,而現在又积极帮助实现党的新政治路綫。

这些攻击常常不是指向官僚主义者和坏事的真正責任人,而是指向党和人民政权。我們不能容許誣蔑和侮辱正直、忠于社会主义事業的人。(鼓掌)

也可以指出各式各样指望所謂第二阶段来到的陰險政客們的另一種活动形式。这种形式表現在,他們在口头上似乎無条件地同意八中全会的決議、同意各种变革的綱領,但是他們所专心致志的仅是所謂民主自由、政治独立、是怎样才可以打开取得职位的大門。而关于八中全会決議的另一方面、即关于我們的經濟情况、关于公民对国家履行自己义务的必要性,例如农村完成义务交售、关于增加国民經济生产的方法、关于內部安宁和公民紀律的必要性、关于波苏联盟的意义和必要性他們却只字不提。

他們对所有这些問題都不加注意和緘口不談。这些陰險政客首先是著名的以进行特务活动方式来保衛波兰主权的米科拉茲柯先生的門生。(掌声)我們的党不准备阻撓任何一个过去反

对社会主义的人来共同实现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和经济生活民主化的纲领。就是过去拥护米科拉兹柯的人也可以参加和积极地完成这一事业。问题只有一个，他们今天的观点和政治意向是否还是以前的那些观点和政治图谋。谁如果还保持着这些旧东西，他大概是在口是心非地假说支持我们的纲领。不妨向所有不同意我们的人提出一个原则问题：你们的道路是怎么样的？要知道，无稽之谈是不能作为纲领的。

我们明确简单地說：我们在波兰建立的是没有偏差和歪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在为工人创造广泛的条件，使他们能够参加管理全民所有的企业。我们给农民选择经营方式的自由。我们认为集体经营的方式是比个体经营更高级更优越的方式。因此，我们支持乡村中任何形式的合作，并且将帮助合作的发展。我们为技术知识分子和科学工作人员创造了在旧波兰从来不曾有过的发挥创造思想的条件。我们消除了手工业自由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我们甚至在建筑材料生产部门甚至其他部门创造发挥私人主动性的条件。

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创造社会主义形式，使它适合我们的条件。我们有足够力量这样做，我们会作到这点。

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因为我们自己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所以特别着重同苏联的友好和联盟，不仅是因为有共同的社会主义思想团结着我们，而且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保证我国安全的基础。光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不能保证国境的安全。

我们在为和平、为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合作而斗争。（掌声）简单說来，我们的纲领就是这样。谁有其他更好的、更现实的纲领，就请他向人民提出来。

没有纲领的政治家们可能回答我们說，你们的纲领中没有列入我们对一切政党应有自由的要求。的确，我们纲领中没有这一点。这一点不足的原因非常简单。给一切政党自由也就意

味着給資產階級政黨自由。在這個地方我們再次提出一個問題：這些資產階級政黨——我們的政治敵人在為它們爭取活動自由——有怎樣的綱領呢？我們的政治敵人是不是以為，他們向我們說資產階級政黨希望在波蘭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就會相信他們。（笑聲，掌聲）這好比：一個在衣櫥里被發現的情人向主人解釋他是那裏等電車。（笑聲，掌聲）一句話，可以同我們的綱領對立的只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而我們的政治敵人沒有勇氣向人民說明這點。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不僅會遭到工人階級的堅決拒絕，而且不會被全體勞動人民所接受的。

波蘭擁護資本主義復辟的人從外國帝國主義中心得到鼓舞。對這些中心來說，波蘭有重大的意義，而我們國家的命運如何，他們是根本不顧的。在歷史上，波蘭的土地不只一次地成為從西方向東方進軍的過道。在1939年，統治着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想把波蘭引上毀滅的道路，不願意同蘇聯合作去抵禦希特勒的侵略。當時，波蘭的土地又成了希特勒軍隊往東進軍的寬闊大道。直到現在，在主張重新軍國主義化的修正主義集團中，在各種各樣主張通過戰爭樹立和平的人的政治打算中，“東進”的口號還沒有死亡。

帝國主義者決不反對把波蘭變為反蘇基地，使敵視蘇聯的政治勢力在波蘇邊境重新活動。可是要對這種陰謀付出代價的却是波蘭人民。

為了我們自己的、民族的、國家的和社會主義的利益，波蘭必須始終堅決無情地反對各種想通過自願或強迫方式變波蘭領土為軍事“東進”的過道的企圖，因為果真那樣，波蘭自己就不得不付出很大的代價。

那些主張給一切政治黨派自由的人批評我們，說我們在綱領中沒有規定這種自由，那麼他們是不是要建議我們把波蘭的政治地理位置加以改變，把波蘭搬到地球上另外一個地方去，或者搬到其他的星球上去呢？我們把這個留給他們來干吧。（笑

声,掌声)

沒有人能拿出別的现实綱領來同我們的綱領相抗衡。自由、獨立和自主的波蘭只能是社會主義的波蘭,只能是波蘭人民共和國。(掌聲) 只有這樣的波蘭才能够存在、發展、積聚力量、使自己的關係民主化,保障人民有廣泛自由,保證人民的工作與和平,保證能有人民福利不斷提高的遠景。

不可能存在另外一個波蘭,也就是說除了我們黨提出來的綱領以外不可能有別的綱領。我們通過最近幾周的實踐證明,八中全會的決議不是空話。我們是立刻就開始實現這些決議的。

最近,由於我們黨根據同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所達成的協議而提出的倡議,成立了各政治黨派中央協商委員會。在我們黨內10月所發生的變化的影響下,民主化的過程波及了波蘭的所有政党和一切社會團體。過去一直是消極的成員發言了,他們公開表示自己的意見,把他們所信任的人選到自己團體的機構中去。

在這種情況下,各政党和社會團體間的合作就有了新的內容。因此全國各級協商委員會的組成就是國家生活民主化的道路上的一个新的步驟。

中央協商委員會決定在各省和各县中成立協商機構。這些委員會的活動主要將集中在新議會的競選和選舉時期中。各政黨協商委員會的設立不僅是為了讓它在選舉時起作用,而且也是各政黨間常設的協商機構。它的任務是:加強各政黨的相互合作,組織國內政治生活,解決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動員自己的成員,並且通過他們動員全國人民去完成波蘭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綱領。(掌聲)

波蘭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與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方法的區別還在於:它把同其他非社會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然而支持社會主義的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合作作為基礎。

这种合作是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通过消灭人对人的剥削改变社会关系，是符合这些党派的愿望的。

我们这个以科学的社会主义原则为活动基础的党同不承认这些原则的哲学方面的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之间的这一主要接合点，正在消除我们之间的对抗矛盾，并且成了相互合作的基础。（掌声）

进步天主教会也可以参加建设社会正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业。（掌声）近来我们为这一教会的公开活动创造了广泛的可能性。

现在已恢复了维欣斯基红衣主教的教会职务，党和政府还采取了其他许多措施证实自己的诚意，除此之外我们还准备为人民国家、天主教会和它的信徒圆满解决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解决的一切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是目前政府代表和教会代表谈判中讨论的对象。（掌声）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也创造条件，以消除教会和国家间的磨擦，在波兰国家漫长的历史上这样的磨擦是不计其数和相当尖锐的。

我们相信，整个教阶和所有僧侣在获得宗教活动的完全自由后，不会利用这种自由来实现同宗教毫无相同之处的目的，我们相信他们自己的立场会支持人民政权，并且将永久注意到祖国和人民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为了巩固我们大家的祖国——人民波兰，我们还将寻求能把我们同进步的天主教徒团结在一起的东西，而不是把我们同他们分割开来的东西。我们一直强调，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民主化发展在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内进行。但是这种范围绝不是一经确定就永远如此的，也就是说，这种范围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我们深信，社会主义不再有任何限制每一个人的活动自由的范围的时候总会到来，我们的这种信念的根据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是表达全体劳动人民的最衷心的愿望和利益的。

今天，这种范围是有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从包围我们的国内

外的階級條件產生。歷史教導我們，在階級社會的條件下，給予各種主要的社會力量以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將會導致消滅民主和自由，產生法西斯專政。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的希特勒獨裁就是雄辯的例證。我們黨八中全會所實行的民主化範圍能夠不斷擴大，只要是民主不被資產階級的 and 反動的勢力和傾向利用來破壞和削弱社會主義和人民政權的基礎。

國內的和平和秩序、彼此合作的各政黨的規模創造性工作、各個社會團體和各種組織創造性地參加執行波蘭可能有的同一綱領，即建成社會主義的綱領，將有利於擴大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範圍。而情況相反，那就必須縮小這種範圍，採取保衛我們的制度和人民政權的手段。

換句話說，民主自由的範圍取決於隨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而產生的條件。

同國內廣泛的政治生活緊密地聯系着的重大問題，首先是我國經濟生活不夠發展，也就是要增加工農業生產。必須遺憾地指出，無論是報刊，或是政黨以及許多社會團體直到現在都還對這個問題注意得太少。到處還是把政治問題看得比經濟問題重。

甚至有這樣的人：他們以為，他們越是多談和多寫自由和民主的問題，國家也就越加一帆風順。同志們，一方面享有廣泛的自由和民主，同時卻流落街頭或者餓死，這是可能的。

波蘭工人階級知道這樣的民主，並且毫不吝惜它。儘管廢除了波蘭欠蘇聯的債務，儘管獲得了新的貸款，波蘭的經濟情況部分還是困難的。

特別是，1957年將是市場上商品不能滿足人民購買力的一年。因此，需要使人民的全付精力首先放在生產大量商品上。大大削減煤的出口將使我們的收支差額中產生漏洞。在現在的經濟情況下是無法堵塞這個漏洞的。根據上述種種原因，在我們的報刊和宣傳中經濟問題應當比政治問題占更重要的地位。

这将是整个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所期望于我们的最好的政策（掌声）。

今天我们这个全波大会，是议会选举即将来临的时候举行的。虽然，直到现在我一句也还没有谈到选举的事情，但是，我方才说过的那些话，都是我们党的选举前的主张。（掌声）我们的选举要求都包括在共同制定的全国统一阵线的纲领性宣告中了。我们联合其他的民主党派一起进行选举，并且将在全国统一阵线的共同候选人名单中提出候选人。

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说，共同候选人名单是缺乏民主的标志。我记得，在旧波兰进行选举的时候，为了争夺议席，大约提出了二十七张，甚至更多的竞选名单，也就是说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党派和团体参加竞选。可能认为，那是一种理想的民主。然而，谁都记得，在这种理想的民主下，共产党是不能公开活动的，监狱里关满了共产党员；劳动人民的示威游行被用警察和骑兵队、甚至不止一次地受到扫射的镇压和驱散。

由此可见，那时的民主不是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但是，即使这些甚至也可以不算是有什么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有二十七个党派争夺议席的那种理想的民主究竟给波兰带来了什么，给了人民什么？波兰没有因为那时把它弄得四分五裂的许多政党而强大起来。相反，波兰丧失了自己的力量。这些政党既没有给波兰人民面包，也没有给他们工作。波兰在战前，甚至在经济最繁荣的时期，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生产和大多数农作物的收成都没有达到1913年的水平。城乡各地失业现象普遍。如果有人愿意把昨天的波兰和现在的波兰很好地作一比较，那他不妨统计一下1939年9月以前波兰生活的二十年中建立的工厂、科学机关、高等学校等等一类机关和人民波兰成立以来的十二年中所建立的这一类机关。我认为应当作这样的对比。这是很有裨益的，特别是对于反对人民波兰的人，即维护二十七个政党的民主的人来说。

如果有人認為，目前波兰人民中的議員候選人沒有戰前那么多，那他就大錯特錯了。根據從全國各地來的消息，有些選區，居民本來應當只選出三名到六名議員，然而他們卻提出了數十名，甚至數百名議員。我們看到，波兰政權機關的候選人從來沒有缺額過的。（笑聲）因為有這樣大批的議員候選人，由各政黨、社會團體以及各省和縣全國陣綫委員會委員代表組成的全國統一陣綫區選舉委員會要選出一些最好的和最成熟的人來履行波兰人民共和國議會議員的職務，而他們的名字就將被列入全國統一陣綫候選人名單。

那些在選舉中得到多數票的候選人將當選為議會議員。選民應當知道，未來的議會的工作作得好壞，在不小的程度上將取決於那些將作為人民的代表而在議會開會的人的品質。坐在議員席位上——這不僅是榮譽，這首先是每個議員對選民和人民國家承擔的巨大責任。

我們的黨號召選民：從議員候選人中選出這樣一些人，他們具有最深切的社會責任感，他們能把自己的知識水平和這樣一種願望結合起來，這種願望就是：用自己的知識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即為社會主義的制度服務，為波兰人民共和國服務。波兰統一工人黨將提出這樣的議員候選人。（掌聲）

苏联“真理报”記者：

波兰报刊上的反社会主义言論

(1956年10月20日)

最近，在波兰报刊上日益出現宣傳放棄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論。这可能是很奇怪的，但是这是事实：作为在爭取巩固人民民主制度斗争中銳利的有效武器的报纸竟日复一日地登載这样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动摇这个制度的基础、散布对建設新生活事業的不信任、用同劳动人民思想意識格格不入的外来的毒素毒害讀者的心灵。

不久前，發表这种言論的人伪装成这样：他們似乎在揭露“个人崇拜”的后果，贊成恢复列宁关于党生活的准則。

但是，現在連这样一些詞句也抛弃了，順便說一句，那些曾得到机会利用波兰报刊危害波兰統一工人党和人民国家的誹謗者过去是用侮辱的口气來說这些話的。現在这些人抛掉了假面具，公开地背弃列宁、背弃馬克思。

例子就在眼前。有一个叫弗洛尔恰克的人今天公开向馬克思宣战，他在波兰作家协会机关报“新文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加了一个意义深长的标题：“同西方談話”^①。

这位作者肆無忌憚地要求“終止共产主义陣营为了同群众講話而制定的行話(?)”他指的是什么“行話”呢？弗洛尔恰克不知羞耻地說：“应当終止‘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反动派’、‘建設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口号，因为这些口号是厮杀的口号、是

^① 見本文附录一。——編者

武装革命阶段的口号。现在‘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可能沒有絲毫意义了。”

可見，这个自命为文学家的肆無忌憚的騙子是在厚顏無耻地建議埋葬对每一个無产者來說都是非常神聖的口号，百年来，世界工人階級中的多少优秀人物带着这个口号生活、战斗和牺牲，获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現在他們正在建設和巩固新社会。

弗洛尔恰克先生(是的，叫他先生，因为不可能把一个公开号召踐踏無产階級国际主义旗帜和背弃建設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人叫作同志)竟建議用“新的話”代替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新話呢？

他写道，“应当在跟过去不同的基础上同西方談話。世界化(?!)的無产者——这是过时了的概念。現在应当想一想世界化的人”。接着，他由于意識到这种語言上的混乱是肮脏和不可理解的，于是引用了一个“名叫朗比利奥特的不久前訪問过波兰的比利时記者的話”，在他的眼里，这位記者的威信超过了馬克思。

如今弗洛尔恰克願意为之效劳的这位新出現的預言者說了些什么呢？請看：“我們应当完成的事業是人的徹底(?!)發財致富”。

这位布魯塞尔預言者和他的华沙信徒現在迴避这样一种說法：什么人应当發財和如何發財。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提出这样一种主張：誰能發財就去發財。波兰作家协会机关报就这样地滾到了公开叫嚷資本主义复辟的論調里去了，为了掩飾这种論調，他們竟羞答答地借口“两个体系合而为一”(?)，也就是“联成(?!)一个全世界的机体”。

用波兰作家协会机关报編輯的某种不可理解的疏忽来解釋这个不学無术的作家的肮脏捏造在波兰作家协会机关报上的出現这个事实也許是可以的(但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問題在于，最近这样的文章越来越多地在某些华沙報紙上出現，不管

波兰思想战线上的领导者愿意或不愿意，类似的文章是一种动摇人民民主制度的广泛活动。

我們不必再說，在这种誹謗者的声嘶力竭的大合唱中夹杂着反苏調。三十九年来，我們的人已經听慣了資產階級陣營的誹謗，这种誹謗吓不住他們，然而目前在一个同苏联签订了同盟友好条約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报刊版面上公开进行誹謗运动，当然会使苏联人民感到痛苦。这个运动，像最近几天出现在波兰报刊版面上的言論所表明的，其目标首先和主要是破坏波兰本身的社会主义，这种情况也令人感到不安。

例如，今天“华沙生活报”刊載了叶日·普特拉曼特一篇題为“問題的实質”^①的长篇文章，公开同新出現的攻击馬克思主义的弗洛尔恰克的謬論相呼应。普特拉曼特撒謊說，“我們至今以前所不得不接受的經濟制度”，即社会主义經濟（作者），“無疑地并且無可挽回地破產了”。他竟然允許自己剽竊“美国之音”的政治武庫里的謬言，硬說这种制度似乎“只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在压制批評的条件下，在警察恐怖的条件下才能起作用”，并且号召結束这种制度。

这位修正主义者提出了什么建議呢？像他所表示的，他主張廢除“国家計劃委员会的专政”，消除“各个总管理局的集权”……他所建議用来代替在人民波兰業已形成并且經受了生活考驗的制度的是什么呢？他提出了四个“口号”：“国家生活公开化，分权，民主，自主”。那么波兰人民过去和現在一直在为之忘我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成效的东西——社会主义，又怎么样呢？这个詞兒梗塞在作者的喉嚨里了，他沒有說出这个詞兒。此外，他那整篇文章，就問題实質來說，就是企圖为脱离社会主义找出某种理由。

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同样露骨的公开打算破坏波兰人民的

^① 見本文附录二。——編者

社会主义成果的言論。

这种在波兰某些报刊的版面上展开的、并且变成为对资产阶级分子公开谄媚的反社会主义运动，引起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内忠誠的爱国者、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合理的不滿和憤怒。他們要求制裁利用波兰报刊以达到自己肮脏目的的猖狂的修正主义者和投降分子。

附录一：波兰茲·弗洛尔恰克：同西方談話

（原載1956年10月21日波兰“新文化报”）

来波兰作过訪問的莫里斯·朗比利奥特先生，是“綜合”杂志的編輯，大概，还是这个杂志的創辦入。这是比利时的一本自称为“国际月刊”的杂志。在它的宗旨中包括这样一段話：“我們应当完成的事業是人的徹底發財致富。沒有那一个民族和文明能够壟断真理。动人的活潑的生存的泉源，应当也能够 anywhere 地方出現，并能够帮助形成更世界化的人的类型。这种人必将成为世界公社的真正的一員公民”。

当我讀到这段話时，已經認識了它的編者十多个小时了。关于这些話能够想些什么呢？我們的談話从形式上看来是陌生的，被圍在强烈的雪茄烟霧里的，但这些話是具体的和少加修飾的。我們吸着馬合烟。但我沒有把握，完全沒有把握說这是否就是口味和方式的差异。共产主义陣营为了自己使用方便而制定了一些行話，以便于同群众相互了解，而且很快就相互了解了。因为这些行話發生时的形势是斗争性的。我們說全世界無产者，我們說反动派，我們說建設社会主义。很明显，这些是从斗争性的气氛中所产生的行話，是同分析的唯智主义的精神相矛盾的。我沒有把握、完全沒有把握說，是不是已經是从这些行話中解脫出来的时刻了。何况从为了实践的目的而裝飾以自己的思想的行話下解脫出来，并不意味着取消这种思想。

是因为發生了什么事件，这些日子以来馬克思列宁主义观念必須带着很鮮明的旗帜和挂在口头的、很鮮明的、易于傳播的厮杀的行話而走上街头？是發生了这个：已經不再需要射击，已經不再需要在厮杀的囂声里嘶吼。很久以前就已經可以而且應該有所考虑了。我們假定說在我們的土地上革命开始的武装斗争的阶段已經結束了的話，那末應該消除它的那套艺术、先决的習慣和先决的字彙。應該重新加以考虑，不要把馬克思主义弄成法典。應該把第一批口号：全世界無产者或人民的敌人等等分解成为因素。因为今天每个有思想的人都会突然發現，这些行話的內容已經变得同过去的不一樣了。今天“全世界無产者”这个总的概念意味着什么呢？这样原始和反理智的应用是不可能什么也表現不出来的。請你們試用这办法去呼喚奧地利的無产者吧，十分值得怀疑，他們是不是願意和波兰的無产者联合起来。在奧地利最低限度的薪金是如此的高，甚至于使工人階級不再有兴趣去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并且政府必須人为地引起失業，才能够約束这个階級。与此同时，在波兰却正在进行着爭取基本生活条件的像波茲南那种性質的改变。今天机械地搬用馬克思时代的真实的口号，正是会在口号的对象的眼里敗坏这些口号的声誉。我曾翻开一本波兰版的“新时代”，看到一篇关于西德繁荣的内幕的文章。即使不讀也可以設想到，作者用尽誇張来証明这个国家工人階級的貧穷。在这篇文章里正是証实了这一点。这样，一方面我們真的見到了至今未有的繁荣的德国，另一方面——文章的能說善辯的字里行間，極其不顧与事实的不符，硬要把事情說成相反。該文作者是怎样完成这个戏法，从而达到同客觀真理相距如此遙远的不顧事实呢？他干脆用这个作为理由，就是資本家在德国国民收入中所占有的比例比工人所占有的比例大得多。这是經典的惡意宣傳。他們竭力要說得使人民民主国家里的飢餓的人們相信，賺得黄油面包和电视机的西德工人必須在憤慨中顫抖，因为那些出卖面包和电视

机的人赚了魚子面包和甚至十个或者更多的电视机。不，在这样抽象的原则下，“全世界無产者”是联合不起来的。应该在别的更人道的原则上援引有思想原则的理由。应该动员知识界，写些更实际的东西。是不是說，在世界上的一部分地方，人們生活得很富足，已經廢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剝削的資本主义的負的概念和生产社会化的正的概念呢？那是胡說。看得出上面所提到的、“新时代”杂志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相信这些的，如果他認為有必要用惡意宣傳的謊話來保險的話。我却不相信。

我看到世界粮食和农业組織的公报。今年八月联合国有关部门（經濟—社会組織）在日内瓦已經討論过这个公报。从这个公报可以得出結論，超过世界半数的人口在挨餓，經常吃不飽，世界上半数以上的人口不能够給自己保證最低限度的能量（2200卡）。近东、远东和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主要是吃面粉制的食物和塊根植物，然而缺乏动物蛋白質，如牛奶、肉、蛋、魚、以及蔬菜和水果。营养不足的病，在这一带地区就成为很普遍的病。看了这种公报，我觉得沒有必要捏造生活得很好的西德工人的不幸。我們对于在資本主义中工人是可能有福利的这种事实所采取的不仅是胆怯的态度，而且从理論上說甚至是不成熟的态度。我們很高兴，德国人和奧地利人吃得很好并且穿着很漂亮的皮鞋。我們祝賀他們。但是同时我們要注意到这一点，这一切东西都是超过半数以上的沒有东西吃也根本沒有鞋穿的人們所献出的代价。德国的繁荣并不是由于生产掌握在資本家手里而来的。而一半人口要挨餓，則一定是由于生产資料不是全世界所支配之故。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需要欺騙和責罵，它自己会很好地維護自己。

我愈来愈确信，我們應該把第一阶段革命的战斗工具和起环节作用的思想行話交給博物館，并提議对那些行話感兴趣的人們（他們一定比那占了人类一半人口而又沒有动物蛋白質吃

的人要多)，理智地檢驗性地討論一下，干脆說，慎重地討論一下。最低限度說來是奇怪的，最理智的合邏輯的群眾運動——這就是共產主義，今天用起頭痛粉或麻醉丸來了，却逃避公開的思想鬥爭。假如共產主義採取崇神主義的墨守成規，這就不再和教堂的儀式有什麼區別了，那時，人們會說寧願要教堂的儀式，因為那兒有更多的手勢做作，效果和敬神的香，而這種儀式也不向信徒們要求這種積極性，這種做斷胳膊還要做的事。我把這種事情說的像開玩笑，但是請你想想看，假若用不可觸犯的公式喂育我們而不鼓勵我們去思考，那麼這件事情是否這樣呢？

雖然我說了那麼些旁的東西，但我沒有忘了我的目的。我力求這個：如果除去這來自芬芳的雪茄的煙霧和他表面的驕傲神情，莫里斯·朗比利奧特先生關於世界化的人和世界公民所說的話，和我們所敘述的團結成一個創造力的全世界無產者——若是順次除去教條主義的、庸俗的、自命不凡的話——就相距不遠了。

回過頭來再談談比利時朋友的訪問吧。首先是一般的看法：一個人在自己的國家里，在自己的環境中生活著不是絕對理智的。是稍微蒙住了眼睛，走馬看花地生活著。若從外面來了一個眼界更廣和提出新鮮見解的人，那他就會相信上面那句話。同朗比利奧特先生會見就是這樣，我和他一起在波蘭的西南部旅行了好幾天，在這幾天中我和他談了很多話，那就是這一些不斷的閑談。在這些談話中我們可以成千次檢查我們相互之間的真誠和感興趣的程度。在維也仁耐克家吃過晚飯後，當時間已經很晚的時候，我們站在路旁，在行人的浪潮里熱烈地談論著關於庫力謝維奇（畫家）在初期所畫的船和萬·杜克（畫家）所畫的深紅色的船的綫條相似的地方，這也考察了我們在各不相同的事情上的看法，雖然這是不知不覺的。我們朋友式的談話的藝術和心理是十分複雜和多方面的。有時談到很廣的問題他用點頭和微笑表示會意，有時談到像是萬·杜克和庫力謝維奇的船的那類

問題，認為圖畫是在一個平面上而不是立體的，這是時代的最基本的特點，不是共產黨員也能明白。在談話中也談到最少預料到的問題。為了不虛偽，我們談得很快而且無所不談。假如朗比利奧特先生能夠知道上面的這些感想的話，我願意向他保證，我從這幾天的談話中得到強烈的豐富多彩的回憶。

我們旅行的主要路綫除了克拉科夫外，還有奧斯維辛集中營和諾瓦胡塔。從我們的觀點看來這是每一個外國人來到這個地區所必走的慣路，但從訪問現代的波蘭的人的觀點看來，這條道路是一種譬喻，它使人產生感想。我覺得我和朗比利奧特先生的旅行就像是畫了一個譬喻的弧，這首先是对他來說的，但對我來說也是如此，它使我可以觀察一下波蘭。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逗留了四小時。很幸運，沒有職業的嚮導，一路很沉默，有時最多用十多個字和一些會意的表示，這一切都在深深的沉默之中。我看到那些職業的嚮導帶領參觀的人們參觀這個博物館好像是參觀酒館一樣，這些人在講解那些非人道的陳列品時表現出對自己的職業的滿意。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是很自然的，——是可怕的。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死人營，那里槍殺脫光衣服的人們；也不是在不熱金卡附近的那些池塘邊，那里在空地上用汽油和木柴來燒人。印象最深的是那個像大廳一樣大的堆滿眼鏡的大櫥和同樣大的堆滿鞋的大櫥，那些東西早就褪了色、並且沾滿了塵垢。從這些另碎東西可以假想到四億萬人戴着眼鏡、穿着鞋的樣子，他們就在這裡被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殺死。

在離開奧斯維辛後，朗比利奧特大概說了這幾句話：甚至如果在这个國家中沒有別的東西、別的吸引人的磁鐵，那麼奧斯維辛已經是一塊足夠吸引人的磁鐵了。可以這樣假想：這塊被謀殺了那麼多的人的地方是生活意志的同義字。我力圖了解我的朋友的思想。真的，有在奧斯維辛死亡的人的統計數字，但是沒有從那里生還者的統計數字，就是那些離開了死亡綫的人們的統計數字。奧斯維辛像一座墳墓，但是，也可以在某種想像的程

度上把它看做是比过去生命力更强的生存的起点綫，可以把它看作是这块国土上的一切人的生存的起点。因为莫里斯·朗比利奥特认为波兰是一个各种特殊經驗的儲蓄器，在他的概念中，这个說法和波兰目前的生气勃勃是一致的。按照这个概念，諾瓦胡塔位于同奧斯維辛相对的另一極上，但同奧斯維辛并没有失去联系。奧斯維辛——諾瓦胡塔这个譬喻至少对我来說是說明了对于在克拉科夫演出的“婚礼”所預料到的判断。事情是这样。我认为，我把我們的客人引到这个境地是一件無聊的事，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們沒有弄到任何别的票子。这位外国人能从这个艺术的紛乱的，偏僻的波兰的，苦痛的象征中得到些什么呢。我十分無奈地一幕一幕小声地向他解釋。看来，比利时人很激动并十分感兴趣。他在“婚礼”的内容里看到波兰的生气和热情重新向后倒退的某些現象。这使我处在相反的怀疑主义的境地，因为我认为“婚礼”是一个过去的無望和辛酸的賬目的軸心。

“怀念过去”，朗比利奥特先生提起了这句话并証明这句话是不对的。怀念过去会丧失那种在奧斯維辛的坟墓上建設起諾瓦胡塔的力量，他触及了我最热衷的一个話題：在波兰的灵魂里保持了还是失去了过去和未来之間的平衡？但是虽然話題很亲近，我却局促不安地听着比利时人的叙述，这叙述提起了两年以前我們报纸的社論里的空洞的教条。

諾瓦胡塔——未来的希望。有趣，我們今天是多么害怕有益的废话啊！漸漸我們不相信在波兰还有什么有益的东西。而这里这位有高度文化的、蒼白头髮的、手里拿着黑色呢帽的，由于真正的友誼而目光明朗的，站在諾瓦胡塔面前的先生，大概就說了这样一段話：你們看，計劃主义是最时兴的字眼。沒有一個人能否認。很可能你們是在計劃将来的热情中夸大了这些事情。程度問題。但是我們呢，則不是那样。我們是在怀念过去的心情中夸大的。啊！不，你們的观点是更新一些，更近人情些。

很需要听一听这样的或是另外的一些从外国人口中說出来的話。我不再用蒙着眼睛和走馬看花的方法去看波兰，我相信朗比利奥特先生，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特別和藹可亲的态度的結果。

朗比利奥特，“綜合”杂志的領導者是共同存在，說得更甚，是共同學習的观念形态的發言人。我总的再重复一次什么是从这个角度說話的前提。关于这些我們談过不止一次，但是我記得最牢的是他在汽車里向我提出的念头，那时，随着向后飞逝的公路欣賞了奥依錯夫山峰那样高的如画一般的地区。依我看来，朗比利奥特先生的綜合的結論就是：——我們是在战后立刻就处于另一个阶段中，过去的十七年不能解釋这一点。战前的标准已不能再用了。例如不能把过去的标准运用到国家独立的問題上。只有国家系統这一点还可以算到賬上。

在这个进程的基础上并没有人們的这些或另一些意圖。啊，不——人們梦想着許多和这个进程相矛盾的东西。（怀念过去——我有意暗示）这种經濟的趋势迫使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向碎裂的世界机体增长的这个总的进程投降。現代化的經濟技术，机械化，避免了这样的局势：一个人在巨大的現代化耕种的土地的中央只忙于用鋤头刨自己那一小块土地。我問：那末按照先生所說，現存的两个体系，一方面是我們人民民主国家体系，另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約，是否能把这两个体系看成你所指的那个世界化的过程的开始？回答：由于看到这些体系所有的目的可能是軍事战术的，因此我們不能够完全相信这些現存体系的目的的誠意。但是無疑地，这些体系已經成为某种骨干，某种萌芽，它必須違反現在它的創作者的意志，而形成更加自然的，真实的，最終服务于人的机构。

……讓我們設想一下这个在奥依錯夫山峰旁霧气騰騰的“华沙”（店名）里，生动地、流利地、帶有令人信服的手势和笑容說每一句話时都睜着知識分子的眼睛所解釋的綜合結論。莫里

斯·朗比利奧特不相信上述原因而引起的战争。我不相信这样和其他原因的战争。很难自己设想更现实的相互了解的基础。自然,不久以前我們才运用了各样相互了解的标准,也相互运用了各种今天已經成为——按卡烏仁斯基的解釋——所謂政治廢紙的东西。現在我是肯定了,像不相信战争这种标准,虽然看起来是最低綱領主义者的基础——本質上都是相互了解的很稳妥的基础。当我们发现,双方都相信,世界正在由一些碎小的自私的体系融合成一个大的整体;双方都把經濟發展看作是这种融合的客观的基础,而把人——看作目的……。到那时,双方至今用不同的方法說明达到这一目的的进程的實質上是战争的辞彙就不再具有它的意义了。“国际主义的無产者”或是“世界化的人”——这实际上将是同一个意义。由这篇文章而来的是另一个問題:莫里斯·朗比利奧特所介紹的觀念是不是对我们說来只是一个方面?我想,答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的。我認为,我們的比利时客人說明西方社会的意圖比那些今天代表这些社会在国际會議上演說的政治家們更深刻、更真实。

讓我用道地的“波兰的”效果来做为結束吧。朗比利奧特先生建議把維斯潘斯基的“婚礼”中第二幕作一定的縮短之后,在布魯塞爾的国家剧院上演。对于我詳細介紹了的沙米亞夫斯基的“两出戏”(剧名)感到同样程度的兴趣。似乎是在我們面前,打开了經過比利时通向西方的便門。我們敲过法国的大門而不見效。那里沒有一个剧院經理肯上演“婚礼”或是名望不大的“两出戏”。这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是顧慮到政治,一个是顧慮到錢。比利时的环境的胃口和方針是另一种——我們的艺术能够从布魯塞爾的舞台走上更广闊的西方市場。这将是第一座桥,虽然不过是一根梁木。对这个我們又怎样呢?

中央集權

附录二：波兰叶日·普特拉曼特：問題的实質

(原載1956年10月19日波兰“华沙生活报”)

一年多来，特别是近几个月来，在我国出现了自1948年以来統治我国的制度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危机。

在許多文章中，人們提出了各种問題，都認為自己提出的問題是最重要的。我認為：实际上大部份問題都是重要的和完全正确的。有人要求提高劳动效率，有人要求消除个人崇拜，有人要求讓犯錯誤的人承担責任，所有这类問題都值得重視并迅速解决。

这样的問題可以列举几百个，但我們須記得：政策并不只在于列举有待解決的問題，或者按次序去解决它。

大家都認為当前的中心口号是：国家生活公开化、分权、民主、自主。

当然这些口号都是正确的。但是政策不等于只提出口号，口号一般都是意义很广泛的、不具体的。

政策在于選擇，在于从大堆、混乱的事务中抓住关键性的問題，解决了这些主要問題，其他問題也就容易解决。这些主要問題能賦予一般口号以具体的內容。

無疑地，当前人民波兰最困难的問題是农業問題，具体說是农業生产合作化的問題，但在我看来，問題的实質却并不在这里。

对人民波兰具有决定性、关键性的問題は工人自治問題。这个问题的适当和迅速的解决，会使其他一系列迫切的問題迎刃而解。工人自治問題的解决可給予上述四个口号以明确的，政策上正确的解决。

今天，这样说并没有什么新奇，所有的人——至少是口头上——都同意这一点。

但同时这种倡議遇到的阻力很大，須要克服的困难很多。很多人特别是党政机关干部把这个問題視作类如水灾、風灾等天灾，無法加以反对，但可拖延等待。我們的許多活动家很久以来就学会了用現存的机关来發展經濟，把改变这种情况看作是邪說和煽动，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把它看作是可貴的幼稚的幻想。

用各种委员会不断的會議及制造各种困难来折磨工人倡議的人們，不了解这个运动的历史意义，特别是不了解在波兰这个运动的破裂所可能給社会主义这一观念带来的灾难后果。

需要最后指出：我們至今以前所不得不接受的經濟制度，即建立在过份龐大、極端集中的官僚机构上的經濟制度，無疑地并且無可挽回地破产了。

如果說这种制度沒帶給我們任何成就，那就是煽动性的言論了。八年来我国工業迅速增长了，这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首先，为这个成就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成就来大得不可比拟；其次，到目前为止的制度只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在压制批評的条件下，在警察恐怖的条件下，总之是在斯大林时代我国特定戒严状态的环境下才能起作用。

已是讓我們的党政活动家了解的时候了，他們在波兰所搞的型式并不是社会主义經濟的唯一可能的型式，最低限度已有了两种很重要的型式。更重要的是：工人自治并不是什么可疑的狂言、胡扯或是社会主义的反常現象。那种制度——国家計劃委员会的专政，各个总管理局的集权，副总理們主管的制度——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所处特殊情况的产物。

当1936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苏联还为資本主义国家所包围，其中最強国家締結密約打算襲击莫斯科，战争气氛濃厚，因此在苏联的国家結構上不能不得到反映。

1936年的社会主义是特殊情况的社会主义，当然这并不能使所有犯罪行为合法化，这种情况便利了斯大林获得極权，而他的独裁使得当时情况更加特殊。

战后，在法西斯主义已被粉碎、社会主义阵营已形成的条件下，国际局势已起了根本变化。那种特殊情况已失掉存在的主要根据，但斯大林不愿放弃旧制度，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于他在战时获得的威信，他的独裁达到了极点，朝鲜战争使他能利用新战争的威胁逼使那些企图“摆脱缰绳”的人静下来。

正是这种集权和官僚化的特殊型式，成了典范而被机械地搬到条件完全不同的人民波兰来。

这种型式即使在苏联也没有经得住考验，我们很惊奇地读到：有些负责经济部门的部长似乎是为了“计划”，实际上是怕“上级”责备而把自己的部门引入惨境，例如渔业部长伊士考夫，把世界上产鱼最多的亚速海的产鱼量减少了十分之九。无疑地，那里的经济型式也必须作重要的改变。

那些事让他们自己去写吧。我们只这样说就够了：官僚主义化的经济集权制在我们这里没经得住政治气候的考验。今天它已是可笑的。

此时此刻，波兰工人阶级第一次提出了真正是由下而上的倡议，这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值得庆幸的事。我们党的责任是参与这种倡议。制止这种倡议或者把它引入工人与职员之间的妥协途径都是蠢事。

我想，首先党应十分仔细地听取工人阶级的意见并向他们学习关于现代波兰的知识；其次，党应该竭尽全力去除擲到工人腿下的旧制度的绊脚石；第三，党应该耐心地向工人解释在工厂讨论中所遗忘的某些大的政治道理。我应说明，比如在泽兰工厂的倡议者中，我并未发现任何本位主义的现象。

工人自治还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没有必要现在就确定它的结构，重要的是要确定某些基本的原则。

工人管理工厂应被认为是工厂的主人，这就是说应给它以处理一定数量的利润的权力，给以批准或罢免厂长（但应与经济行政部门协商）、监督计划、参与工厂全部事务的权力。我认为：

應該丟棄把目前的工厂委员会“任命”为自治机构的计划和把自治机构限制于经济—技术委员会的范围内等想法。

在目前准备阶段值得预先向工人说明：第一，工人自治并不能马上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第二，如果没有职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根本不能改善物质生活。

最后必须指出：如果要使工人自治成为改变波兰经济型式的基础，那么没有统一工人倡议的省市及中央的新机构的建立它就不能实现。

这种“工人代表会议”不仅是打击官僚主义的有力武器，而且是确定我国经济中工业生产的特点及在我国政治中工人阶级特殊作用的国家政权形式。

不把社会主义看作空洞公式的人和那些不认为社会主义已过时的人，那些认为揭开斯大林主义的底细是个悲剧但对社会主义还有信心的人，以及那些既不同意波兰回到“戒严状态”又不同反革命妥协的人，他们必须看到：在波兰，或者由工人阶级来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不要社会主义。他们的责任是同工人阶级一起参与这个运动并帮助他们取得胜利。

波兰茲比亚·阿尔提莫夫斯卡：

为了真正的友誼

——对“真理报”記者的回答

(原載1956年10月21日波兰“人民論壇报”)

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討論，我对弗洛尔恰克文章中的某些論点也是不同意的。特別是我認為，虽然我們的宣傳應該用事实，而不用行話，但是，不能把“全世界無产者联合起来！”和“建設社会主义”等語也視作行話。虽然这些口号已因时代的不同而改变着它們的含义。

同时，弗洛尔恰克在文章中写得很清楚，他不是要改变这些話的精神和含义，而是說用別的話来表达同样的內容。可是我們不能簡單地来对待这些数代的革命者所追求过的現在也是很珍貴的口号。

我懂得“真理报”記者有权利对弗洛尔恰克的文章进行討論，甚至可以对普特拉曼特的文章(我認為这篇文章是無可非議的)进行討論。

但是，第一个問題是怎样进行討論。在文章中奇怪而重复使用着“肆無忌憚的騙子”、“誹謗者”、“不学無术的造謠者”、“修正主义者”等字眼。

可悲的是，非常可悲的是，象“真理报”記者一样，我們过去也用过同样的字眼不是来对待我們思想的敌人，而是对待我們自己的具有不同观点的同志，抓住他們的个别字句，就說他們是反革命和資本主义的复辟者。

这种字眼是我們在同志之間，甚至在同我們一起建設社会

主义的非党人士之間(比如象弗洛尔恰克)所能使用的字眼嗎?

在10月19日的波、苏两党的会談公报中說,会談是在誠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真理报”記者就在当天的文章中用了一些不誠懇、不友好、不是党的和討論的字眼。我不認為这是符合这个公报的精神的,不認為这是有助于对我国人民的友誼的。

非常重要的是討論的方式,断章取义,当然可以达到各种基本目的。比如用这种办法就能把普特拉曼特所說的“至今以前的經濟制度是破产了”狡猾地解釋为“社会主义制度”破产了,說普特拉曼特企圖否定社会主义。假如再加上普特拉曼特繼續要求克服国家計劃委员会的专政的几句话,就可以說他要取消無产階級专政。那么他便是修正主义者,他是企圖“这样来脱离社会主义”。一句话,可以說他已經走到反革命的旗帜下。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曾斥責了这种方式,因此这种方式不应再在思想、科学甚至文章中有其地位。可惜,應該很不愉快地指出,这篇文章不管在内容和标题中都充滿了侮辱的和不真实的解釋。

“波兰报刊上的反社会主义言論”这意思就是說,不仅弗洛尔恰克和普特拉曼特两个“在反社会主义言論中發出了脱离社会主义的預告”。按記者的意見是,在“报刊”上“日益出現”,“日复一日地登載动摇这个制度的基础的文章”,并且“在波兰散布着这种誹謗者的声嘶力竭的大合唱”——这些大概就是某种迹象,这就是記者用两个例子作的一般論断。而对这两个例子的論断中,前一个只有一半正确,而对后一个,則是完全不真实的。

这种論断方式,虛伪的曲解现实的方式,在今天对重要的实际問題的討論中,已不应再有其地位。應該指出,这种虛伪的論断,在我們国家采用是令人莫解的。

請問:为什么要使每天讀“真理报”的苏联同志接受“社会主义这个詞兒梗塞在普特拉曼特同志的喉嚨里了”这种說法呢?

他不仅是我們党的中央委員，而且把一生都貢獻給社会主义事業，并且在他这篇文章中也热情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着。

为什么“真理报”的苏联讀者同志会感到在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国际工人运动有着偉大的轉变——这种偉大轉变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中轉回到馬克思、列宁的道路，回到党的生活的列宁主义的准則，回到了党内民主和真正的广泛的人民专政——这难道是“脱离社会主义”嗎？这些錯誤、歪曲和罪过正是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揭發的。这些曾威胁社会主义的事業。而今天在我們国家的进程中正是这个偉大复兴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将产生空前未有的社会主义的力量。

問題不仅是“真理报”文章的形式和方法是否符合于我們的实际情况，文章作者最后还認為波兰报刊上的运动“引起了波兰忠誠的爱国者、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合理的不滿和憤怒。”他們要求制裁利用波兰报刊肆無忌憚地散布肮脏的語言的修正主义者和投降分子。

假如討論使人如此滿意，那么上述的論断却引起了严重的保留。它越出了这个范围：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討論”的意义，假如記者对我們国家的什么不滿意，这是他的权利。他也要就他的文章内容和形式对讀者負責。但假如代表波兰爱国者和劳动人民提出这个要求，那么客气点說，这是不知分寸的。

这里，我想就波苏友誼說几句话。这个友誼是我們政策的基础，这不是別的問題，而是国际主义問題。波兰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像保护眼珠一样在最困难的时代里保衛过它，保衛过国际主义。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了某种策略需要而可以随时出售的：漂亮的思想的簡單集合，在这个思想中有着这样基本的真理，离开它就不可免地要脱离社会主义。这个真理首先就包含着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口号。

假如今天波兰同志們批評已往波苏友誼中的某些現象，这不是为了反对我們人民之間的友好和联盟，而是要求改正这些

曾妨害过友誼的錯誤。假如今天在廣泛的討論中，談到在我們關係中的新的準則——這不是反蘇行為，而是關心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友誼，是要求在平等主權的基礎上發展和加強這兄弟般的友誼。

我們當中誰能忘記十月革命給世界帶來了什麼？誰能忘記成千上萬的蘇軍士兵在同希特勒的鬥爭中，在波蘭土地上為了那個崇高的口號“為了你們和我們的自由”的鬥爭中的流血和犧牲？最後，我們不懂得波蘭共產黨員、和在更大程度上蘇聯共產黨員在“個人崇拜”期間所受到的犧牲嗎？我們看不見建立蘇維埃國家的那些千千萬萬的工人、農民的巨大力量和事業是我們最親近的兄弟嗎？

在波蘭有着反蘇情緒嗎？毫無疑問是有的。但每個共產黨人都有責任反對這種情緒。反對這種反蘇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最好法寶，就是在實際生活中執行二十次黨代表大會的指示。假如把現在批評已經在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中被拋棄了的做法認為是反蘇的言論，那麼客氣點說，是無稽之談。此外，不協助改變這些做法和在兄弟人民之間消除斯大林式的做法的痕跡，那麼就不能幫助加強友誼。改變根深蒂固的舊習慣可能是困難的，而新的做法正反抗着舊習慣，並且為自己開辟道路。這可能是不好聽的話，但誠懇的友好的批評，正是為了真正的牢不可破的友誼。

波兰“人民論壇报”社論：
关于“援助”和“自由波兰人”

(1956年10月22日)

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已經引起国外的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战后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全体會議，当然不会不引起外国观察家的注意。在关于全体會議的所有評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傾向：一种傾向可以在民主的报纸、特别是在我們兄弟党的机关报上看到，它們在我国战后历史展开新的一章的时候对我国表示亲善。第二种傾向經常暴露出这种可笑和幼稚的企圖：利用全国各地所存在的緊張和期待气氛来进行不成熟的政治投机。

要对这些現象进行徹底的分析，現在还不是这样做的时候，这里也不是这样做的地方。我們不久将設法向讀者們比較全面地叙述国外的反应。但是，今天已經可以对我們兄弟党的那些机关报表示我們深切的感激，这些机关报平衡地和真实地报道了我国局势的情况，反映了群众的情緒和活动，他們的希望和期望。同时，今天已經有必要注意外国所發表的評論——虽然其中一部分跟报纸無关——中的第二种傾向。

艾森豪威尔总統，随后就是国务卿杜勒斯和美国政府的次要权貴，認為有必要就波兰的局势發表声明。目前我們还没有得到这些声明的全文；很明显，今天吸引我們的注意的不是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而是来自华沙的消息。但是，現有的消息透露，艾森豪威尔总統所發表的声明的意义是毫不含糊的：这是一項对“波兰人进行的斗争”提供“援助”的建議。

必須說清楚，我們十分了解美国国内在选举以前的情勢。我們也了解在美国国内的竞选运动中必須說的話的意义，也了解那种希圖多撈选票的願望。尽管如此，我們仍然願意提醒那些需要提醒的人們注意：波兰人并不参加美国的选举，因此，沒有必要把他們拖进美国竞选运动中去。

我們也願意着重地表明，艾森豪威尔总統固然是一个大国的元首，但是这种地位并不能使他有权利干涉小国的內政。而且，無論如何，第八次全体會議是党内和国内的事，当然不是美国的国内問題。

至于关于提供援助的建議，讓我們坦白地和公开地說：我們贊成援助，也贊成扩大經濟和文化的关系——自然是不附有政治条件的正常关系。在第八次全体會議以前，我們就抱有这种主張，在第八次全体會議以后，我們仍然抱有这种主張。

但是，不管是在以前还是在后来，我們都根本不需要別人来干涉我們的內政。假如有誰脑筋簡單到竟然会設想波兰国内的变化表明我們的外交政策将要改变方向，那末，他就大錯特錯了，正像在大西洋彼岸卜算波兰事务的預言家們不止一次地大錯特錯的那樣。假如有誰認為，我們的国内生活的民主化以及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进一步改革表明我們脫离社会主义并且削弱我們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那末，他也是大錯特錯了。我們同苏联的同盟和友誼是以我們两国的党在意識形态方面的一致，以我們两国的完全的平等，以我們两国人民的完全团結一致为基础的；这种同盟和友誼在过去、現在和将来都是我們的政策的基石。这已經是一次而永远地确定了的事，显然是不会受美国国内的任何选举日期的影响的。

阿登納总理的談話也是一样，他非常仁慈地表示准备同“自由的波兰”建立关系。我們今天觉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因此，虽然我們就像希望同任何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一样，也希望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关系，但是我們絲毫也不希望由

西德的保守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来帮助我們發展我們的自由。对于在各种事情上的这种“帮助”，我們在我国許多世紀的历史过程中已經有过足够的經驗教訓，我們不想利用这种形式的“帮助”。

对于那些想把自己的內政政策当作我們的外交政策看待的西方政治家，和对于那些希望波兰的“戏剧性变化”将会使我們国家退出社会主义陣营的外国报纸評論員們，我們大概已經講得够多的了。

我們感到遺憾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統和所有其他对我們的事情發表看法的人上星期天沒有能够到华沙的工厂里来看看；尽管那天是假日，工厂里却还繼續工作。他們要是来看看，他們原会理解到党和工人階級和全国人民到底是希望什么。他們原会理解到波兰人民这个有觉悟和自豪的民族是不会受到甜言蜜語和空洞幻想的欺騙的。因为，他們不仅已經永远选定新的党的領導机构，而且也已經永远选定要同苏联、人民中国和所有兄弟国家一起建設社会主义。

英国“工人日报”社論：

波兰面对未来

(1956年10月22日)

我們并不假装能够对波兰的事件作全面的解釋，而且完全沒有必要警告“工人日报”的讀者不要相信在資本主义报刊上出現的荒唐的謠言。

然而这个局势的一些方面是相当清楚的。

華盛頓消息告訴我們，艾森豪威尔总統在密切注意这一形势。他要求杜勒斯先生随时把所有發展情况告訴他。

这位总統对破除个人崇拜感到兴趣是很不可能的。真的，在目前他有他自己一套的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的个人崇拜。我們也不能想像他对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感到兴趣。

其他的社会力量

更加可能得更多的是他很想弄清楚有什么波兰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其余国家分裂的可能性，以及是否真正有为資本主义复辟开路的机会。

每个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波兰国内的或国外的——必須意識到，階級敌人正在注視着情况的發展。那些敌人并不关心民主化的步驟是否太快或太慢。他們在希望人民队伍的分裂会給他們一个反动派卷土重来的机会。

因此必須記住，在波兰除了共产党和社会党以及工人階級以外，还有其他的社会力量。

在农民当中，还有一些人并不需要一条波兰走向社会主义

的道路，而要停留在他們的傳統的狀態之中，即使這種狀態意味着窮困和落后——簡而言之，即一個弱小和無知的波蘭。

波蘭存在着強大的教會，教會在戰前時期同情畢爾蘇德斯基和伯茨克的腐敗的法西斯軍事獨裁政權，並想要恢復類似這樣的一個政權，同時教會大都是不同情人民民主國家的。

從前的地主和資產階級中支持畢爾蘇德斯基的那些階層還一直在尋求進行政治活動的道路。

更充分的民主

在實行更充分的民主和解決緊迫的經濟問題的時候不要給階級敵人以任何可乘之機。懲辦“小貝利亞”的作法是很好的，但是也要適當提防出現小的或大的“畢爾蘇德斯基”的危險。

哥穆爾卡在他的發言中似乎了解到這種危險。在最近的數周中在波蘭報紙上發表文章的一些人卻沒有認識到這種危險。

的確，建立社會主義的最好的方法是，每個社會主義國家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向社會主義邁進，當然，也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

但是這是同“我們自己單獨干”的一種民族主義政策完全不同的東西，這種政策的危險在波蘭目前的局勢中是本來有的。

國際團結對於東歐各國社會主義的勝利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整個社會主義世界要迅速地走到更加充分地發揚民主，增強力量和求得富裕的話，各國之間就必須互助。

資本主義報紙顯然希望波蘭領導尋求一種“我們自己單獨干”的政策。它稱贊它認為是朝着這個方向的每一個步驟。它的這種做法給波蘭人民提供了應該避免做些什麼的最明確不過的跡象。

孤立主義的危險

從戰略方面的以及在政治和經濟方面考慮可以看出一種孤

立主义政策的危險。西德帝国主义的复活是我們时代的威胁性的事件之一,它的威胁性对波兰来說是最大不过的了。

提請大家注意这种复活的情况就是要揭露任何单独干的政策荒唐的性質。

在斯大林时代的后期在波兰所作的坏事情并不少于在苏联所作的。

但是,肯定的,每一个波兰人的心中压倒一切的思想是,如果没有击败納粹军队——苏联对击败納粹军队作了主要的貢獻——那么就根本不会有波兰存在。

因此,容忍傳統的反俄主义在波兰复活,就是出卖波兰人民的生死攸关的利益。

波兰领导机关只是斥責这种东西是不够的。它必須和反苏傾向作斗争,而且要毫不迟疑地和苏联取得完全的諒解。

各种社会主义国家所存在的問題决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它們可能以不同的速度朝着它們的目标前进,但是它們必須繼續合作。

在这样一个壟断資本主义仍然强大的世界里,团结是取得胜利的和全面的进展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美国“工人日报”社論：

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1956年10月22日)

事态表明，波兰政府、波兰共产党人和不屈不挠的波兰工人阶级正在增进他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立性和民主化。撤销对哥穆尔卡的诽谤的罪名是对正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维护。他是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的战士。在坐了四年牢以后，今天他回到党的领导职位上来了。

在最近一连串的波兹南审判中，波兰人民证明是恪守严格的法治和正义的。波兹南示威游行是工人阶级要求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压力的结果，这种压力到现在还在继续而没有停止。工人们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正相反，他们反对的是在经济问题上和社会问题上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弃，这种背弃使得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家伙们能够混水摸鱼。正如哥穆尔卡对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有历史意义的报告所说：

“波兹南工人走到街上去不是对社会主义抗议。他们抗议的是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生长着的弊病，抗议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

“把波兹南惨剧说成是特务和挑拨者干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波兹南惨剧的起因在于我们，在于党，在于政府。”

波兰的独立路线不是一条反苏路线，正像波兰党的整个领导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他们知道只是由于苏联击败了德国法西斯主义，波兰才有可能从希特勒主义下解放出来。他们还知道波兰要免于任何未来的德国国防军的侵犯是有赖于同它的巨大

的社会主义邻邦，苏联的友好关系的。又如哥穆尔卡所說：

“建立在平等和独立原則的基础上的波—苏关系将在波兰人民心里唤起对苏联如此深切的友誼，以至在波兰人民中間散布的任何对苏联不信任的种子都不会得到生长的机会。”

波兰和苏联两国共产党領袖之間的高級会談已經举行。已經清楚地表明存在着分歧，但是說明这些分歧的真正性質的事实却少得很。我們贊成一切国家的共产党都有权利以友好的方式批評或表揚其他兄弟党的事态發展。但是这种关系需要絕對不干涉其他党和国家的內政。

本报和美国共产党曾經好几次強調他們的信念：国际工人階級的团結是由于平等、互相批評的权利和不干涉其他党的事务而加强的。

在1955年6月，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共产党的联合宣言中着重強調了这一原則。显然，从波兰事件正在进行的方式来看，在今天的局势中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是在1948年存在过的。在1948年那个时候，斯大林的势力使得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破裂并粗暴地干涉一个兄弟党的事务。今天，再不能忽視这个事实：分歧必須非常严格地遵守平等的原則而进行討論才能得到解决。

我們認為“真理报”有权討論在波兰發生的而为它所不同意的事情，正如波兰报纸有权不同意“真理报”的意見一样。但是，我們不明白怎么把希望資本主义复辟这一点一古脑兒推到波兰报界身上。这种話听起来非常像1948年对南斯拉夫的某些不公平的批評。

我們猛烈地譴責艾森豪威尔政府想利用这个局势来促进冲突而不是促进和平并且为推翻波兰政府而作的努力。这是大資本家一直如何看待和波兰的关系的典型例子。他們并非真正对波兰的民主發生兴趣。他們过去曾支持畢尔苏德斯基和斯米格累伊—里德茲領導下的法西斯主义。他們支持波兰地主和資本

家的每个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屠杀成性的政府。但是波兰人民已經把地主和大資本家永远消灭了。他們現在并没有开始从社会主义退却。他們正在坚定地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基础借以在最大程度上加强它。

我們說，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声明不能令主張和平解决一切国际爭端的美国人民和波兰人民高兴。艾森豪威尔繼續在同从波兰逃亡出来的那些代表封建匪徒的亲法西斯政权的分子勾結。美国政府的干涉只会妨碍波兰的那种如此不可遏止地进行着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在这方面，华盛顿实际上不是以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为基准，而是以波兰境内的那些企圖利用自由化使旧的反动政权复辟的人为基准。

波兰和苏联的共产党領袖們已經表示相信：他們的分歧是可以和平和友好地解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波兰和苏联之間的恶劣的关系曾經被希特勒所利用，結果使我們国家和整个世界遭受了悲慘的后果。苏联和波兰之間在平等基础上所建立的亲密和友好的关系将加强和平和有助于我們的国家。我們相信，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挑撥离間的願望将为正在展开的历史性的事件所粉碎，而为了我們本国的安全及和平，这是應該庆幸的。

我們衷心支持波兰的劳动人民。当他們在努力加强偉大的社会主义、正义及平等的民主傳統的时候，我們的手是向他們伸出的。

意大利“團結報”社論：

波 兰 事 件

(1956年10月23日)

有必要提醒意大利資產階級報紙，什么是波兰事件的主要目的和前景，这就是：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設的方法和速度。波兰劳动人民就是为此而爭論的，为此而斗争和战斗的。今天在意大利報紙上刊登的那些示威者和参加人民集会的人的面孔都是什么人的面孔呢？是不再受旧日波兰貴族和地主奴役的工人、劳动者、共产党人的純朴的、紧綳的、热情激昂的面孔。他們是主角，他們試圖解决工人政权的問題，組織和加强这个政权的問題。他們爭論和斗争，为的是寻求采取怎样的途徑，使用怎样的方法，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更短、更坚实、更可靠；他們爭論不是为了倒退到資本主义奴役制度上去，而恰恰是为了使这一倒退成为不可能，为了向前迈进。

在这种探求之中，在这場斗争之中，他們是可能犯錯誤的，是可能引起危险的。这种可能是誰也不能排除的。这就是在波兰工人阶级运动和在波兰工人党中正在进行的討論，意大利共产党人正以最大的兴趣和充分的責任感注意着这种討論，希望波兰人民和波兰同志們迅速地克服困难，并祝他們在革新自己国家的革命事業中取得胜利。

然而，一件事是肯定的：在人民集会中、在工人、学生、农民的示威中，誰也不曾想到提出科拉茲柯和安德斯的名字，过去时代的、落后的和压迫人的名字。群众轉向工人党；人民的代表团向它提出了他們的要求和建議；劳动者和人民提出了共产党和

工人領袖中一些人的名字吁請他們對錯誤進行改正並推進民主化的過程。工人階級的領導——它的黨——過去是、現在仍然是群眾信任、希望和要求所歸向的中心和政治力量。當然，是以批評方式；然而，這種批評是為了鞏固和加強這一領導，並且使得以它為中心的團結更加擴大、堅實和具有行動力量。

那些夢想發生分裂事件和反動勢力復辟的人，讓他們記住，社會主義事業是如此強大，以致它也得以克服 1948 年南斯拉夫同志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間所產生的嚴重危機。那些妄想資本主義制度在人民民主國家內復辟的人沒有懂得二次大戰後在這些國家中所發生的變化的根本的和歷史的意義。他們習慣於把東歐國家看成長期附庸於英國、法國、德國的財政和壟斷資本的國家，看成幾十年來曾經受到無任何廣泛政治基礎並將群眾排斥於政權、甚至公民生活之外的法西斯和半法西斯政權統治的國家。就是他們，今天把這些國家稱為蘇聯的“衛星國”。他們不懂得在這些國家中已實現了一次真正的革命，這個革命首次給人民帶來了獨立和有成效的、民主的發展。舊有的階級已被清除；幾世紀受倫敦、巴黎和柏林奴役的桎梏已被粉碎。在為這種革命性質的脫離創造條件方面，蘇聯對納粹主義取得的勝利曾作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因此，和蘇聯的友誼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防止西方帝國主義的舊有陰謀再在今天威脅這些國家的獨立和邊境的基本保證。

由於已經把封建和法西斯舊集團從政權中趕出去，由於已經斷絕對西方資本主義寡頭的從屬關係，由於這一切，今天人們才能談論波蘭的民主化過程的進展，才能處理這一進展所帶來的獨特的複雜的問題。這一進展之中不是沒有錯誤，不是沒有矛盾和困難的，而所以這樣，也是由於敵人在陰謀利用困難，把它用作杠桿。然而，這些困難、這些問題，今天是在一個新水平上，較高的水平上出現的，而且其出發點是一個新的歷史基礎：即社會主義，即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一家資產階級報紙寫道：“戰前，波蘭的經濟幾乎全都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中。它們在石油工業中占百分之八十六；五金工業中占百分之八十四；採礦業中占百分之六十。”今天，這個從屬於他國的波蘭已不存在。是工人階級和工人黨在領導這個革命並且在今天領導着民主化過程。關於正義、自由和進步的更進一步的、新的問題提出來了。這些問題是困難地並且通過帶有危險性的危機提出來的。我們了解這一點。各國勞動人民和共產黨敢於正視這些危險。對於這些危險，他們毫不驚慌失措，也不加以掩飾。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這種正視現實以求向前邁進的鬥爭的基本階段。它在關於工人政權的組織問題，各國共產黨和群眾之間的关系問題，不同的、獨特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這一系列的問題上，開始了一個批判的過程。

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舉行的時候，有人談到策略陰謀，甚至說各國共產黨是被動地——如遵奉正統那樣跟着走。事實却正在證明共產黨自我批評的諾言實踐到怎樣的程度，而且在事物之中有着多么深厚的基礎，從而人們可以看出這些黨多么有能力真正進行必需的糾正，即使這種糾正意味着引起危險和不穩定狀態，即使這種糾正需要進行艱苦的解釋。這就證明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成熟和優越的能力。各式各樣的薩拉蓋特，甚至不會要求自立以便同馬拉戈迪那樣一個人（馬拉戈迪是自由黨領導人，他代表同薩拉蓋特合作的資本家集團——譯者）斷絕关系的人們不妨這樣做做看！

彼特羅·英格拉奧

英国“工人日报”社論：

怀疑还是希望

(1956年10月23日)

昨天的泰晤士报社論說，当“堤岸开始决口”时，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时刻。它赶紧对預測潮流方向的冒險行为提出劝誡小心的一笔。

当然，堤岸是在1917年就开始决口的，而在这段期間的全部教訓是：世界資本主义的一切努力都不能阻止这股潮流。社会主义革命繼續前进。

过去和現在，沒有人可以預見到所有革命的潮流必将遵循的准确的路綫，問題是：

他們是否流入共产主义的大海中，导向一个永远摆脱战争、人类剝削的世界，导向人类真正的兄弟之誼。

波兰事件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敌人中間引起了巨大的希望。

史蒂文森把这些希望这样地概括起来：

“波兰脱离苏联而独立是波兰人民走向从共产主义里面解放出来的大大的一步”。

杜勒斯也表現了几乎同样的希望。他把“坚如磐石的苏联帝国”的分裂看成东欧从共产主义里面“解放”出来的第一个步驟。

* * *

所有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应该从帝国主义者們所公开宣揚的战略中得到严重的警告。帝国主义者認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之間的任何破裂对于达到他們的目标說来，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他們的目的，過去是、現在還是要摧毀任何地方以及每一個地方的社會主義，都是要使壟斷資本主義更大的程度上統治和剝削全世界，而這就是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

他們認為同蘇聯的任何破裂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充分證明，他們把蘇聯認為是世界上這樣的一項因素——它從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中所得到的威力和力量，是使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繼續不斷地取得勝利的保證。

同蘇聯團結以及所有共產黨和工人黨之間的團結，無論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或是對各國共產黨來說，都不是與民族獨立相違背的。

恰恰相反，它卻是獨立的保證。

英國共產黨是獨立的黨，沒有人對我們發號施令，如果有的話，我們也不會遵從。然而，對於構成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世界觀的集体的、日益增長的思想和經驗的寶庫來說，我們是不（離開它而）獨立的。

波蘭人或者蘇聯人、中國人或者意大利人也都是如此，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工人階級在他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尋求社會主義道路的行動的指南。

“人民論壇報”重新保證：波蘭外交政策的基础將繼續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與蘇聯結成友好的聯盟。這項保證將受到波蘭的一切真正的友人的歡迎。

* * *

同樣的，關於強調黨決心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並與所有兄弟共產黨和工人黨團結的聲明也是受人歡迎的。

帝國主義者們也許有理由感到高興，但是他們也可能会看到一些現在還看不到的東西。時間會使懷疑消釋，正如它會使希望幻滅一樣。

至於我們呢，我們是信任工人階級的，而這當然包括波蘭的工人階級在內。

南斯拉夫“战斗报”評 波兰統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摘要)

(1956年10月23日)

八中全会以通过国内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決議和选举一个新的领导机构而告結束。由于这些決議的通过，波兰工人运动發展中的一些阶段已順利完成。工人运动的团结加强了，而这就使波兰的社会主义巩固，并为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發展、深入和扩大創造了新的可能性。

在选举党的新的政治局成員和中央委员会第一書記时特別有力地表現出来的团结一致，明显地証明波兰的工人运动已經在健康的、建設性的基础上取得团结。正是这种团结，保証波兰今天在坚实而健康的基础上建設社会主义大厦。

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通过了明确的政治路綫，目的在于糾正过去所犯的錯誤，特別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錯誤。波兰的社会主义力量得以克服这一欧洲大国多年来所經受的严重的危机，即阻碍了社会主义更加迅速而全面發展的危机。

在波兰的整个内部醞釀中，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居于中心地位。非常明显，波兰的社会主义命运事实上要决定于国内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这个问题的答复。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全会的決議指出，波兰工人运动的这一重大问题已經得到圓滿的和建設性的解决，因为，如哥穆尔卡着重指出，民主化是波兰社会主义建設的唯一途徑。

波兰的旧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反动殘余希望能够利用民主化来达到其反社会主义的目的，但是它們已遭到徹底失敗。八中

全会指出，波兰的工人运动得以在健康的基础上取得了巩固的团结。正是这种在明确的指南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民主化意义上的团结，很好地保证社会主义将通过那些适应于波兰的条件民主形式而在波兰顺利地发展。

社会主义今天在波兰已经有可能得到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波兰的工人阶级和它的领导之间从来不曾有过像现在表现出来的这种团结，波兰劳动人民的愿望也从来没有像他们这几天那样明显地表示出来和产生出来。

八中全会的决议无疑地表示社会主义在波兰的巩固，决议只能良好地影响波苏合作以及波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任何进步，同时都是对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在平等权利基础上的友好合作这一事业的贡献。

波兰的中央全会不仅对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也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有重大的意义，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重大的意义。又一次证明，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和形式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而丰富这些形式只会加快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速度。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在这方面对国际社会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波兰“人民論壇报”社論：

清流与秽沫

(1956年10月21日)

在这些不平常而令人鼓舞的日子里，波兰工人阶级大声地起来发言。国家的领导阶级，不是经任何人的任命或命令，而是作为社会现实的结果。在这些令人鼓舞而不平常的日子里，党的领导作用已经以明确而具体的方式加以确定。这是一个同它出生的阶级前所未有团结的党；同它的基本群众——农民，同青年学生，同进步的知識分子，同波兰人民軍团结的党；同全国人民团结的党。

我們了解这种团结的力量，而怀着激动的心情倾听我們工人阶级、我們人民、我們军队的觉醒了的、强有力的同时明智的声音。

这是一种对按照全国意願选出的党的新领导表示支持的声音。一种贊成糾正罪过的声音。贊成民主化的声音。贊成在权利平等和互相尊重各国主权与独立的列宁主义基础上加强同苏联及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所有国家的联盟和友誼的声音。

热爱祖国和热爱社会主义事業的心情在波兰已像巨大的火焰喷射出来。工人阶级的政治成熟性和紀律性是值得贊佩的。

但是正如在每个偉大的群众运动中一样，在某些环境下發生了不負責任的和輕率的現象，这和旨在完成一种根本改进的趋向是不相一致的。

另外，認為企圖以反苏煽动的毒害来阻碍这股偉大的革新和健全的潮流的那种势力已經投降，那也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反动的捣乱分子利用社会内部可以理解的情绪，企图影响这种为了实现基本改进而进行的巨大努力的蓬勃运动的浪潮。他们企图散播反苏的情绪。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正如在弗罗茨瓦夫所发生的那样——暂时地受到民族主义煽动的沾染，他们无疑的没有了解到国内外反动的捣乱分子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既直接反对波兰的最切身的民族利益，也反对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但是敌人宣传的迷惑很快地消失。

这些先生们显然藐视波兰工人阶级和波兰全国人民的政治认识和历史的记忆。

在这个国家内会有这样一种人吗，他忘记了苏维埃国家和我们对灭亡波兰民族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共同进行的奋斗中的流血牺牲吗？

在这个国家内会有这样一种人吗，他忘记了使我们恢复皮亚斯特王朝故土的苏波战斗友谊，他忘记了苏波同盟是对抗今天已经公开地要取得原子武器的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而保护波兰和欧洲的铜墙铁壁。

这些天来对我国满怀奢望和自信以致情不自禁地再度叫嚷改变奥得河及尼斯河上的国界的阿登纳总理并不会教导我们自由。那些正在招募党卫军军官加入联邦国防军的先生们也不会教导我们自由和对苏联的“正确”态度。

我们的党、我们的工人阶级和我们的国家希望巩固同苏维埃国家之间的联盟和友谊，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希望从这种友谊中清除一切削弱它的力量的东西。因为这样，我们才希望通过遵奉平等及互相承认独立的原则来加强这种联盟。

在这些真理的日子里，党通过哥穆尔卡同志的发言和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以一种充满国家的尊严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情绪响亮地指出，波兰同苏联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建立在权利平等和兄弟友谊的基础上。

哥穆尔卡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說，如果过去我們党同苏联共产党以及波兰同苏联之間的每一件事情并不是像我們認為應該的那样的話，那末，今天这些事情都已屬於不可挽回的过去了。

即使在一个家庭內，有时候也会發生誤会和沒有根据的猜疑。国家同国家之間的关系就更其这样了。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誤会是可以、而且應該和会得消除的。

我們知道，在这种轉变关头，在外表后面，今天在波兰仍然存在着相当不少的勉强情緒和反苏偏見。这种情緒和偏見又为所有沒有說完全的話或者甚至謊言所促进，又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經开始加以消除的过去时期的一切殘余所促进，又与低估社会主义波兰的权利平等、主权和独立有关的一切所促进。

我們希望波兰和苏联之間的友誼應該是富有生气的和完滿的，这样，就会是牢不可破的。其所以牢不可破，因为它是以权利平等的列宁主义标准为基础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波兰全国人民的清醒的觉悟的基础上的。

目前，有一切先决条件来确定地把波苏关系和波苏友誼从到目前为止只能損害这种关系和友誼而使社会主义和和平的敌人高兴的一切中解放出来。

波兰工人阶级，波兰劳动人民和波兰青年将以他們战斗的革命警惕性和他們的政治智慧来反对缺乏責任感的現象，尤其是反动搗乱份子的活动。

波兰工人阶级在保衛这些天来正在积极拟訂的綱領的时候，将击破所有反对这个綱領的企圖。

“假使有人認為，他能够在波兰煽起反苏情緒，他就大錯而特錯了。我們決不容許損害波兰国家的重大利益和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設。”

哥穆尔卡同志的話向我們所有的人——党员和非党员，年老的和年輕的——指出，在这些天的工作中應該做些什么，以取得基本的改进。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書記处書記塞尔文：

波 匈 事 件

(原載1956年10月25日法国“人道报”)

最近在波兰和在匈牙利發生的事件自然地引起法国劳动人民向自己提出許多問題，同时也使人来作有益的思考。

在这两个国家里，更概括地說在人民民主国家里，首先由于这些国家的人民和苏联军队的巨大牺牲，在以法西斯力量失敗告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打下了社会主义社会到来所必需的基础。

生产手段、交通工具、銀行已經从民族資本家和外国資本家手中夺取过来，并已交給了由他們的共产党或工人党領導的工人階級和人民。土地已从地主和惡霸手中夺取过来，并已交給了农奴、农业工人和小农。

但是要認為一切問題都如此解决了，就太天真了。列宁屢次指出，在掌握政权后，在整整一个时期內，反对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还会存在，更不用說在各种形式下表現出来的同共产主义思想不同的思想的长久存在，这是地主和資產階級长期統治的結果。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陣营的加强，虽然給人印象深刻，但是不能使人忘記那些只是梦想在人民民主国家內恢复資本主义旧制度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活动。

这一切都起作用而且不会不在这些国家里起作用。我們不能使任何人相信，例如在波兰或匈牙利，受梵蒂岡等級支配的教会著名人士曾有建設社会主义的目的。

我們不能使任何人相信，美国帝国主义公开用来在人民民主国家內进行顛复活动的千百万美金早已被改变了它們的目的而且已被用来重建华沙或是重建布达佩斯的桥梁。

这一切說明出現某一种反革命性質的現象并沒有什么特別使人感到意外。

1792年的雅可宾党人的后裔了解他們的法国历史，并且知道偉大的法国革命曾經遭受到这种不缺乏外国援助的襲击。

1917年的十月無产階級革命曾經不得不面临各种反革命的企圖，那时民权主义成为反动派的假面具。

那些不允許消灭資本主义和时刻准备为重新获得他們的已失去的特权而决一死战的旧的敌对力量自然地有着絕不公开露面而战斗的技巧。旧的敌对力量企圖利用在領導社会主义建設中的过失和弱点以及能够对群众發生影响的困难，以便贏得正直的但思想薄弱的分子来支持他們不利的事業，以便誘惑和利用某些工人階層。

在人民民主国家里，特別在波兰和匈牙利，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困难。这两个国家在战争的年代里曾被掠夺和破坏。破坏是無法估計的，比我們自己国家里的破坏要严重得多。

而且，長期的冷战迫使这些国家負担一个沉重的但又必須的国防負担。

一切革命者懂得这一点，并且知道由此产生了劳动人民生活条件有时是困难的情况。

难道苏联人民在保証社会主义發展的年代里沒有作出令人驚訝的牺牲嗎？

此外，还應該加上人民民主国家一些党所犯的錯誤，特別在制定他們的經濟計劃中所犯的錯誤，这些錯誤已被承認、已經糾正或正在糾正。

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就說明了还存在着物質上的困难。

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力量抓住这篇文章一开始所簡單举出的这些因素，他們認為發動攻击的机会已經来临，可以利用被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所表明的糾正在过去和在各个方面所犯錯誤的意願来展开进攻。

敌对力量認為能够从被正当地揭露的錯誤——例如，被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揭露的錯誤——中得到好处，同时在这一意义上实行最大的压迫。

敌对力量認為在混乱中能使劳动者忘記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多样性这一正确原理并不意味着抛弃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換句話說，社会主义建設必須充分估計到民族的特点是一回事，采取一条違背社会主义建設的道路是另一回事。

对于这些敌对分子，改变了共产党员所了解的它的真实意义和它所期望的目的的“民主化运动”成为反革命性質的襲击的假面具。

为了証实这一点，讀讀報紙和波兰及匈牙利最高政治領導人的声明就够了。

在匈牙利或波兰所發生的大部分游行示威中，反苏的和反犹太人的口号同战斗的教会的口号混为一談。

例如，匈牙利的領導者合理地把昨天在布达佩斯煽动騷乱的分子称为“反革命集团。”

在我們这兒，离开被一些共产党员在行动中所提出的“民主化”和“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还很远呢！

况且，一个法国無产者，一个反法西斯分子，一个民主分子为什么对“費加罗报”和“震旦报”在“你希望什么？”專欄內就匈牙利或波兰事件所表現出来的一片快乐不感到惊奇呢？人們将很难使我們相信，这些报纸之所以被鼓舞，是因为它們关心改善社会主义建設和工人党及共产党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

法国劳动者将永远贊同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为了保护和巩固革命成就、反对那些同新社会敌对的力量而采取的一切措施。

法国劳动者对他們的階級弟兄和他們的同盟者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紧密地团結起来充滿信心。糾正了應該糾正的錯誤的他們就能使社会主义的敌人蒙受一次不可挽救的失敗。

波兰揚·斯柴萊茨基：

波兰共产党人致“人道报”的公开信

(原載波兰“新文化”)

同志們：

我願意向你們表示我們在讀到了你們关于匈波事件發展的評論后所产生的一些印象和想法。这封信将不长，但它将表示出我們的惊奇、痛苦和不安。

首先談到波兰。在工人階級的领导下，恢复了优秀的革命傳統的波兰人民起来維護他們神聖的傳統的时候，当全国青年重新發出热情和希望的时候，当我们党与全国重建統一的时候，看到你們在这些天所采取的态度使我们大为吃惊。同志們，你們对我国發生事情的意义保持絕对的緘默，甚至比緘默还要厉害。由于你們的态度，你們变成了我們党内和党外各种企圖堵塞我国人民和十月革命人民之間建立友誼联系唯一道路的势力的盟友。

你們首先發表了“費加罗报”和“震旦报”上的摘要，为了使你們的讀者們相信我們所进行的反斯大林主义殘余的斗争只能使反动势力拍手称快。然后你們一字未加評論地轉載了“真理报”上刊登的由輕微的誹謗与严厉的斥責組合而成的一篇令人不快的文章。这篇文章将不能是一篇促进波苏人民团结的作品。

配合党的八中全会所举行的全部會議和集会，表露了波兰工人階級革命的責任感，而你們只強調了在烏罗克劳召集的、实际上是表示了一些反苏情緒的集会。从这些偉大的日子中，你們只願看到一些泡沫，而閉上眼睛不看在我們社会上發生的健

康的强大潮流。

你們只願提到冒險者，而想使法国工人階級看不見茲朗和卡斯普德克工厂的工人在革新运动中所起的带头作用。你們不願提到那些企圖違反工人階級及我黨意願的党内份子所起的作用。你們維護恰恰为这样一些人明显支持的政治理論，这些人几乎把我們的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带到毀灭的邊緣。你們支持这些人的論点，而这些人在人民和党的面前只有一种感觉：就是害怕。你們支持格罗的理論，这个理論保證了匈牙利获得丰富的流血結果。

在这种奇异的开端之后，你們在上星期四又發表了塞尔文的文章，他的文章既未給他个人、又未給他所代表的党、也未給你們的報紙带来光荣。

我們有权利来进行判断。我們用極大代价所取得的經驗，我們为取得原則与行动一致的斗争，我們为使社会主义的諾言成为现实所做的努力，我們为爭取無产階級的民主和各国人民間的友誼而进行的斗争，都值得从法国共产党領導者們那一方面获得与一篇幼稚而伪善的評論不同的东西。我們認為“人道报”的讀者同样值得知道更多的消息。

被塞尔文大大發揮了的列宁关于被推翻的階級会付諸武力以求得报复的理論，确是馬克思主义基础之一。但馬克思主义并不停止在这兒。各人民民主国家充滿黑暗与光明的历史上的新經驗使得我們今天可以超越某些觀念。

我国的新历史不贊同可以在“人道报星期刊”上找到的那些机械分析和八股公式。我国的新历史用它自己的偉大战胜头重思想輕的馬賽尔·塞尔文的文章。

真理是具体的东西。人們告訴我們說波兰事件給他們带来了反革命的萌芽。人們告訴我們說階級的敌人企圖利用我們的錯誤。也許是的，但是也請告訴我們誰是这些敌对力量的代言人，誰反对我黨热誠通过的發展社会主义的綱領。請“人道报”

回答這個問題。

塞尔文的文章的普遍論理只能掩盖我們斗争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說波兰工人階級中有反革命潮流是錯誤的。

我們的惊奇和痛苦停在“人道报”的态度面前。这种态度使我們想到法国共产党——人民陣綫的党、加布里·貝利和雅克·德都的党、出色的被槍杀者的党——企圖組織对历史的發展采用沉默的計謀。

那么我們巨大的不安开始了。我們對我們最終的胜利毫無怀疑，因为我們为其进行斗争的事業一点也不依靠“人道报”同志們的意見。但是我們對你們所代表的党的情况感到不安。它过去和現在都應該是法兰西左翼的希望。

你們对波兰事件所采取的态度，对匈牙利的悲剧所做的說明的声調，都是你們对社会主义世界發生变化采取的总的态度的标记。你們認為这些变化对你們無利，你們的做法好像是把工人階級和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演进分割开来。这是最使人不安的。

我們确信目前社会主义陣营——包括苏联——所从事的健康的事業的成功，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前途便依靠着它。

对于非斯大林化运动中提出的各种复杂問題，你們采取了与維塔謝夫斯基和格罗相同的立場。我們不認為这样一种立場能解决在西方各国共产党面前，特别是在1956年的法国共产党的面前所提出的問題。我們不認為你們的評論和你們的沉默能够平息那些在內心深处关怀着引导我們党前进的新潮流的法国同志們的不安。我們不認為你們从社会主义各国創造性的力量中孤立起来能获得什么东西。我們不認為你們采取的立場能够使你們在团结法兰西民族进步的努力中起中心的作用。

因此，在表露我們吃惊和难过的感情同时，我們也應該表示出我們深切的不安。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委員艾蒂安·法戎：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討論波匈事件的結論

(原載1956年11月3日法国“人道报”)

人民民主国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業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它們与我們剛才講过的法国政策的严重問題不是沒有关系的。十天来，我国資產階級報紙对匈牙利發生的战斗与变动所以如此大事渲染，就是因为要把它們解釋为在这个国家中社会主义削弱的表現，并且因为这样就能轉移人們对政府准备侵略埃及的罪行的注意。社会党領袖們为了同样的目的，并且希望把社会党工人們引入迷途，使他們在最需要一致行动的时刻反对他們的共产党同志，因而不仅对在匈牙利所發生的事件任意歪曲，而且大肆进行反苏宣傳，号召在苏联大使館前举行集会，虽然什么人也沒有集成。

由于这一切，共产党人就更加有必要来清楚地了解这些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因为这些情况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來說是个有价值的教訓。

首先，对我們本身同时也是对那些談論匈牙利变乱时的鎮压情形与貧困情形的人來說，简单地回忆一下大部分人民民主国家的始源，回忆一下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直到大战結束时的情况是很重要的。

从民族方面來說，这些国家那时处于外国壟断的統治之下。从政治方面來說，它們是处于法西斯主义的殘酷与血腥的专政

之下。那时，它們在經濟方面的落后只能与它們劳动人民在物質与文化生活方面的貧困的严重程度相等。

例如波兰，在貝克上校的專政下，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資本控制着它的經濟并阻碍着它的發展，200万工人由于沒有工作而不得不离开他們的祖国，同时，农村的貧困是难以形容的，几百万人沒有工作：全国居民文盲占25%。

至于匈牙利，在霍尔蒂摄政王的中古式的統治下，25年的法西斯主义把匈牙利弄成为一个輸出原料的半殖民地国家。封建殘余是匈牙利农村的特点，在那兒甚至連公路都沒有，有80万無地农民因飢餓而死亡。匈牙利被通称为“300万乞丐的国家”。

由于苏联軍隊粉碎了希特勒德国，才使得波兰、匈牙利与其他中欧国家的人民从外国托拉斯及国内反动派的枷鎖下解放出来。由于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由于在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土地上流下了他們仁义的鮮血，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才得以在这些国家創建。

主要的生产資料，矿山和工厂以及鐵路、銀行、大商店都由人民从本国与外国的資本家手中夺回，并加以社会主义化。法西斯主义的政权已經为人民民主制度所清洗和代替了。在苏联無私的帮助下，作为民族独立的經濟基础的重工業在發展輕工業的同时也建立了起来。封建主及其他大地主的土地已經交給了农奴、农業工人。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給他們指出了自願的和發家致富的合作化道路。劳动人民悲慘的生活条件有了實質上的改善。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文化生活。

因此在波兰，从1953年起，国民收入就比战前增加了一倍；工業生产量比起战前来几乎增加了三倍。重建华沙及其他城市的工作使全世界感到惊嘆。去年，每个居民消費的肉量已經比战前提高了一倍多，皮鞋生产比战前增加十倍。在年青的一代中，文盲問題已經解决了。

在匈牙利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造工作。食品工業的生产增加

了两倍，而且教育普及了，售書量也比战前多 8 倍多。

在中欧，在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工人和小农已經远远摆脱了他們几百年来所遭受的奴役，这些国家在为爭取和平及社会主义的国际天秤上所占的比重——这些都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及其走狗失败后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后果。

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可是那些由于这个胜利而受到損害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是不肯罢休的。过去的剝削者、資本家和地主都被剝夺了权势，但是并没有消失。他們或是留在原地，或是流亡国外，都从未放弃过使旧政权复辟和恢复失掉的乐园的打算。

当然，这些过去的剝削者只占少数。但是他們是保存着一定的可能性的。由于个人的小生产不可避免地会培育反动的和資产阶级的思想，他們就有可能在农民与城市中产阶级中，同时也在由于各人民民主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而不断从农民与手工业者中招募来的一部分觉悟最低的無产者中找到支持。一些政治力量，諸如在波兰和匈牙利影响很大的天主教会，或者某些資产阶级知識份子团体，它們都为在广大人民阶層的思想意識中保持住資本主义殘余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被沒收了财产的剝削者也得到力圖恢复旧日利潤甚至改变世界地圖的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鼓励和扶植。不要忘記我們 14 次代表大会提綱中的第十四点：“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新因素，就是今天存在的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日益扩大和巩固的社会主义世界陣营。这一事实使世界結構發生了質的变化。”帝国主义所不能接受的正是这种結構的改变。

恰好在五年前的 10 月 10 日，美国通过了“共同安全法”，正式撥給在人民民主国家进行顛复活动的組織一亿美元。我們知道这笔款項部分应用在：在各国边境上空抛升气球輸送煽动性傳单；进行無綫电台广播；維持在当地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接

济流亡国外的法西斯組織。追述下面这件事不是沒有意义的：在1951年10月13日即該項法令通过三天之后，杜魯門曾在白宮接見了20名居住美国的匈牙利人代表。他对他們說道：“我們願世界各国人民都能跟我們一样享受个人的自由。”这也就是說資本家剝削靠工資为生者的劳动的自由。

反对与外国反动势力勾結的反革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法則，不管这个国家是以什么形式走向社会主义。1789年的法国資產階級革命就曾不得不反对封建主、流亡者和王族的勾結集团以自衛。巴黎公社就是在狄叶和俾斯麦相配合的打击下复灭的。偉大的十月革命正是由于布尔什維克党的远見和团結，經過四年反击白軍和外国干涉的流血战斗而取得胜利的。1948年2月在布拉格，是因为武装工人在党的号召下占据了城市，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因而得救。

我們的导师列宁曾一再強調这个法則。他在“無产階級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書中写道：

“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乃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当这个时代还没有終結时，剝削者就不免还存有复辟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就变为企圖复辟的行动。”

而正是在1919年5月27日写的“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里，列宁作了如下的闡述：

“消灭階級是一件长期的困难的頑强的階級斗争事情，这个階級斗争在推翻資本政权后，在破坏資產階級国家后，在建立無产階級专政后，并不会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鄙陋人物所設想的那样），而只会变更自己的形式，在許多方面成为更加殘酷的了。”

“……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而是需要一个較为长久的由資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方面因为改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部門是需要時間的，第三方面因为慣于按小資产

階級方式經營，按資產階級方式經營的那種巨大習慣勢力，是只有經過長期堅忍鬥爭才能克服的。……”

“在這整個過渡時期中，對這個改革實行反抗的，既有自覺實行反抗的資本家及其知識份子中為數眾多的走卒，又有往往是不自覺實行反抗的大批過份拘守小資產階級習慣和傳統，包括農民在內的勞動分子。”

列寧的這些論點絲毫沒有過時。誠然，蘇聯共產黨已正確地批判了斯大林的錯誤理論；按照這個理論，在社會主義建設勝利之後，在剝削階級和他們的經濟基礎被消滅之後，階級鬥爭將會益發尖銳起來。但是，糾正這些錯誤並不涉及到當與小農結成聯盟和掌握政權不久的工人階級還處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初階段時，那種正在展開中的激烈的階級鬥爭。

困難及反動勢力對困難的利用

倘若不把这些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考慮在內是絕不可能明白波蘭或是匈牙利事件的；而這也就是為什麼要對這些因素作一番追述的原故。

在波蘭和匈牙利，就如在每一個人民民主國家一樣，反動勢力力圖利用年青的社會主義國家所遭遇到的困難。

這些困難是不可否認的，而其中某些困難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曾看到這些國家的人民原來的落后處境。要在這種條件下得到一種富裕的生活，對他們說來是一個巨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又由於戰爭引起的大量破壞而變得更加複雜了。讓我們想一想在戰爭期間匈牙利的工廠的全部裝備被破壞，喪失了一大半牲畜，多瑙河和蒂查河上的1900個橋梁一個也沒有剩下。讓我們想一下，波蘭的600萬男人喪失了性命，38%的民族遺產被毀壞，同時華沙也變成了一片瓦礫；況且，特別在冷戰期間顯得益發嚴重的外國侵略的威脅，也必然迫使這些國家去進行必要的、但是沉重的國防準備。

这些客观上的困难又由于党和国家的领导所犯下的错误而更为严重了。

这些错误很大一部份是关系到个人崇拜和由此而导致的放弃集体领导,放弃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

因此,在几个人民民主国家里,社会主义法制在若干情况下遭到严重的破坏,非法的镇压措施——某些是无可挽回的——牵连到一些无罪的人。因此,工业发展计划由于接受工人阶级的批评与监督作得不够而不时产生发展不平衡和错误。同样农业到处得不到妥善的援助。改善工人生活的速度也就因此而受到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密切的兄弟般的合作也曾因这些错误而恶化。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为什么某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表现出自己的不满和要求消除国家经济和行政方面的缺点。

不必说,我们毫无保留地赞同各人民民主国家兄弟党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赞同对这些缺点所做的必要的,可惜有时太晚了些的纠正。

但是,抓住这些因素来解释几个月前在波兹南发生的事情,甚至还用来解释最近发生的匈牙利的严重事件,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资产阶级势力、反动势力、反革命势力及其外国的策动者正力图利用已犯下的错误和由此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来破坏人民民主制度,并为资本主义复辟作准备。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7月举行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里,说得很对:“在阶级社会里,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有着严重影响的时候,民主化过程不仅会加强社会主义倾向,而且也会使资产阶级分子的生机复苏。资产阶级分子将尽力利用这个过程来组织力量并加强对劳动群众的影响。”

资产阶级分子的生机复苏,一部分表现在思想上,因为即使在某些由党管理的报章里或是在某些受党鼓舞的知识分子团体

中也可以看到：資產階級的要求和口號都是在矯正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錯誤的面貌下出現的。

批判馬克思主義、譴責無產階級專政、放棄社會主義建設的口號、否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蘇——這些就是曾經能够在波蘭報紙，特別是在波蘭作家協會機關刊物上的一些文章中找到位置的論點中的幾個。

至于匈牙利，我們記得，斐多菲俱樂部和匈牙利作家協會的公開反共攻擊，曾在最近成為報紙上的、談論的新聞材料。

當然，資產階級分子對思想領域的干預總是和資產階級的政治舉動有關。在階級敵人看來，某些人民民主國家中的不滿情緒和對於錯誤的正確糾正不僅是宣揚反動思想的機會，還可以作為發動反革命冒險行動的借口。

例如在波茲南，6月28日勞動人民所提出的抗議和正當要求是有理由的。我們波蘭兄弟黨機關報“人民論壇報”正確地指出，“罷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無產階級國家的官僚主義的偏差引起的”。但是企圖利用這個運動的人，號召工人拿起武器，把犯了普通法的匪徒從監獄里放出來，襲擊公共建築物和屠殺士兵，這些人不是被激怒的工人，甚至也不是普通的流氓，而是本國和外國反動派的工具。他們的陰謀詭計，由于人民政權和黨的措施，以及由于勞動人民拒絕響應他們的挑釁而被粉碎了。

匈牙利事件

在匈牙利，事件的發生却具有另外一種規模和性質。

當然，十天來在這個國家中相繼發生的事情形成一幅極其混亂的圖畫。同樣真實的是：這些事件是從一個經過周密的和長時間的準備的反革命活動中產生出來的。受了愚弄的有着不滿情緒的勞動人民曾參加了暴動，這個事實絲毫並沒有改變暴動的階級性質，已經証實了的暴動的目的、它的方向和它所得到的那種支持，清楚地說明了它的階級性質。

因此，在匈牙利显然有一个非法的反革命运动，它受外国的帮助、有强大的武装并且是由前法西斯军队中有经验的干部所准备的。

美联社驻维也纳特派记者说，“怎么能有另外的解释呢，在短短的时间内（甚至就在暴动开始后几小时），出现了成千面天主教十字架的绿白红旗帜，在暴动者的手臂上也出现了同样多的三色臂章？至于那些不足以用‘抢夺来的’来解释的武器，特别是在巷战开始时，那些把暴动者分布到各战略要点的大卡车和那些传达命令人员所骑的摩托车，就更不必谈了。”

流亡在美国的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的头目贝拉·瓦尔加，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夸耀，他在十月初就曾和匈牙利地下组织有过接触，这个组织曾通知他将发生什么事情。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以工人或学生自发的示威游行来解释这些事件就不着边际了。

应该说，由于匈牙利党的领导方面缺少一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团结一致的中央委员会，大大地有助于反动势力的活动。我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正确地指出了匈牙利领导人在对于采取何种方式来补救缺点上的意见不和的严重性。“红色权利报”阐明，“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就选择了一条危险的和不稳当的道路。他们组织了一些示威游行。而这正是长期以来受西方支持的地下反革命分子所期待的”。

上面所说的反革命的目标很快就被证实了，从上星期五起（暴乱开始后三天），资产阶级报纸“世界报”就写道，“反叛者所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制度的运用问题，而是制度本身的问题。”

南斯拉夫报纸“政治报”也指出，武装组织之一是以前霍尔蒂摄政王的上校参谋为首的。这家报纸写道：“人们可以在匈牙利听到匈牙利法西斯的口号。”

霍尔蒂自己，这个丑恶的法西斯分子，曾蹂躏匈牙利达 25

年，1945年被美国人作为战犯逮捕。他亲自邀请艾森豪威尔、艾登和摩勒支持这次暴动就更证明了暴动的性质。

反革命提出的要求，包括了各组织所提出的各种不同要求，概括起来主要内容如下：恢复资产阶级政党；解散农业合作社和取消土地改革；恢复教会的封建特权和把匈牙利纳入明曾蒂红衣主教的政治教权下面；宣布废除华沙条约，特别是关于苏联军队留驻匈牙利的一项条款；改变对外政策的方针，转向帝国主义阵营。

外国对匈牙利反革命的支持

外国对匈牙利反革命的支持和反革命的纲领是同样意味深长的。福斯特·杜勒斯在德克萨斯州发表的演说中告诉匈牙利的暴乱分子，美国赞助他们的要求并将竭力帮助他们。“自由欧洲”电台广播说，六十名美国人——包括许多著名的工业家，亲自在边界上放出带有颠覆性宣传品的气球，至于格侖瑟將軍，他认为在匈牙利发生的事情“呈现着极大的可能性”。

甚至在艾森豪威尔、艾登和摩勒之前，弗朗哥就首先在联合国中提出反对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罗马，新法西斯分子举行了反对匈牙利的示威游行。教皇让大家为匈牙利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敌人取得成功而祈祷。在全法国，凡尔赛分子^①，“费加罗报”、“震旦报”、人民共和党、巴黎市参议会办公大楼、杜歇的“独立党人”和布热德法西斯分子都向反革命欢呼和致敬。社会党领导人及其报纸参加这个合奏的事实，只能证实他们继续支持反动派的立场。而我们仍需在基层尽很大的努力以促成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并迫使这些人改变态度。

根据来自布达佩斯的消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新领导在

^① 凡尔赛分子是指1870年梯麦尔在普鲁士侵略军羽翼下从凡尔赛向巴黎进军、血洗“巴黎公社”的反动卖国势力。——编者

对反动派进行斗争表现犹豫之后，决定向他们的要求让步。纳吉政府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张工人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他接受了暴乱者的全部要求并致力于实现这些要求。他将霍尔蒂时期和反苏战争时期曾领导农民党的人任命为副总理。他片面宣布了废除华沙条约。

这就是说在匈牙利形成了一个令人痛心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下，革命工人、农民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将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来恢复和保卫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成果，使和平条约得到尊重。根据这个条约，匈牙利“承担不允许在它的领土上建立旨在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的任何组织的责任”。

让我们在结束匈牙利事件的叙述时，对我国资产阶级和当政者们所掀起的奇异的反苏宣传作一番公正的评价。根据这个宣传的说法，在匈牙利所发生的事并非人民民主制度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苏联军队与匈牙利劳动人民之间的冲突。

如果苏联军队在过去没有粉碎可怕的希特勒战争机器，这些人今天就不能说话和写文章了。这些人至少应该承认，倘使他们的荒谬绝伦的假设是真的话，那么匈牙利事件在几小时内就会结束。但是，他们仍继续故意制造谎言。

然而事实是很简单的。几个苏联部队单位根据华沙条约驻扎在匈牙利，当匈牙利政府请求苏联政府派遣一定数目的兵士前往布达佩斯协助匈牙利军队和当局在布达佩斯恢复治安时，苏联政府接受了这个请求。同时苏联政府指示它的军队，一俟匈牙利政府认为适当时就要撤退。从那时起，苏联部队的行动就只限于保障安全和遵守已签订的条约。在更广泛的方面，苏联政府曾在一个正式声明中重申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上应遵守的原则：共同的理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密切的合作和互相帮助；权利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苏联曾声明它随时准备和其他华沙条约签字国一起研究驻扎在其中某些国家领土上的苏联军队的問題。

我們剩下的問題是希望美、英、法和其他國家的當政者，對他們的駐紮在遠離自己的邊境幾千公里的地方，或正在進行反對人民獨立的非正義戰爭的武裝部隊採取同樣的態度。

各國共產黨及工人黨對待波蘭及 匈牙利事件的态度

若干共產黨和工人黨——尤其是波蘭統一工人黨和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對待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态度在法國共產黨員中間引起了許多反應和討論。這些討論不應該損害各黨內部生活是它自己的事情這一久經考驗的原則。因此我將避免評論最近在有關的黨的領導中所發生的人事更動。

相反，我們有權利和義務來有分寸地申明我們對政治立場以及對我們兄弟黨的行動的意見。這些政治立場有着國際影響，而且這些行動具有普遍意義的教訓。

我們贊同各兄弟黨為了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維護國際工人階級的團結和社會主義和平陣營的團結而所作和所說的一切。

我們特別贊同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委員會最近的決議。決議中指出“克服在動搖分子中間，特別是在某些知識分子中間的錯誤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傾向”的必要性，“孤立和解除那些從事活動，企圖使階級鬥爭更形尖銳，並企圖利用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來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民主的反動勢力的武裝”的必要性以及“反對一切反蘇示威”的必要性。我們贊同“人民論壇報”起來反對艾森豪威爾或阿登納對波蘭事務進行的無恥干預。

我們對今天看到的波蘭黨的聲明感到欣慰。聲明中指出了所謂匈牙利革命的、某些反動的、反社會主義的和罪惡的特點，也指出了蘇聯軍隊按照條約繼續駐紮在波蘭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我們也對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各兄弟黨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烏布利希同志和格羅提渥同志

恰如其分地指出匈牙利反动行动，并且确定他们忠于国际无产阶级及社会主义的原则表示欣慰。

但是，我們应该同样坦白地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其他一些正式的评价使得我們提出问题和对之表示保留。例如哥穆尔卡同志最近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报告。这个报告在分析波兰共和国最近经历的困难时，丝毫没有提到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势力，而我們却认为这些势力起了主要的作用。报告把所有的错误和责任——其中也包括对波兹南事件的全部责任——归之于党。报告中肯定说：“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我們认为相反，假如看不见这些敌对分子的罪恶行为，那才是幼稚。我們认为必须纠正党的错误，但是这并不能导致把一切坏事归于党的这一错误的、起瓦解作用的论点。

此外，当波兰共产党作家的机关报“新文化”向塞尔文同志最近在“人道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展开论战，而且只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提出来证明“各人民民主国家充满黑暗和光明的历史上的新经验使得我們今天可以超越某些观念”的时候，我們是有权利表示怀疑的。

至于“新文化”的这篇文章单独让法国的一本非共产党周刊转载，这使我們感到惊奇：它的作者斯柴莱茨基同志竟然宁愿要资产阶级报刊的支持来向法国共产党说话和干涉它的事务。

最后，我們感到，波兰统一工人党还在过分容忍在党的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中出现的、在党的决议中正确地批判了的资产阶级思想、反苏倾向和反犹太人的表现。

显然，我們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不能同样地交换意见。它的中央机关报在停刊前发表的文章中，把人民政权在反动叛乱前的退却说成是胜利。据我們看来，这些文章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之间讨论的对象。

我們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几天前成为匈牙利劳动人民

党第一書記的卡达尔剛剛干脆地离开这个党的行列时，总理納吉也就依样照办，用他的权势包庇了匈牙利法西斯分子对共产党人进行的大屠杀，这样就証明了，这些人口里說要使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自由化”，实际上只是为了掩盖一种以毁灭党为目的的活动。

在法国共产党中的反应

波兰与匈牙利事件在我們党的行列里受到怎样的看待呢？这些事件在我們党内引起了人們对情报材料和对解釋的正当要求，而今晚的大会就是要答复这些要求。这些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引起了某些激动与不安。可是人們对党的信任和对胜利的信心并没有因此而减低。党坚决地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圍，繼續稳步前进，正如过去几个星期天的历次选举所証明的。这些选举的结果超出了资产阶级評論家的想像。

在华沙和布达佩斯所进行的某些討論，被一小撮小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分子拿来作为証明可以削弱党的原則，削弱無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阶级障地的理由，作为要把我党第 14 次代表大会的正确決議提出来重新商榷的口实。

賽塞尔的退党就是这种傾向的唯一公开的表现。正如我們看到的，敌人企圖通过“法兰西观察家”这个反共的新的火把来培植这种傾向。“法兰西观察家”专门致力于挫折共产党人及社会党人的斗志。

然而，匈牙利情况的进展却很好地証明了，法国共产党人从未把他們的統一政策和他們的独立行动与始終不渝地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分开，这是怎样的正确。

相反地，我們在某些革命的無产者間，看到另外一种反应。他們怀疑例如匈牙利事件的根源是不是来自对个人崇拜及斯大林錯誤的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就是不合时宜的了。从提出这个問題到否認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所闡明的前景，否認通过越来

越多的不同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否認今天有可能維持和平，否認統一陣綫問題的新条件，其間只有一步之差，而有几个同志有时就跨过了这一步。

必須根除这种理解。唯一能說明这种理解的，就是把党必須加强的民主与党必須排斥的腐朽自由主义混为一談，把不同国家經過多种多样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与不經斗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信仰混为一談，把遏制战争的行动的效力与哀鳴的和平主义混为一談，把統一陣綫与在社会民主党的意識形态面前投降混为一談。

但是，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本身就提醒了共产党人要防止这种混淆。代表大会在公开糾正严重損害党的事業的缺点并深入探討馬克思列宁主义若干基本原則的同时，为使世界更加速前进創造了条件。我們坚决地拥护 20 次代表大会的偉大而丰富的思想。我們不要忘記，法国共产党曾以它自己的历史、它的經驗和它的工作对这些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人道报”与党的任务

我們也願意回答不太多的同志——大約十二、三人提出的問題。他們給党或給“人道报”写信埋怨报纸对波兰及匈牙利事件的态度。这些同志指責“人道报”向讀者进行了不全面的或不正确的报道，特别是对沒有刊登哥穆尔卡的报告以及在匈牙利問題上支持与“自由人民报”不同的見解表示不滿。

我們很了解所有的同志都希望得到有关这些問題的尽量多的报道与文件。因此，中央委员会决定将波兰党的最后決議以及哥穆尔卡的报告印發給每一个党小組。每一小組可以仔細地研究这些文章，并可把这些文章与我作的評論比較一下。这說明，对党中央报刊的作用应具有正确的看法。

“人道报”的任务并不是沒有区别地刊登各通訊社的报道，刊登兄弟党的这个或那个領導人对这个或那个政治問題所發表

的一切言論。它的任务是刊登确鑿無誤和重要的事实以及法国共产党对当前重大问题的看法。

这样，“人道报”便可以正确地指出共产党人及工人阶级行动的方向，此即其道理所在。如果它像一些同志要求的那样作，它将会散播混乱及猜疑；它将不是武装而是瘫痪了斗争。

“人道报”之所以没有刊登哥穆尔卡同志的报告，是因为其中有几段是与我們代表大会民主拟定的提纲相矛盾的。它所以没有转述“自由人民报”的文章，是为了免得使读者反而无法理解匈牙利事件。說得更明确些，在事件比较成熟的时候“人道报”加以刊述，以便使我們的党能对这些文章作出评价。

我承認我不大了解我們少有的几个通訊人員的情况。他們从上面的理由出發来証实他們有权利看资产阶级的报纸。要求这种没有人否認的、令人不快的权利的人正是那些已經使用了这种权利的人。然而，应当注意，从“人道报”中了解事件发展情况的同志們一定能得到用馬克思主义来解釋的确实的事实。看其他报纸的人就經常会沉溺在謊言与思想混乱的大海之中。他們不能了解，因此也不能行动。

毫無疑議，“人道报”是有缺点的，并且为了改正缺点，党对其领导及編輯部进行經常的批評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指責“人道报”的主要功績，这就是它在复杂或困难的时刻里紧握着原則的旗帜、党的旗帜。

* * *

对于波兰及匈牙利事件，我們的任务首先就是解釋，不停地解釋，一天天地撕破资产阶级誹謗的幕布，向劳动人民指出，用布达佩斯問題来遮盖对苏伊士运河的侵略是荒謬的；而在两种情况下都是旧势力反对历史的不可阻擋的运动的斗争：反对欧洲向社会主义前进，反对中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

解釋、粉碎謊言，这就是在統一陣綫的道路上清除了一部分堆积起来的障碍。我們在报告的另一部分中已經指出統一陣綫

是極為必要的。

我們也应当把与埃及战争同时到来的匈牙利的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事件看成是帝国主义反对緩和國際緊張局势所进行的活动的一部分。拥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陣营將繼續胜利地突飞猛进。但是两朵新的陰云在欧洲和中近东遮盖了和平的天际。这就促使我們的党加强它的行动来維護和平。

此外，我們应当更加加强与所有从資本主义統治下解放出来的各国人民以及与匈牙利無产阶级的团結。他們有着阻止其祖国回到使人咒罵的过去的重大任务。首先，我們应当在紀念十月革命的日子里表现出我們与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以及苏联人民的团結一致。苏联人民曾經打开新的历史紀元，曾經以多少牺牲和战斗的代价打开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人民过去帮助、現在还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苏联人民仍然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和平的堡垒。

我引述第14次党代表大会关于在我国为爭取社会主义胜利而进行斗争所通过的提綱的第27点来作为从波兰及匈牙利事件中吸取的教訓。

我們在哈弗尔曾經說过：“这种斗争的胜利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战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它有足够的政治鍛炼和理論修养，十分坚决因而从不畏縮地保衛人民利益而且从不墮落到改良主义立場上去，同时又十分灵活，能够把一切不滿意壟断資本統治的社会力量团結起来进行斗争，爭取真正的民主和实现社会主义。”

工人阶级为堵塞战争道路，为实现1月2日大选的希望所进行的一致行动万岁！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間的國際团結万岁！

不朽的十月革命39周年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波兰斯坦尼斯瓦夫·布罗茨基：

为了真理

(原载1956年11月10日波兰“人民論壇报”)

在波兰所發生的事情很久以来都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討論題目。这一点也不奇怪。我們已經找到的經驗和解决办法以及我們正在寻求的道路不仅对我国，对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重大的意义，就是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党和共产党也有着重大的意义。我們在國內正以巨大的兴趣注視着这一討論的發展，經常公布兄弟党或同我們接近的党的反应。

應該說，这些反应絕不是一样的。

根据中国报刊的某些反应，我們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于我国所發生的变化以及明显标志着这些变化的波兰統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表現了非常温暖的同情。这不仅表現在广泛地發表了八中全会的文件和哥穆尔卡同志的报告上，而且表現在以后公布的中国的文件里。譬如，在10月30日苏联宣言公布后所發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里，我們找到了对我們路綫的充分支持。这种路綫主張在友好和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波兰和苏联的相互关系。

声明說：“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真正实现兄弟般的友好和团结，并且通过互助合作实现共同的經濟高漲的愿望。”

談到我国局勢發展的內在方面时，声明說：“提出了加强民主、独立和平等以及在發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質福利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正确地滿足这些要求，不但有

利于这些国家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各国相互之间的团结。”

在强调“波兰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人物已经注意到了那种企图破坏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反动分子的活动和危险”的同时，声明说：“我们认为，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区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和极少数反动分子的阴谋活动，是完全必要的。”

* * *

南斯拉夫的报刊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在以深厚的同情评述我国的变化时，南斯拉夫的报刊特别强调在这些事件中我国人民的高度纪律性，指出这个伟大的国内民主化和要求在平等和主权的基础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关系的全部过程都是在受全国人民空前拥护的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战斗报”可能最好地表达了南斯拉夫人民的立场。“战斗报”写道：“最近在波兰所发生的事件是对这个国家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伟大贡献。波兰统一工人党消除了所有企图保全老的被谴责的方法和形式的保守势力，并且为社会主义的革新准备了新的基础……全世界都相信，如果进行大胆的斗争去消灭错误并且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就能够克服任何危机……”

不仅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兄弟党对波兰所发生的变化采取了积极的态度。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四日的声明里重申了很久以来纽约“工人日报”所作的估计，即正确地认为八中全会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重大的一步。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决议中写道：“……我们为波兰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而高兴。我们看到整个波兰统一工人党团结在它的新领导的周围，采取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了解民族和民主力量的团结一致，并且要把那些企图恢复地主波兰的残余分子完全孤立起来。我们从这些变化里也看到了根据最适合于波兰的形式和方法巩固波兰社会

主义制度的迹象。”

意大利共产党人也衷心地欢迎八中全会，虽然从我們所得到的公开材料看来，对于某些問題我們还有着不同的意見。这种态度表現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所作出的決議里，还表現在一系列的文章里，其中也包括陶里亚蒂同志的文章。意大利共产党人贊同八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綫。党的领导所作出的決議說，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改正錯誤在过去和現在都是必要的，是进一步順利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条件。在“团结报”总編輯英格拉奧所写的一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有必要提醒意大利资产階級報紙，什么是波兰事件的主要目的和前景，这就是：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設的方法和速度。波兰的工人正在为它而斗争……他們爭論和斗争，为的是寻求怎样的途徑，使用怎样的方法，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更短、更坚实、更可靠；而不是为了倒退到资本主义奴役制度上去……意大利共产党人正以最大的兴趣和充分的責任感注意着这种討論，希望波兰人民和波兰的同志們迅速地克服困难，并祝他們在革新自己国家的革命事業中获得胜利。”

兄弟党的这些热情的話支持了我們的斗争，使我們高兴。这些話所以使我們高兴是因为它們指出了我們的胜利对同我們完全团结一致的进步，和平和民主力量也有意义。也就是因为这一点，那些証明不了解我們这里所發生的事情的顧慮使我們不高兴，我所指的是法国共产党领导同志的态度。應該承認，从一开始起他們就不欢迎我国所發生的变化。

* * *

在这里，我不准备談“人道报”的整个路綫。“人道报”沒有向自己的讀者介紹八中全会的过程和性質，相反地，却指出波兰事件对反革命有利。我不想談不久前登在“人道报”上的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書記处書記塞尔文同志的完全錯誤的文章。关于这篇文章，我們的报刊已經表示了态度。我想談一談法国共产

政治局委員法戎同志最近一次公开講話。几天前他在巴黎群众大会上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作了公开的評論。(因为匈牙利問題不在本題範圍之內,虽然我們的估計不同,在这里也不准备談了。)

当然,我們不拒絕任何人在我們的問題和我們的事件上發表不同于我們的意見,相反,我們还鼓励这种評論,因为它只能带来好处。但是我們認為行使兄弟党的这个批評权利并不意味着可以向本国輿論进行錯誤的报道。

以波茲南事件为例,我們的态度是明确的,八中全会已經表示过了。法戎同志对此有不同的認識。他估計情况所根据的材料要比我們在当地經過徹底全面的調查事实后所掌握的材料要少得多。例如法戎同志說“把波茲南事件的責任首先归咎于党和政府所犯的錯誤的看法是反馬克思主义的严重的錯誤……”。法戎同志接着說:“事实上,資产階級势力、反动势力、反革命的反动势力及其外国的策动者正力圖利用已犯下的錯誤和由此而产生的不滿情緒来破坏人民民主制度,并为資本主义复辟作准备。”

在另一个地方,法戎同志直接了当地說,哥穆尔卡同志在八中全会上的报告“絲毫沒有提到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势力,而我們却認為这些势力起了主要的作用。报告把所有的錯誤和責任——其中也包括对波茲南事件的全部責任——归之于党。我們認為看不見这些敌对分子的罪惡行为,那才是幼稚。”

这里我們將不去評論波茲南事件,对于每一个願意研究这些問題的人說来,我們最近几个月的报刊所提供的材料是太多了。但我們要問: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否真正相信,在沒有任何比較重要的原因下,一小撮特务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輕而易举地把群众引向街头嗎?这些解釋难道不使我們联想到20次党代表大会上所批判的那种以偵探小說式的唯心主义来代替辯証唯物主义解釋历史的进程的理論嗎?难道号召把人民群众的

正当要求同一小撮反动派的活动区别开来的中国同志们没有道理吗？那些曾一度根据不正确的情报给予波兹南事件以错误的评价的同志们从这个错误中退出不是比继续陷入这种错误的评价要容易些吗？

* * *

我们不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把它留给法国同志们：我们也不想从下面的事实得出结论，即“人道报”大概是唯一的共产党报纸，它向法国工人阶级报道八中全会和哥穆尔卡同志的报告时只用了几句话。我们也不想纠缠于法戎同志的“避免评论最近在有关的党的领导中所发生的人事更动”的不漂亮的暗示，因为我们愿意相信这只是出于不明智。

但是，当法戎同志肯定地说“波兰统一工人党还在过分容忍在党的报刊上的一些文章中出现的、在党的决议中正确地批判了的资产阶级思想、反苏倾向或反犹太人的表现”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缄默了。

法戎同志在何时何地看到了我们党的报刊上的文章中有“资产阶级”、“反苏”或“反犹太人”的观点？我担心向法戎同志报道情况的人不仅不了解波兰目前的情况，甚至连波兰的报刊也未阅读。大概法戎同志认为一切同法国共产党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所提出的官方评价不同的观点都是“资产阶级的、反苏的和反犹太人”的观点。我们却不是这样看法。我们认为法戎同志完全有权利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只能认为这是由于他未掌握足够情况的结果，而不给他扣帽子。我们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系不是残缺不全的，它不需要经常的使它免遭争论的行政命令的保卫，因为它是在斗争和辩论中成长起来的——只有在斗争和辩论中才能医治它的狭隘的、教条主义的、致命的毒瘤。

同法戎同志所判断的相反，我们完全明白在我国和其他国家中同样存在现实的反动的危险。我们完全明白，同社会主义、同民主毫无共同点的那种势力渴望利用我们争取社会主义民

主的斗争。我們要孤立和揭露这种势力，我們还将繼續这样作。可惜，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了解这个事实：我們党的新政治路綫和在八中全会上选出的新领导对于真正地孤立反动势力提供了無可比拟的可能性和保証。

对于反动的危险的回答不在于到处探察代理人和美元的踪迹，而在于通过向人民說出真理和为人民服务以粉碎反动派賴以立足的基础。反动派只有在共产党人失望的时候才能起影响。我想，这个真理普遍地給予了工人运动一个責任。我还認為，假如法戎同志不是根据資产階級通訊社的报道（“人道报”常常为了“証实”而引用这些报道）来判断在波兰反革命势力占了上風，而是根据正常的、由無产階級国际主义而产生的責任感，把給予兄弟党以必要的最低限度的信任同最大限度地掌握它們的生活和活动情况联系起来的責任感来判断的話，法国同志們就不会有这么多錯誤的論断。

* * *

我們說这些話时感到很遺憾，特别是我們知道同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冒險者进行英勇斗争的我們兄弟的法国共产党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但我們深信，我們这样做是消除誤会所需要的和必要的。

这是为了真理，为了我們共同的事業，为了把我国人民同法国人民联結在一起的女誼和我們对于法国共产党人在战前、被占領时期以及战后的英勇斗争的欽佩，为了数以千計的曾經是法国共产党員的波兰人——他們今天在我国站在爭取民主化、社会进步、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最前列，为了無产階級国际主义——波兰共产党人过去忠实于它，将来也永远忠实于它。

捷克斯洛伐克“紅色权利报”社論：

最巩固的友誼

(1956年10月27日)

索柯罗夫工厂煉火車間的工人自己的決議中写道，“我們决不离开我們的社会主义民主，我們决不容許任何人来干涉我們和我們的解放者——苏联的牢不可破的友誼”。

这几天中，党中央收到了成百成千的信和決議，在这些信和決議中，与严肃的战斗性的語句并列的是，对苏联的最深刻的感情和友誼，我們和苏联的关系是包含着比一般的友誼更多的东西的。这些信和決議說明了这个事实，我国人民不仅認識到而且从长期的經驗中体会到，我們只有和苏联結成牢不可破的友誼，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这些亲身的經驗，有着深厚的根源，它存在于我国人民爭取正义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历史中，存在于我国人民爭取民族和国家独立的斗争历史中，存在于保衛民族本身生存基础的斗争中。沒有苏联就不会有独立的拥有国家主权的捷克斯洛伐克，可以想像，如果法西斯主义胜利了的話，我国各民族的命运将是多么悲惨；也可以想像，如果我国人民在我国反动派的2月叛变中沒有战胜，如果——如反动派所殷切希望的那样——我們与苏联的同盟被打破了，那么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将如何摆布我們。可是，当时有苏联的存在而我們依靠着与苏联的同盟，防止了帝国主义的胡作妄为，避免了它可能帶給我們这样一个小国和小民族的灾难性的后果。

我們能免遭这些不幸，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苏

联人民沒有吝惜自己的生命，是由于忠实于無产階級国际主义旗帜的他們給我們帶來了解放，以及在我們新生活的建設中也給予我們幫助。

劳动人民如果不和其他国家的战斗的人民并肩前进，不依靠他們的經驗，不依靠与他們團結和他們的支持；那么，在任何地方也不能建設和建成社会主义——我們和苏联的关系就是这种历史認識的表现。这是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本質，这是一条不会改变的規律，而我們对苏联——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爱，就是这个規律的表现。这不是偶然的，又是苏联人在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出了在加深国际革命力量團結的斗争中，在为社会主义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發展工人运动的偉大前途和可能性。唯有苏联——当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取得了并在反对于干涉的斗争中保衛了不朽的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唯有它能坚定地屹立在資本主义的包圍之中并建成了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徹底的忠实于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苏联，对于在它的周圍組成的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和平陣营的其他民族和国家，都不惜牺牲地予以幫助。

也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陣营的前列站立着苏联这样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們根据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总和来看），正由于这样，那些多年来秘密地和公开地准备着新的毁灭性的战争的人們，才由于害怕自己最終的灭亡而受到約束。正是由于苏联明智的政策，国际緊張局势才能不顧人类的敌人的陰謀而得到緩和，才使制造战争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散布死亡的計劃推迟到遙远的、連自己也不能肯定的未来日期。

不仅仅在我們捷克斯洛伐克有着这样的認識，而且在所有各国的劳动人民中間，在那些同我們一样珍視社会主义事業的劳动人民中間，都浸透着这种認識。就在几天以前，甚至可以說就在若干小时之前，許多資產階級的記者和其主子們，由于以为

波苏关系受到严重威胁而大为高兴。但是这些先生們沒有懂得事情的本質，他們失望的面孔又証明他們是被上了一課。也如在波兰国民議會里說到的：沒有苏联，要在波兰建設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誰要是反对这一条，尽管他如何在口头上宣誓忠于社会主义，誰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在每个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是这样，在我們的时代里，在每个人面前摆着的問題也是这样：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資本主义。

我們知道国际反动派并未睡觉，他們正在搞罪惡的計劃，并且企圖使之实现；除了搬弄武器之外，还进行其它的工作。

在这几天里，杜勒斯——他的消息一定很灵，因为他本人就是陰謀制造者之一——就承認了这点。他在提到波兰的事件时說，“除了軍事措施以外，提到美国可能采取的特殊措施是有好处的”。这不过就是一种官方的承認，即除了軍事的准备（今天尚不可能加以使用）之外，还有着其他今天企圖加以运用的陰謀活动。他还承認，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主义陣营瓦解，用这种方法来孤立苏联，而不只是借助于“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杜勒斯先生又一次摊开了牌。我們懂得在达到上述目的之后，帝国主义者老爷們就很容易来进行逐一征服了。現在的問題就在于：他們何时能懂得他們的这种目的在今天和将来都是实现不了的。

我們工厂和其它工作单位的許多決議，只是我国人民知道反革命在鑽出地穴之后所表現的那种殘酷之后而感到的憤怒的部分表达。在这种憤怒中，我国人民是團結一致的；在对苏联的关系上也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不仅是用言語而且是用他們的生活和劳动来証明的。这一点还将在捷苏友好月中得到証明，捷苏友好月已成为表达我国人民对苏联爱戴的傳統的日子。

我国人民知道，从同苏联的同盟和从苏联人民的革命經驗中，可以吸取多大的力量，我們仔細地在學習这种經驗并在我們的条件下加以运用。誰以为可以动摇捷苏的兄弟联盟那是很可

笑的。我国人民不允許誰來碰這一聯盟，就如同不允許任何人來碰我們革命的成果一樣。我国人民是團結一致的，在任何需要的情況下，我国人民將決心以各種的行動來表現這種團結。讓所有那些在國外企圖搞行不通的事的人們，讓那些還不了解上述情況的人們，好好地記住這點吧。

苏联政府关于發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 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和 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外关系的不可动搖的基础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切国家之間和平共处、友好和合作的政策。

这种政策最深刻、最一貫地表现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上。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無产阶級国际主义的原則团結在一起,它們之間的互相关系只能够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上。这不仅不排除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各个国家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实行紧密的兄弟合作和互助,而且相反,規定了这种合作和互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和法西斯主义被击潰后,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巩固起来,并且显示了自己偉大的生命力。

在建立新制度和进行深刻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改造的过程中,有过不少困难、尚未解决的任务和明显的錯誤,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方面的錯誤以及有損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关系平等的原則的那些侵害和錯誤。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極坚决地指責了这种侵害和錯誤,自己提出了下列任务: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要貫徹始終地实现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則。代表大会宣布,必須充分估計到走上建設新生活的道路的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特点。

苏联政府正在貫徹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这些有历史意义的決議。这些決議为在尊重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充分的主权这一不可动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友好和合作創造了条件。

最近的情况表明,有必要作适当的声明,說明苏联对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首先是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关系所抱的态度。

苏联政府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共同来討論一些措施,保証进一步發展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經濟联系,从而消除破坏国家主权、經濟上的互利和平等这一原則的任何可能性。

这个原則也应适用于顧問。大家知道,在新社会制度建立初期,苏联根据人民民主国家政府的請求曾經派往这些国家若干人数的专家:工程师、农学家、科学工作者、軍事顧問。最近一段时期,苏联政府曾經多次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召回自己顧問的問題。

鑒于現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經濟和軍事建設各方面已經培养出了熟練的本国干部,苏联政府認為,迫切需要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研究关于苏联顧問繼續留在这些国家是否适宜的問題。

在軍事方面,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华沙条約,締約国根据这个条約承担了相应的政治义务和軍事义务,其中包括采取“加强它們的防御能力的必要配合措施,以便保障它們的人民的和平劳动,保証它們的疆界和領土的不可侵犯性并確保对可能的侵略的防御”。

大家知道,根据华沙条約和政府协定,苏联部队駐扎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亚两个共和国中。在波兰人民共和国,苏联軍隊是根据四国波茨坦协定和华沙条約而駐扎的。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沒有駐扎苏联軍隊。

为了保証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安全，苏联政府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約参加国研究駐扎在上述国家領土上的苏联軍隊問題。在这样做的时候，苏联政府根据这样一个总的原則：任何一个华沙条約参加国的軍隊駐扎另一个华沙条約参加国的領土，应根据所有条約参加国之間的協議，并且必須取得这些軍隊根据請求已經駐留或者准备駐留的国家的同意。

苏联政府認為必須就匈牙利事件發表声明。事件的發展表明，在人民民主制度基础上获得巨大进展的匈牙利劳动人民正确地提出了必須消除經濟建設方面的严重缺点的問題、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質福利的問題，以及同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偏差进行斗争的問題。但是，黑暗的反动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很快就混入了劳动人民这个正当和进步的运动中，它們企圖利用部分劳动人民的不滿来破坏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使地主和資本家的旧制度在匈牙利复辟。

苏联政府和全体苏联人民深为遺憾的是，匈牙利事件的發展竟引起了流血。

应匈牙利人民政府的請求，苏联政府同意苏軍部队进入布达佩斯，帮助匈牙利人民軍和匈牙利政权机关維持市内秩序。

鑒于苏联軍隊繼續留駐匈牙利可能导致局势更加緊張，苏联政府已經指示自己的軍事司令部，一俟匈牙利政府認為必要，即将苏联軍隊撤出布达佩斯市。

同时，苏联政府准备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华沙条約其他参加国就苏軍駐留匈牙利領土問題进行有关的談判。

保衛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在当前是匈牙利的工人、农民和知識分子、是全体劳动人民的主要的和神聖的义务。

苏联政府深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不会讓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动摇他們各个国家的工人、农民、知識分子用忘我的斗争和劳动爭取来的并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他們会尽一切努力，克服阻碍进一步加强本国的民主基础、独立和主权的一

切障礙，繼續發展他們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它的經濟、它的文化，从而不断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質福利和文化水平。他們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团結和互助，以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偉大事業。

1956年10月30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代表团 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 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会谈的联合声明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从1956年11月15日到18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代表团团长)，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以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和萨布罗夫。

波兰方面参加会谈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代表团团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英德里霍夫斯基。

此外，会谈时在座的，苏联方面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朱可夫，苏联部长：别谢夫、兹维列夫和卡巴诺夫，中央经济关系局长科瓦尔，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帕托利切夫，苏联驻波兰人民共和国大使波诺马连科，大将安东诺夫和苏联外交部条约司长童金。波兰方面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西尔、波兰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副部长特朗普琴斯基、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维尔娜大使和波兰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科特利次基。

充滿着融洽和友好氣氛、貫穿着互相諒解和開誠布公精神的會見和談判，使兩國代表團就發展和加強蘇聯同波蘭人民共和國的關係的問題以及一些極重大的國際問題有成果地交換了意見。

在談判和交換意見過程中，兩國代表團都表示希望蘇聯共產黨同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關係以及我們兩國的關係建立在各國人民平等的列寧主義原則的基礎上，也表現了蘇聯和波蘭人民共和國在估計現代國際局勢的一些主要問題方面觀點是一致的。

兩國代表團認為，有些國家的侵略集團正在企圖破壞近幾年來所取得的國際緊張局勢的某些緩和。英國、法國和以色列進攻剛剛從殖民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致力於鞏固自己的自由和民族獨立的埃及，就是這種政策的表現。

兩國代表團聲明，侵略埃及是沒有任何道理的。它們指責這種侵略，這種侵略帶來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使蘇伊士運河這樣一條對國際航運（包括對蘇聯和波蘭）如此重要的水道陷於停頓，同時還使近東以及全世界的局勢趨於緊張。

兩國代表團聲明，發動戰爭的國家應當根據聯合國決議將自己的軍隊撤出埃及。蘇聯和波蘭將竭力支持埃及的正義要求。

兩國代表團認為，由於某些國家帝國主義集團的作祟，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一個大國仍被剝奪了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這阻礙了許多重大國際問題的解決。蘇聯和波蘭將盡力爭取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權利，認為這是使聯合國成為一個維持世界和平的有效的國際工具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兩國代表團認為，在目前尖銳的國際局勢下，所有國家，首先是中國，應當竭力達成協議來裁減軍隊和軍備，禁止原子武器

和氫武器，撤除在外国領土上的軍事基地，大大削減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在德国的軍隊。双方認為，禁止原子武器和氫武器試驗将是促使国际緊張局势緩和以及建立国与国之間信任气氛的重要步驟。毫無疑問，就裁減軍备达成協議也将有利于制造解决最重大的国际問題的必要条件，这些問題中包括德国問題以及不仅是苏联和波兰、而且是全体欧洲人民都深切关心的欧洲集体安全問題。

两国代表团声明，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苏联和波兰将竭力促使在解决裁軍問題上获得成就。

两国代表团就匈牙利事件交換了意見。两国代表团深信，匈牙利工人階級和全体匈牙利人民自己将有足够的力量捍衛人民民主制度的成果。双方支持工农革命政府，这个政府的綱領宣布鏟除前拉科西政府政策的有害的錯誤，致力于發揚社会主义民主和在完全平等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合作。

两国代表团認為，联合国对匈牙利采取的某些決議所追求的目的并不是帮助匈牙利人民，而是为了轉移各国人民对埃及遭受侵略的注意。

二

两国代表团在友好会談过程中詳尽地研究了和討論了到現在为止苏联和波兰的国家关系的各个方面。

双方認為，苏联政府 1956 年 10 月 30 日發表的关于發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对發展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友誼有重大的意义。

双方認為，这一宣言中所提出的原則是符合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就这些問題所通过的決議和符合波兰政府的政策的。双方在談判时特別注意进一步發展和加强苏联人民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人民之間的友誼問題，并且表示相

信，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和兄弟友誼将在完全平等、尊重領土的不可侵犯性、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內政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和加强。同苏联人民和波兰人民有同等利害关系的苏波联盟，是它們的安全的可靠保障。这个联盟是巩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保衛它的在奧得—尼斯河和平边界上的疆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極其重要的因素。

双方深信，坚决貫徹上述的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原則，将促进两国联盟的进一步加强，促进社会主义陣营团結的加强和欧洲和平的巩固。

三

在談判期間，結合苏联政府关于發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全面审查了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間的經濟关系問題。双方表示，决心在平等、互利和兄弟互助的基础上發展和加强两国的經濟合作。

在談判过程中确定了过去几年双方还没有清理的若干財政帳目。

双方本着它們共同的利益，同意：到1956年11月1日为止波兰已經动用了的苏联給予它的貸款，可以被認為已經偿还，用以作为苏联对波兰根据1945年8月16日的协定在1946年到1953年提供給苏联的煤的完全价值的偿付。双方还就清理鐵路运输的財政帳目問題以及非貿易性支付等問題达成了協議。

苏联政府同意在1957年提供波兰人民共和国一百四十万吨谷物。上述谷物将以賒卖的方式提供。

苏联政府还同意貸給波兰人民共和国为数七亿卢布的长期貸款，用以支付根据双方商定的貨单苏联提供給波兰的貨物。

四

双方討論了同苏联軍隊暫時駐留波兰領土有关的問題。

双方認為，直到現在为止，还没有能够达成大家一致同意的决定，以便向欧洲国家提供防止德国軍国主义再起的充分保障。复仇主义势力經常否認欧洲国家之間現存疆界的合理性，首先是已經确定的現存波兰西部疆界的合理性，这也是妨碍欧洲关系正常化的重大原因。

双方得出的結論是，这种情况以及当前的国际局势使得苏联軍隊暂时駐扎在波兰境內还是适宜的，这也同苏联軍隊根据国际条約和协定駐扎在德国的必要性有关系。

現已确定，双方将根据国际局势的發展来磋商苏联軍隊駐留在波兰境內及其人数和編制的問題。

同时双方承認下面一些規定駐扎在波兰境內的苏联軍隊的地位的原則：

苏联軍隊的暂时駐扎波兰絲毫不得触犯波兰国家的主权，不得干涉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內政；

苏联軍隊的駐地和人数由双方締結專門的协定来加以确定；

苏联軍隊在它駐地以外的調动要取得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或者波兰其他有关政权机关的同意；

駐扎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境內的苏联軍隊、苏联軍隊的人員及其家屬，必須尊重和遵守波兰的法律。波兰和苏联对駐扎在波兰的苏联軍隊的人員的裁判权的权限範圍将由專門的协定加以規定；

苏联軍隊通过波兰人民共和国領土的时间、路綫和办法由双方簽訂一定的协定加以規定。确定苏联軍隊在临时駐扎波兰領土期間的法律地位的相应協議将在最短時間內簽訂。

五

两国代表团本着进一步加强波苏友誼的願望商定了一些原則，根据这些原則，苏联有关机关将协助进一步遣返家在波兰的

波兰人，帮助那些由于不取决于他们的原因而未能享受 1945 年苏波协定所规定的遣返权的人返回波兰。

苏联代表团声明，一项将现受监禁的人提前释放和遣返或将他们移交波兰机关的建议，将提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审核。双方议定，双方有关机构的代表将在最近期间会谈商定遣返的时间和办法。

在会谈过程中表明，近年来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文化合作发展得很成功。苏联和波兰之间 1956 年 6 月 30 日在华沙曾经签订了一项文化合作协定，规定了在科学、文化和艺术方面进一步全面地发展苏联和波兰的联系。

苏联同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密切的文化合作今后将有效地促进苏、波两国人民之间真诚兄弟友谊的加强。

双方将尽一切努力，适当地把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所正在采取和正在实现的步骤、把彼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告诉自己的人民，这样做将会进一步加深苏波两国的友谊和互相谅解。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代表团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代表团表示坚信，在谈判期间广泛的、开诚布公的交换意见，将有助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和波兰之间、苏联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之间的友好关系以造福两国人民，将有利于加强世界和平和安全。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尼·谢·赫鲁晓夫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尼·亚·布尔加宁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约瑟夫·西伦凯维兹

1956年11月18日于莫斯科

哥穆尔卡在波兰駐苏联大使館 招待会上的講話

(1956年11月18日)

我代表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热烈欢迎你們来参加这个招待会。我要向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員、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机关的代表和莫斯科公众的代表致以热烈的敬意。

我要向外國的大使們和公使們以及我們全体亲爱的貴賓們致意。

我們在这个生气勃勃的偉大城市逗留的最后时刻就要过去了。我們已經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在一起进行了四天的工作。經過四天的工作，今天将要签署一篇联合声明。

当波兰代表团离开华沙前来莫斯科的时候，我們中間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感觉。一方面，我們滿心希望巩固并且加强波兰和苏联之間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我們心中还不禁抱有怀疑，不知道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领导人是否会完全而适当地估計由于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而在我們国内所發生的变化。

今天，在会談結束以后，我們很高兴地說，我們所抱的顧慮并没有为苏联代表团就波兰代表团所提出的問題采取的立場所証实。

我們所举行的会談和会見的經過以及声明中所談到的这次会談和会見的結果表明，波兰和苏联之間以及波兰統一工人党

和苏联共产党之間的关系有了根本的轉变。

在过去一个时期內，被概括地称作个人崇拜的那种东西产生的偏差和錯誤，使我們兄弟国家之間和兄弟党之間的关系蒙上了一層陰影。这种偏差和錯誤已經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被認識到而且受到了譴責，苏联政府在今年10月30日所發表的关于各国共产党之間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的宣言，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場的进一步的發展。

今天請容許我極其着重地說，我們同苏联方面举行会談的經過和成果都充分的証实，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并不是空話，而是具有生动的內容，这已經具体地表现在現在波兰和苏联之間以及波兰統一工人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間在完全平等的社会主义原則基础上建立的关系上。

我还要強調指出另外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証明，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領導人員，对过去的坏現象并不是仅仅在口头上加以批評。我們的会談中的一个主要內容是，由于两国之間的平等的貿易和财务关系而給予波兰的利益，苏联是充分地实现了。这个事实証明，苏联对于目前处在困难經濟情况之下的人民波兰采取了真正的兄弟的和社会主义的态度，这个事实将会受到波兰人民、首先是波兰工人階級应有的贊揚。

波兰代表团所提出的其他問題的圓滿解决也将会加强波兰各族人民对苏联各族人民的友好情緒并且将会巩固我們两国之間的同盟。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这是特別需要的。我們的联合声明中已經对目前的国际局势作了估計。

請容許我建議为波兰人民和兄弟的苏联人民之間的友好的和有成果的合作干杯。

波苏友誼万岁！

和平和全世界各国之間友誼万岁！

赫魯曉夫在波兰駐苏联大使館 招待会上的講話

(1956年11月18日)

請允許我首先对于苏联和波兰两国代表团所完成的共同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欣慰。我們同意哥穆尔卡同志對我們會談的成果所作的估計。

我們不想隱瞞这一事实：过去在我們的党之間和国家之間，有一些誤解和錯誤。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我們在階級和意識形態方面都持有同樣的立場这一事实，那末，就不能懷疑，在我們的党之間和国家之間所發生的一切問題，都能够而且也正在本着兄弟的互相諒解的精神獲得解決。我們完全同意哥穆尔卡同志在这里所發表的意見，他說：过去的誤解已經消除，进一步增進我們的合作的道路已經掃清。我們布尔什維克，遵循着偉大的列寧的指示，当發現我們是錯了的時候，就堅決糾正錯誤，但是当我們確信我們是正確的的時候，我們決不退讓。

我們的党在进行活動的時候，是遵循着各國之間的关系必須依据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国家獨立和主權以及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張的。

关于不同国家之間的和平共处是否需要这种問題根本就不存在。共处是已經被公認的实际上存在的事实。我們对資本主義国家的代表們說：假如你們願意，你們可以到我們这里來作客人，假如你們不願意，你們可以不來作客。我們对这一点不会感到特別遺憾。但是你們和我們必須共处。發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存在着苏联和一个社会主义陣营国家的完整体系这样

一个事实,并不取决于你们。这已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它正在发挥有利于我们的作用。我们列宁主义者确信,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终于会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是有着不少困难的。而假如我们害怕这些困难,假如我们在它们面前退却,那我们就不是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了。在我国,第一次产生了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关系建立了起来。

我国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国家,它没有建设新社会的经验,在最初的阶段中,也没有为了迅速而不犯错误地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过良好训练的干部。我们必须边作边学。我们犯过不少错误,我们十分清楚地了解,假如我们那时拥有着目前我们所拥有的经验去从事建设新社会的工作,那末我们会作得更加成功得多,错误和牺牲也就会更少一些。但是历史本身不会重演,而在这方面,其他已经走上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就比我们那时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它们能够依靠现成的经验而避免许多错误。

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再有困难,认为今后也不会有困难,那是错误的。困难是有的,而且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十分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伟大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一定会被克服。

同志们,在谈到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的道路上所发生的困难的时候,我要特别谈一下匈牙利,在那里,最近有人组织了一次反对人民的反革命阴谋。反革命分子试图利用主要是由于过去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而引起的困难。反动分子利用这些错误哄骗群众跟着他们走。发生了危险的情势,这种情势威胁着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要求我们协助它对猖狂的反革命进行斗争,保卫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就,我们感到有义务提供这种援

助。我們相信，匈牙利人民将会了解煽起匈牙利国内騷动的那些人們所抱的真正的目的。我們深信，匈牙利国内的反革命終会被消灭，匈牙利的工人階級将会得到胜利。

資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政客們对我們說：廢除华沙条約，把你們的軍隊从根据华沙条約而駐扎的国家內撤退出来，这样你們就可以証明你們是爱好和平的。

我們回答这些人說：敬爱的先生們，只要你們一把軍隊撤出西德和撤銷你們在其他国家領土上的陸軍、空軍和海軍基地，我們也就同时把軍隊撤离它們根据华沙条約所駐扎的国家。这些軍隊駐扎在那里是得到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双方同意的，而关于軍隊駐留的問題将由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根据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中所提出的原則来加以解决。

当資產階級的代表談論匈牙利事件的时候，他們使用了各种各样聳人听聞的字眼，說什么“苏联侵略”、“苏联干涉其他国家內政”等等。但是，当談到殖民主义者对埃及的侵略的时候，他們就硬說，这并不是战争，而只是用来整頓这个国家的秩序的無罪的“警察措施”。但是現在大家都看出，这是什么样的“措施”，在那里整頓的是什麼“秩序”。这是殖民主义者在不久前摆脱殖民压迫的枷鎖和希望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生存和發展的埃及这样一个国家中整頓殖民主义秩序的措施。这是恢复殖民主义秩序的措施。

但是現在已經不再是殖民主义者能够强迫各国人民接受他們的意志的时候了。

我們完全同情埃及进行的正义斗争。

在西方国家里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話：“納賽尔不过是一个上校而已”。說这种話的人忘記了納賽尔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統，向他講話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誰都知道，納賽尔就他的思想体系來說，并不是共产党人。那么为什么我們支持他呢？因为他是民族英雄，因为他領導埃及人民英勇抵抗入侵独立自主

的埃及国家領土的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軍隊。

你們都知道，我們已經給英国、法国政府以及給被殖民主义大国利用來發動侵略埃及战争的以色列政府写了相当多的开誠布公的信。

我們热烈支持埃及保衛自己主权和独立的正义事業，我們相信，埃及一定能在這個解放斗争中获得胜利。

但是我們是现实主义者，因此我們不想煽动起战火，相反地，我們正在用尽各种方法来扑灭已經發生的近东战火。我們在这个問題上的立場是很明显的，誠懇的。我們想，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領導人將清醒地权衡各种情况，并且把他們的軍隊从埃及撤出。

必須要求并設法使侵略者的軍隊立即从埃及撤出。我相信，埃及一定能够保衛住自己的独立，英勇的埃及人民將繼續使自己的历史向前發展，并且沿着和平和加强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友誼的道路前进。

因為我們和資本主义国家住在一个行星上，我們必須經常不断地寻求發展和平共处的新方法。我們正在寻求这样的方法，我們認為苏联政府关于裁軍和緩和国际緊張局勢問題的声明是为这个事業的利益服务的。

資本主义国家的記者先生們！你們常常写道，我們熱中于战争。应当對你們說，你們有时候陷入非常、非常困难的境地。我重复一遍，如果資本主义国家从西德撤出它們的軍隊，并且撤銷它們在別国領土上的軍事基地和海軍基地，那么我們一天也不会拖延从德国和其他国家撤出我們的軍隊。但是，我們不是幼稚的人，我們知道帝国主义集团的習性。我們应当时刻准备着給那些想要进攻我們的人以反击。

同志們，朋友們！假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間，我們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有着友好的关系而不是疏远的关系的話，那末要制止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者就会容易得多。

讓我們从过去的历史中得出一切結論：我們必須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

为了巩固和發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和合作，不需要突出这样的問題：究竟那一个国家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更好——苏联的、中国的、波兰的或是保加利亚的。如果談到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那我倒要說，我个人很喜愛中国同志的智慧，他們考虑了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創造性地、非常独特地解决了建設社会主义的方法問題，克服了許多困难。我們感到高兴和引为驕傲的是，中国共产党、偉大的中国人民胜利地解决着自己国内建設社会主义的任务。

我們列宁主义者一向認為，每一个国家，不管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羅馬尼亚或者其他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民族特点和社会特点，在建設新社会的时候應該考虑到这些特点。有些人也許想使社会主义国家在誰的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更好这个問題上爭执起来，我的話一定使这些人失望。这样的事情是不会發生的！我們列宁主义者以这自豪。我們自豪的是，我們是国际主义者，今后仍将忠于国际主义的旗帜。在为我們的共同事業、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我們一貫互相支持。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沒有对立，也不会有对立，因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团結着它們。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打算把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經驗强加給別国。誰要是突出地表現自己的經驗，吹嘘自己的方式和方法，誰就站在不正确的立場上。这不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不符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原則。对待利用社会主义建設經驗，不能像对待商店的商品那样。社会主义建設經驗，不是可以靠絮絮不休的广告来推銷的香腸。好的經驗总是可以找到拥护者和追随者的，不需要强迫，別的国家就会利用。

亲爱的朋友們，請允許我向你們波兰兄弟們保證，我們苏联人永远不会不关心波兰人民的苦难，我們同样地希望，你們也能

这样做，使我們能永远一道为我們的事業而奋斗。

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话，說苏联同人民民主国家友好，例如同波兰友好会得到某种經濟上的利益。这是根本不正确的。如果我們抱着这样的目的，我們就会实行完全另外一种政策。

我再說一遍，在苏波关系中过去是有錯誤的，这种錯誤是在个人崇拜时期产生的。但是，这畢竟是过去的事了。我們党和我們国家的領導真誠地、由衷地欢迎哥穆尔卡同志来領導波兰統一工人党。我們也由衷地祝波兰統一工人党的新的領導在它为波兰人民謀幸福的事業中取得成就。

我举杯祝賀我們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友好，祝賀它們之間的同盟加强，祝賀苏联人民和波兰人民之間兄弟友好和合作，祝賀我們两党之間的兄弟友誼！

波兰“人民論壇报”就波兰統一工人党 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前往莫斯科一事發表評論

(1956年11月15日)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訪問。波兰輿論非常重視代表团的前去。可以理解，这项会谈可能在波兰同苏联的关系的發展方面發揮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而且还会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这是全体波兰人的看法。

波苏同盟——对我们來說这个同盟是一个極关重要的和基本性的問題——的基础是什么呢？

第一个考虑是：在以目前的疆界为国境、并增加了古代皮亚斯特王朝的土地的波兰，它的一边的疆界稳固地同波罗的海相接，而另一边的疆界划在奥得—尼斯河分界綫上；这样的—一个波兰是某些势力的—一个眼中釘，因为这些势力既沒有忘記波美拉尼亚的容克貴族地产，也沒有忘記西里西亞的当納斯馬克斯鑄造厂和革但斯克造船厂以及条頓人的城堡。这些势力正在武装西德来威胁我国領土的完整，而且他們还得到西方的一些势力的直接或間接的援助，尽管战争結束以来已經过了十二年了，可是这些势力甚至还没有認識到現有的局面，还没有正式承認这种不可改变的事情。正是这些势力簽訂了大西洋公約。为了回答这个公約，才簽訂了华沙条約，这个条約是防御一切侵略企圖的盾牌。

第二个事实是：波兰位于“向东进”的傳統路綫上。过去二十年的經驗說明，这一点絲毫不是一个理論問題。轟炸华沙就

是轟炸莫斯科的前奏，只有苏联由于法西斯侵略所遭到的損失比得上我国在这場战争中所遭受的惊人的战争損失。

第三个事实是：苏联和波兰这两个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們都不是由关心征服和关心使其他国家从屬於自己的那种階級所統治的。相反地，两国的領導力量都是这样的党，它們的綱領和活动是来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源泉，它們都是偉大的国际無产階級革命运动和社会革新的部队。

所有这一切都創造了条件，使我們两国不仅能够由睦邻关系联系起来，而且是由同盟和友好的紐带联系起来。因为，正像苏联士兵在解放波兰的时候以他自己的鮮血清除了在几百年的沙皇压迫时期对波兰人所犯的罪恶一样，在波兰廢除了大土地所有制和資本主义这一事实就使波兰进攻俄国和我国成为反苏基地的事永远不可能發生，相反，它創造了在波兰和俄国之間建立起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的可能性。

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个人崇拜之后，在我国在最近几个月进行了巨大的改革之后，完成这一点的条件現在已經完全具备了。消除妨害我們的关系的一切东西和保証加强同盟和友誼——这就是我們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訪問的最深远的意义。莫斯科会談的目的和范围已經由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會議的指导方針和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發表的声明所規定了，这个声明說，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应当建立在权利的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以及不干涉內政的基础上。

因此，那些錯誤地認為波兰会放松它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人們的希望落空了。相反，我們將力求在互相帮助和彼此友好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在各个方面的合作。

我們的輿論將怀着極大的兴趣和緊張心情来注視莫斯科会談的进展情况。因为有許多事情取決于这次会談。加强我們之間的同盟将会进一步有助于加强波兰，有助于国际和解的事業，

有助于维护和平。

这些希望是伟大的，这些期望是伟大的。波兰工人阶级、我国的劳动群众和全国人民——他们空前地团结一致——都抱有这种希望。我们的兄弟国家苏联也抱有这种希望。

因此，我们衷心地预祝今天在莫斯科开始会谈的同志们的会谈能够得到圆满的结果。

苏联“真理报”社論： 願苏波友誼不斷加強

(1956年11月20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同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會談結束了。这次會談是在真誠、友好的气氛中，本着互相諒解和开誠布公的精神进行的。在會談期間，两国代表团就發展和加強苏波相互关系的問題以及目前国际局势中一些極重大的問題交換了意見。其中作出了四天會談的基本總結。在克里姆林宮簽訂了苏波联合声明。

苏波會談的結果証明，苏联共产党和波兰統一工人党、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希望把两国的关系建立在两国人民平等、相互友好和相互支持的列宁主义原則的基础上。

莫斯科會談極其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在馬克思主义的工人階級的各兄弟党之間、在这些党所領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存在着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共同思想，使它們能够很好地解决在相互关系方面所發生的一切問題，不断地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誼。

两国代表团本着完全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在會談中詳盡地研究和討論了到目前為止苏联和波兰两国之間所形成的关系中的各个方面。双方特別重視进一步發展和加强苏波友誼、苏波联盟的問題。联合声明着重指出，对苏联和波兰两国人民具有同等利害关系的苏波联盟是两国安全的牢靠的保証。这个联盟是巩固波兰人民共和

国的独立和保障波兰的奥得—尼斯河边界——和平边界的不可侵犯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目前国际情势下，当德国军国主义正在加紧复活、当它在全面准备复仇的时候，加强苏波联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苏联和波兰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承担了最沉重的牺牲。历史经验教导我们，苏联和波兰两国的团结是防止德国侵略的可靠盾牌。苏联和波兰从帝国主义集团的行动中得出正确的、冷静的结论，它们不断加强彼此的友谊。苏联和波兰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都没有侵略意图，同时都充满了无穷尽的生命力。这些事实促进了加强波苏团结这一伟大事业。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过去和现在有可能勇敢地消除我们两国的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过去存在的某些错误和误解。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国家间彼此越能严格遵守平等、互相尊重利益和权利的原则，则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友谊就越加强，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就越团结一致。

苏波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也在这些经过生活考验的原则基础上获得发展。互利和在建设新社会方面的兄弟互助，这就是经济合作的主要方针。苏波贸易今后仍将发展。苏联和波兰今后仍将在经济合作方面互助。苏联政府同意在一九五七年以赊卖方式提供波兰一百四十万吨谷物，苏联政府还同意贷给波兰为数七亿卢布的长期贷款。

苏波联合声明中表示双方愿意交流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一点，具有重大的、原则性的意义。人民民主国家在十至十二年时期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必须仔细地研究这种经验，并且根据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交流这种经验，而不把自己的经验强加给他人，而不突出表现自己的经验。好经验永远会找到拥护者和追随者。不需强迫，其他国家就会利用。

在当前情况下，当一切反动势力猖狂地进行活动反对社会

主义和民主力量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为巩固和平而共同斗争就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联合声明中反映出苏联和人民波兰领导人对于目前一些最重大的国际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如近东局势、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裁减军备、欧洲集体安全等问题以及德国问题。

双方得出的结论是，苏军部队暂时驻扎在波兰境内还是适宜的。现已确定，双方将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来磋商苏联军队驻留在波兰境内及其人数和编制的問題。同时确定了规定苏联部队在波兰的地位的一些原则。

谈判中就匈牙利事件也交换了意见。两国代表团表示确信，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全体匈牙利人民将有足够的力量捍卫人民民主制度的成果。苏联和波兰将支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苏联人民对苏波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他们衷心地祝兄弟波兰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获得新的成就！每一个苏联人都尊重勤劳的波兰人民。我们的友谊是在我们两国人民最严重的考验时期用共同流的鲜血巩固起来的。现在，为社会主义、民主和平而斗争的伟大目标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越是加强，和平也就越加巩固。黑暗的反动势力的反人民的勾当也就越加无望。

波兰“人民論壇报”社論：

道路已經扫清

(1956年11月20日)

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波兰政府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談判进行了四天。这四天的会談及其結果，同全部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一段时期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在这段时期中消除了存在于社会主义各国关系中的偏差和錯誤的残余，实行了完全的权利平等、尊重主权完整和独立、領土的不可侵犯以及不干涉內政的列宁主义原則。这就是在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和苏联政府10月30日的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則，也就是我們党中央第八次全体会議的決議所提出的那些原則。

在这四天中，我們社会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在莫斯科进行的会談上。哥穆尔卡同志星期日在波兰人民共和国駐莫斯科大使館的講話中提到，滿心希望着加强和密切波苏之間兄弟般的友誼的波兰代表团从华沙出發时感到有些担心，不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对因八中全会而在波兰实行的变革予以正确的、充分的估价。而这种担心却没有得到証实，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和苏联政府正像共产党员們所应有的那样，对于过去的坏現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这是苏联共产党和世界上整个工人革命运动的真正收获。这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胜利，它們的同盟和友誼在摆脱过去的偏差和誤解以后，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能够建立在不仅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而且还有两国人民的真誠感情这种不可动搖的基础上。

由于在真誠的气氛中所进行的这次会談的結果——正像哥

穆尔卡同志所說的——在波苏关系的實踐中获得了根本的轉变。这一轉变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直接联系着苏波两国之間关系的范围。我們認為这样說将不是夸大，即波苏会談的結果对于建立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間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則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这是社会主义發展中的重要的和今天所迫切需要的貢獻。

从波苏会談中所得出的最深刻的經驗就是已經为会談所証明了的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的無穷無尽的內在力量有能力消除甚至最危险的錯誤和矛盾。从波苏会談中所得出的最深刻的經驗就是，社会主义的發展是同国际关系中权利平等和尊重主权的原則的实现分不开的。

* * *

我們不准备在这里把波苏两国的声明的内容摘录下来。事实上，当所有的人都已十分注意地在讀这些正式文件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用任何解釋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我們只是想把声明中的几个关键性問題強調一下。

这就是对重大国际問題的观点一致。这种一致的基础就是对波兰奥得—尼斯河边界的不可侵犯的保証，加强两国的安全以及两国对緩和目前由于侵略者对埃及的侵犯而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的共同关心。这种意見一致的基础就是爭取裁軍、爭取和平解决德国問題和爭取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共同斗争。

在莫斯科也对匈牙利問題交換了意見。从本月2日中央委员会的号召中可以知道我們的党对匈牙利悲剧的态度。整个波兰以悲痛的心情注視着我們兄弟民族的悲惨的——不同于我国發生的变革的——悲剧。以靜止的观点来理解匈牙利事件是錯誤的。看不到“向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發展，以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权利完全平等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加强兄弟般的合作的方向發展”——正像是波苏两国声明中所說的——是錯誤的，并且是对匈牙利工人階級和匈牙利全体劳动人民的不应有的損害。目前在波苏关系的實踐中的这一根本的轉变，难道不是对

匈牙利前途的實現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明嗎？

因此，波兰代表团和苏联代表团同意支持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这个政府坚决消除前拉科西政府的有害的錯誤，宣布了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权利的完全平等和充分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兄弟般合作的綱領。

* * *

莫斯科会谈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从波苏关系中消除勉强情緒和誤解，这种勉强情緒和誤解直到不久以前还给波兰和苏联之間的联盟和友誼投下了陰影。

苏联軍隊駐在我国領土上的問題已經解决了。双方一致認為，这些軍隊駐在波兰是暫時的，而且是同国际局势密切相关的。因为保証波兰和其他欧洲国家不受德国軍国主义复活威胁的問題尚未解决。

根据权利完全平等和尊重主权完整的基本原則，双方議定暫駐波兰的苏联軍隊的人数、成員、駐在地和在我国領土上的調動得事先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協商并征得它的同意。双方議定，在任何情況下，暫駐波兰的苏联軍隊均不得干涉我国的內政。

双方議定繼續遣返居留苏联的波兰人，其中也包括那些被剝夺自由的人。

具有極重大意义的是解决了直到不久以前还被認為是棘手的問題的波苏之間的經濟和财务关系的問題。在这个方面，同样也充分实行了权利平等、尊重完全的主权以及互利的原則。

苏联取消了我們在今年 11 月 1 日以前因动用苏联貸款而积欠的債務以补足自 1946 年—1953 年間波兰供給苏联的煤的价格。

在解决关于铁路運輸的财务結算問題和非貿易支付問題（其中包括德国賠款一項）及其他問題方面达成了協議。

此外，苏联将賒卖給我們 140 万吨谷物和給予我們 7 亿卢布（17,500 万美元）的长期貸款。必須指出，在目前我們經濟困难

的情况下这种援助是多么可贵。

今天，星期一，自清晨起就有成百的不知名的讀者給編輯部打电话或亲自到这里来，打听波兰代表团到达的时间，以便以游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悦。

感到大失所望的是那些恬不知耻地把赌注下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上面的国际反动派，特别是西德的复仇主义集团的一切代表。

世界上一切珍视和平事业、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的人，都将怀着真正愉快和赞许的心情欢迎莫斯科会谈的结果。

波苏会谈联合声明已经在11月19日的报纸上公布。而我们党的八中全会刚好在一个月以前的这一天召开。10月的这些日子是艰难的，是十分紧张的。当时对于事变的进程有着不少的忧虑。

由于什么这种忧虑化为乌有了呢？我们所获得的成就的关键是什么呢？在为波兰的富强、为社会主义和和平事业的斗争中，我们未来的成就——这一点是我们深信的——的保证是什么呢？

那就是团结一致。波兰工人阶级、波兰劳动人民、波兰的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军队的团结一致，有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大多数人民在八中全会所规定的纲领周围的团结一致，在善于预察和防止错误，以及站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最前列的党的新领导周围的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和未来的——成就的源泉。

我们面前的任务特别是经济任务是很繁重的。苏联的珍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透一口气。但是任何外来的甚至是慷慨的援助也不能代替我们本身的努力。生活的不断改善必须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努力经营。

由于波苏会谈的顺利成功，使我们能够有勇气和新的力量来担负起等待着我们的艰巨任务。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任务。

西倫凱維茲在波兰人民共和国議会 第十次會議上的發言

(原載1956年11月21日波兰“人民論壇報”)

各位議員們！

我想代表波兰統一工人党中央委員會和政府，代表以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為首的代表團，談一談關於莫斯科會談的過程和結果的幾個問題。

我在議會上所要講的是不是一個正式的报告呢？我想不是的，因為根據各方面的反應——這在我們昨天回來時已經得到那麼多令人感動的證明——，會談的政治的、經濟的和兩黨之間的結果的最完整的報告，就是已經公布的聯合聲明。因為這上面的話是同事實相符的，並且今天所說的這些話並沒有隱蔽過去那些同言論和聲明不相符的事實。每一個波蘭人都以自己的民族本能感覺到昨天公布的聲明中的這一突出的真理。

看來，這一聲明對於波蘇關係有着關鍵性的重要意義。難道說這一聲明的重要性僅限於波蘇關係嗎？我認為，這是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具有極大的重要性的聲明，而且它是在履行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思想方面向前跨進了重要的一步，這種思想——假如將始終不渝地形成國際工人運動的政策的話——可以大膽地說，在克服了斯大林時代的錯誤和偏差之後，將開辟一個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新的勝利階段。

顯然，所有這一切不是一夜之間形成的。其形成過程中並不是沒有矛盾和障礙的，但是在这條道路上的每一步都使我們更接近於我們的目标。無疑地，這個聲明就是其中的一步。

這個聲明為什麼會在波蘭人民中引起這樣大的反應呢？這

个声明为什么受到了如此普遍的、自發的贊成呢？我想，这是因为声明正好击中了每一个波兰人的民族意識中最易感应的、最敏感的那一根弦。

我想指出，莫斯科会談自始至終是在承認会談双方的主权和权利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經濟問題方面也完全是这样。我願意立刻肯定地說，在这方面，我們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承認。至于由于过去时期不遵守双方权利平等所造成的我們的經濟上的債務，現在已經全部勾銷了。

我可以完全負責地說，由于莫斯科会談的結果，我們在前一个时期，在斯大林时代，同苏联的經濟关系上的差額問題已經完全解决了（哥穆尔卡同志在莫斯科和在昨天我們回到国内时都曾談到过这一点），我們双方現在和将来的关系已經确定要以互利的原則作基础。

在衡量經濟方面的結果时，應該考虑到两个基本問題：同过去我們的經濟关系有着密切联系的財政賬目的結算，以及波兰获得用于目前的五年計劃期間的相当数量的貸款。可以大胆地肯定說，由于会談，使我們获得了意义特別重大的結果，它成为現在建立在权利平等和彼此尊重主权的原則上的我們两国关系和广泛經濟合作的發展中的轉折点。

当就这个問題交換意見时，苏联同志正确地認為，在我們过去沒有得到解决或存在着問題的財政賬目結算方面达成協議，是为我們两国关系今后的友好發展准备并扫清了道路。过去在我們的相互經濟关系上投下陰影并同社会主义国际合作形式不相称的一切东西現在已經消除了。

这首先同波兰和苏联在 1945 年 8 月 16 日所签定的协定有关，在这个协定中，波兰答应以一种特定的价格供給苏联一定数量的煤。双方政府在 1947 年 3 月所签定的一項有关的議定書把原来所規定的以这个价格交付的煤的数量减掉一半。1953 年 11 月，又签定了另一項議定書，規定不再以这个特定价格交付

煤。我們認為 1945 年 8 月 16 日这个协定對我們是有害的。現在，这个意見已經獲得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領導方面的諒解。

在苏联过去几年內給予我們的大量信用貸款中，波兰到今年 11 月 1 日为止所动用的款項可以免于偿还，这就使我們不必在 1957 年到 1965 年間偿还 20 多亿卢布，这个数目相当于 5 亿多美元。随着債務的取消，波兰将不必付出尚未偿还的貸款的利息，因此就應該把这笔利息加到这个数目中去。由于取消了截至 1956 年 11 月 1 日为止的債務而使波兰得到的財政方面的利益，完全弥补了因根据 1945 年 8 月 16 日的协定自 1946 年到 1953 年期間所供給的煤而受到的損失。

在財政結算的問題上也达成了協議，这是关于自 1946 年到 1957 年 7 月中旬，也就是到締結了新的公平的协定的这一期間，通过波兰的苏联商業運輸的运价問題。已經决定成立一个联合委員會来解决这些問題。

同时，关于貨物交換以外非商業支付的小額財政賬目的結算問題，也找到了積極的解决办法。此外，还确定了关于解决从財政观点看来屬於次要問題的其他各种悬而未決的財政問題的方法和程序。

此刻很难确切地說明根据上面所提到的我們共同确定的各項問題而应付給我們的錢的数量将有多少。無論如何，这笔数目将大大地解除我們的對外貿易平衡方面的緊張情况。

我現在要談一談問題的另一方面——关于我們在經濟上的極大困难。

尽管我們的債務一笔勾銷了，并且存在着爭論的其他財政賬目也結清了，但在 1957—1960 年間，也就是在目前的这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們的收支仍然是入不敷出，因而也就不能够充分地保證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务的完成。我們向我們的苏联同志說明了这个情况。他們表示非常理解我們國家現在正遇到的經濟

困难。苏联政府同意帮助我们克服这些困难。在1957年苏联政府将在一个长期贷款的基础上供给我们140万吨谷物，贷款可以迟至1961—1962年付清，并且在1958—1960年运给我们价值7亿卢布的商品，贷款可以迟至1963—1965年付清，也都是长期贷款协定的规定。关于取消债务，结清两国某些其他到目前为止未结清的财政账目以及提供波兰直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才还清的长期贷款的协定是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非常重要的文件。

关于苏联军队暂时驻留在波兰领土上的问题是无需解释的。因为，在声明中已经明确地规定了一些原则，我们将根据这些原则拟定有关驻军的法律章程。已经很明白地指出，这些军队之所以还有必要驻在波兰领土上，主要是由于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日益增长的危险、复仇主义者的力量对波兰西部边境的正确性进行不断的攻击。已经很明白地确定，苏联军队驻在波兰领土上决不会侵犯波兰的主权，并且不会意味着对我们国家的内政的干涉。

应该提一下关于在波兰有家庭的波兰人的遣返问题，以及在遣返法规所规定的期限内由于非本人的原因而未能回到波兰的那些波兰人的遣返问题。为了消除由于至今尚未制定遣返的标准而产生的困难，我们已经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并已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同意。波兰政府对于有效而迅速地解决那些有资格被遣返的波兰人——其中也包括押在拘留所中的波兰人——的遣返问题十分重视。

在我们过去的经济关系上并不总是言行一致的，可是现在的言行一致，却是波苏联合声明和其他决定的基本特点。

这就是波苏经济合作的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联合声明签字的那一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的最深刻的意义。

各位议员们！有人问，为什么今天向苏联同志提出的这些问题能够公平合理地、根据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得到解决，

而這些問題在過去，尤其是在斯大林時代難於實現呢？我不打算在這裡評論那個時期。蘇聯同志們在自己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全會上，特別是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曾經勇敢地談到這個問題。我們也曾批判地談到過關於那個時期的各種現象，談到過那些現象在波蘇關係上以及同在波蘭建設社會主義的內政有關的問題上所投下的陰影。

我們也曾在四月的議會上和其後的幾次議會上談到它。在我們黨的七中全會和八中全會上也談到過它。

為什麼直到現在，我們對所談到的和經歷的問題的意見才在實踐中被提出來呢？

我想這是不難回答的。這必需首先解決在我們國內的一個相當根本性的爭論。問題在於：究竟這些問題的討論和解決這些問題的願望是否會像有些胆小的人所說的助長反蘇情緒，從而削弱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並且也削弱波蘭的社會主義勢力呢？還是——看來是正確的——提出這些問題和要求合理解決這些問題將會鏟除反蘇情緒、破壞波蘇聯盟的情緒，以及攻擊我黨威信的情緒的根源呢？

這一爭論以及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化道路的爭論在八中全會上才得到解決，因為在那次會議上通過了有關的決議，哥穆爾卡同志回到黨的領導機構中來，並且根據互相尊重主權、權利平等、不干涉內政的原則明確地規定了我們兩黨之間和兩國之間的关系。

對於我們在波蘭進行爭論的了解也是我們在華沙同蘇聯領袖們進行的10月會談中所討論的題目，這一會談在相互充分諒解的氣氛中繼續進行，並已經在莫斯科結束了。

八中全會的決議是對胆怯和那種認為不應當討論友誼的陰暗面以及我們相互关系的陰暗面而應當加以忍耐的那種論調的勝利，顯然這種論調只會加強陰暗面，並且破壞與社會主義事業以及波蘭的國家利益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波蘇友誼的本

質。

八中全会決議是波兰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波苏友誼和社会主义国家友誼、消除了偏差的真正友誼的一个胜利，是真理對我們國內外事务中的空洞詞句和紙上虛构的胜利。

全国人民对这些決議就是这样理解的，我們的苏联同志對它們也是这样理解的，这在討論的过程中、在充滿着諒解的誠懇气氛中以及在莫斯科談判的結果中都已找到了清楚的証明。今天，恐怕沒有一个善良的波兰人不了解，直到从我們的道路上扫除了前一阶段的偏向、有时甚至是欺騙，直到在这条道路上社会主义被人民的感情同主权的事業、同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真正国际主义事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内容充实起来，这条道路才是工人階級和全体人民为了建設社会主义和永久独立而全力支持的。

人民的想法和心情是什么，全体人民的心情是什么？我們在八中全会期間以及我們訪問莫斯科期間感覺到了这种心情。我們知道全体波兰人民對我們在莫斯科的訪問和談判所賦予的期望，我們在代表团归国途中見到了成千的人們，体会到他們的情緒。我們听到他們的講話的时候就感覺到了这种心情。

有一件事我要在这里特別強調一下。在这些由于莫斯科談判的結果而热烈欢乐的心情中，还存在着一些由于过去被低估的甚至常常被刺疼的心情得到补偿而感到的滿足。

有些国家在若干世紀以前就获得了主权，对于他們來說，主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被当做一种日常的事情，因而并不特別地感覺到它，因為他們世世代代对此已經習慣了；但是，有些国家曾經为了爭取自由而血流成河，有些国家好像布滿了它們在历史上所进行的战斗的創伤，而我們的国家就是这样。因此它对于民族自尊受到的創伤特別敏感，这种感觉同夸大狂或民族主义沒有共同之处。

因此当人民感到他們的正当要求實現了，他們在工人階級

和党的领导下赢得了它的时候，便产生了这种极大的喜悦和伟大的团结。人民感觉到这一段时期党所切实地、真正地保卫着的真理。真正的真理、被人民所感觉到的真理、党为之而战斗的真理必须是这同一的、唯一的真理，这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道理。但是在我們所提到的、党同群众缺乏充分联系的那个时期中却并非常常如此。假如像现在这样，这个真理才是党的伟大珍宝和人民命运的保障。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件事情。哥穆尔卡同志在向欢迎他的人們讲话时曾几次提到这一点。今天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人民手里。没有人会干涉我們的事業，但是我們现在必须为此完全负起使国家得到继续发展和使人民得到幸福的责任。这一切都掌握在人民手中。要依赖于他們的劳动、依赖于他們的公民责任感、依赖于他們在經濟方面的创造性的努力。正是根据这一点我們必须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力量和意志来实现我們所面临的困难任务。

还有一点我不能不说，那就是我想起了1952年議會举行第一次会议的那段时期。我想到，我国人民在这几年里经过了多么漫长和艰难的道路才到今天。现在，1956年，当議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我們能够同全体人民一起说，社会主义事業和主权事業现在已经在波兰無可动摇地巩固下来了。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